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四十七期

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北寧鐵路管理局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重訂

（第三次及第二十二次客車暫時停開）

下行車

列車次數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開平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山海關 開	遼寧總站 到
第四十一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五•四五	六•二〇	七•四五	九•一六	九•二五	九•三五	一〇•二八	一一•四六	一二•四七	一二•五五	一三•〇六	一三•二九	一四•二九	一五•二三	一六•一六	一七•四三	一七•五五		
第卅一次及第七十五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一〇	八•〇五	一三•二六	一六•〇八	一六•二五	停	第七十五次	自唐山起		六•三〇	七•一〇	八•二五	一〇•四五	一三•二八	一五•五〇	一七•四五	一八•一五		
第一次平瀋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八•四五	九•一三	一〇•二二	一一•二八	一一•三六	一一•五〇	一二•四七	一三•四五	一四•三八	一四•四三	一四•五三	一五•一七	一五•四九	一六•三二	一七•〇四	一七•三三	一七•四〇	一八•四〇	六•一五
第二十三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一五	一三•四六	一五•〇二	一六•三〇	一六•三九	一六•五五	一八•〇三	一九•〇八	二〇•〇八	二〇•一二	二〇•三三	二〇•四七	二一•二一	二二•一二	二二•四六	二三•〇八	二三•二六		
第三〇一次平滬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一五•〇五	一五•三六	一六•四四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一〇	開	往	上海										
第五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一六•三〇	不停	不停	一九•〇七	一九•一五	停													
第三〇五次平浦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一八•五〇	一九•二〇	二〇•二六	二一•三九	二一•四八	二二•〇〇	開	往	浦口										
第二十一次 快車膳臥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一•〇八	二二•三八	二二•四七	二三•〇〇	一•一〇	二•一八	三•一七	三•二三	三•四七	四•一〇	五•一二	六•一八	七•〇七	七•二三	七•五五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七十三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一•〇〇	二一•五〇	一•一四	四•〇三	四•二〇	六•四四	九•四〇	一二•三三	一五•〇三	停									
第三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一〇•三五	一一•一四	不停	一三•三三	一三•四四	一三•五〇	一四•四七	一五•四〇	一六•三四	一六•三九	一六•五〇	一七•一四	一七•四六	一八•二八	一九•〇三	一九•二〇	一九•三七		

上行車

列車次數	遼寧總站 開	山海關 到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開平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到
第四十二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六•〇〇	六•二五	六•五四	七•四〇	八•四五	九•四四	一〇•一〇	一〇•二五	一〇•三〇	一一•四三	一二•四六	一三•四六	一四•〇〇	一四•一四	一五•四五	一七•一二	一七•五五
第四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九•四五	一〇•〇四	一〇•二七	一〇•五八	一一•三九	一二•一八	一二•三五	一二•四五	一二•五〇	一三•四八	一四•四五	一五•四〇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不停	一八•一五	一八•四五
第卅六次及第七十二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一〇•三〇	一一•五三	一三•五〇	一四•四八	一八•二六	二〇•三五	二一•三五	二一•五〇	停	第七十二次	自天津起		六•〇五	六•五二	一一•四三	一五•三八	一六•五〇
第二十四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一五	一三•三五	一四•〇〇	一四•二七	一五•一三	一六•〇五	一六•二三	一六•三三	一六•三七	一七•四三	一八•五二	一九•五〇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三四	二二•四八	二三•一七
第二次瀋平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一〇•一五	二一•二六	二二•三〇	二二•五九	二三•三二	〇•一九	一•一八	二•二六	二•四二	二•五三	二•五八	四•〇八	五•一二	六•一〇	六•三〇	六•三九	不停	八•四七	九•一八
第七十四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及第四〇二次滬平直達貨車											四•五〇	七•二八	一〇•〇九	一二•二九	一七•三〇	一八•三〇	二一•一三	〇•五五	二•〇〇
第三〇六次浦平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由	浦口		開	來	四•五〇	五•二〇	五•三〇	六•四五	七•四九	八•一九
第三〇二次滬平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由	上海		開	來	七•〇五	七•三〇	七•四〇	八•五〇	九•四五	一〇•二四
第六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九•〇五	九•一五	不停	不停	一一•五〇
第二十二次 快車膳臥各等			二三•三〇	〇〇•〇一	〇〇•二九	〇一•二九	〇二•三三	〇三•三〇	〇三•五六	〇四•一〇	〇四•一五	〇五•二六	〇六•一二	〇七•二六	〇七•五〇	〇八•〇〇	〇九•二六	一〇•五五	一一•二九

莫斯科之雙十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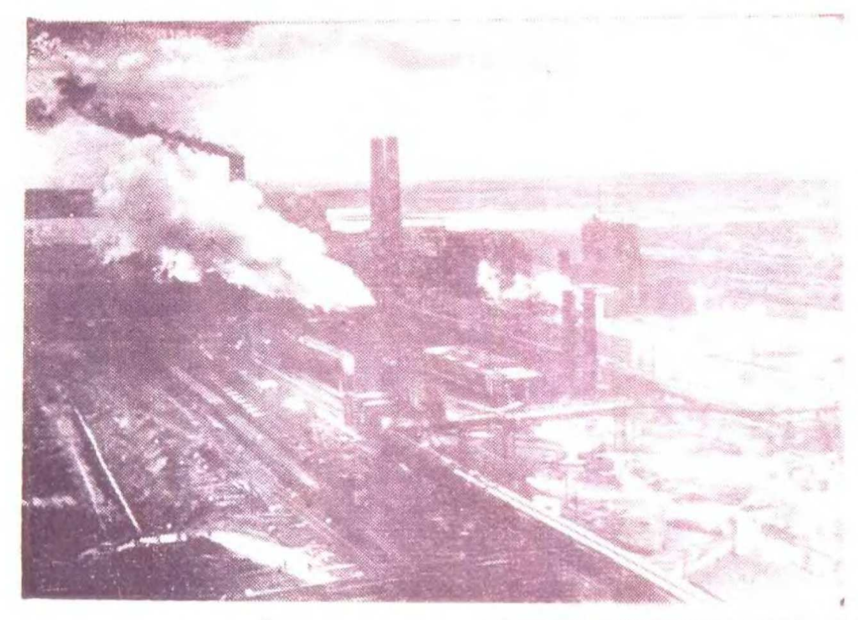
本年雙十國慶，駐俄中國大使館特行慶祝典禮，蘇聯政府要人及赤都



外交團均至慶祝，上二圖爲來賓之一部，下圖爲軍事交通考察團團長徐飛鵬氏與俄京名女伶Kozlovski之合影。

（戈公振寄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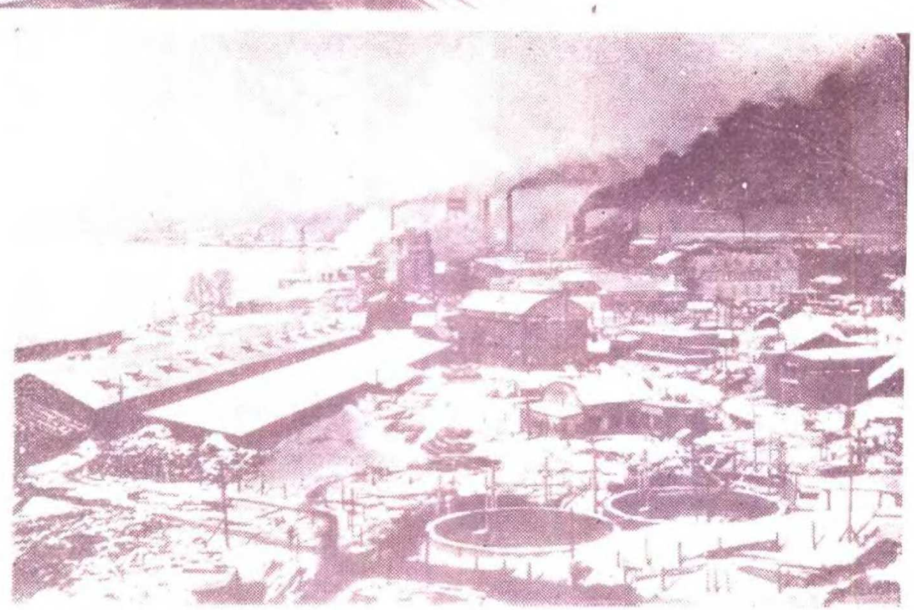
蘇俄之工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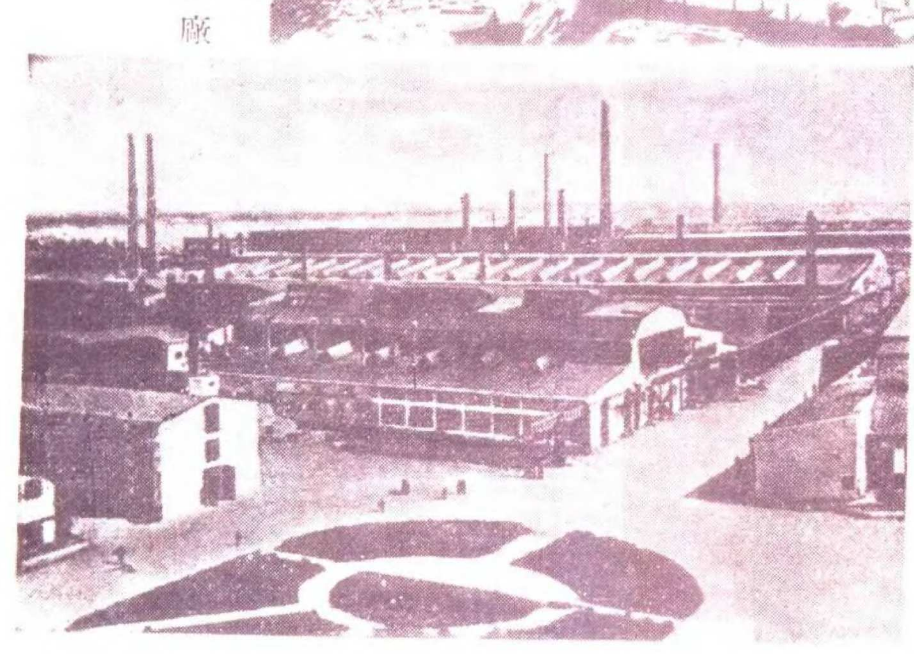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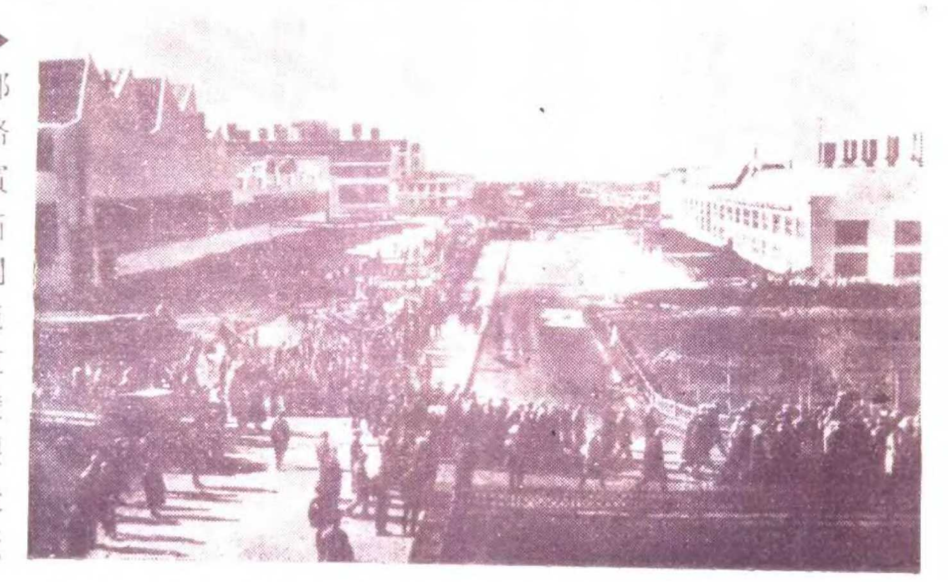
↑ 馬格立聯合鋼鐵工廠

→ 拜茜斯立基化學聯合工廠





← 烏拉重工業製造廠



→ 郤略賓斯開拖重機製造廠

（戈公振寄贈）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四十七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出版

一周簡評

縮小省區與剿匪善後

中國的省，實在太大了，要想政治進步，縮小省區，終是應該辦的事，而現在却有個很好的機會。

共產黨近年的軍事活動，已經把舊有省制打破，現在收復匪區，清理工作，著實不易，而尤爲障礙的便是各省邊區，事權不相統屬，工作不能合拍。我們以爲應當趁此機會，依據地方情況，形勢險夷，另外劃出一兩省，辦理剿匪善後。在此破壞之餘，大改革一定比較容易，再者現在剿匪區域的行政專員，差不多直接受成於南昌行營，有時固然得著便利，有時和該管省政府形同獨立，於省政也很有妨礙，與其如此，還不如縮小省區，施行一種特別制度，轉於地方有益！（冷觀）

劉湘入京

當茲贛閩剿匪軍事已成尾聲，赤匪紛紛西竄之際，負四川軍政重責的劉湘於本月二十日抵京，這很可昭示今後的趨勢。剿匪是近兩年來政府的最大努力的目標，現在根深蒂固的江西匪區已行收復，從此自湖北以下沿長江的匪患不難次第肅清，惟有四川的局面尚是長夜漫漫。共產黨內部原有入川與守贛兩種主張之爭，現在事勢所趨，四川已成流毒所歸。這個局面，决不是四川羣閥所能收拾，劉湘雖資望較優，也負不起這個責任。劉氏這次東下，當已明瞭他的環境，羣雄不能駕馭，匪衆不能抵禦，省政一塌糊塗，今後的出路，惟有在中央直接指揮之下，去努力自拔。

中央方面，同時也應了然，現在的四川已不是一個局部問題，像過去一任川閥自生自滅的做法，已不適用。這是剿匪的最後成敗關鍵。假使衆匪在四川弄出一個新局面來，則在江西方面的勝利便失去一部分意義。現在正是川中羣雄自感無力不能自了的時候，也就是中央直接統一四川的時候，這個關鍵，我們想中央當局一定能够抓住而去全力應付的！（草人）

蘇俄築新路

據大公報本月二十日莫斯科電，歐俄與遠東間之鐵道交通，將增加一補助線，該線定名爲貝加爾阿穆爾路。該路路線將沿齊亞(Zea)與布里亞(Burea)二河上游，以庫蘇穆爾斯克市(Konsomolsk前名尼柯萊伊夫斯克Nikolayevsk)中國舊

名廟街）爲終點。該支線將與烏蘇里路幹線相銜接云。這件事很有意義。廟街在庫頁島附近，居海參崴正北，與貝加爾一線相接，正如弓弦一般。就大勢看來，中東路出手之後，海參崴與西伯利亞鐵路失去聯絡，減掉不少價値。現在築這條路，不啻是中東路的複線，庫頁島便成海參崴的後備港。庫頁一島自日俄戰爭後分屬日俄兩國，南半屬日 ，北半屬俄，蘇俄把西伯利亞鐵路的終點移到這個地方，可見蘇俄縱然將中東路出脫，而對於遠東仍是不肯放手的。（芸生）

海軍談判無進展

本週英美日海軍初步談判，英美間會談一次，美國對容許日本均等的建議，堅決不肯讓步。英日間也會談一次，日代表松平通知西門，不能接受提案。所以本週談判的形勢，概括的講，並沒有進展。轉瞬日本將提出廢棄華府條約的聲明，而英國的態度，仍在徘徊歧路，這着實是令人悲觀的。

目前僵持的癥結，在英國對日本遷就過甚，增加了美方的疑慮。日方的欲壑，本來就無窮盡，英方曲意逢迎，格外增加了她的氣焰。西門十九日向松平提出政治問題，要求日本政府對於對華政策 ，作一個確定的保證，爲松平一語抹煞。在外交壇坫上希望用這種伈伈俔俔的態度成功，恐怕是沒有的事。

國聯又活躍

歐洲政界要人本週又雲集日內瓦 ，準備討論的重要事項，有㊀巴玻問題，㊁薩爾問題，㊂猶王遇狙問題。冷淡已久的裁軍問題，也跟着要湊湊熱鬧。這幾件問題，樁樁都很棘手，結果希望很少。

爲了巴玻問題，國聯特意召集臨時大會。報告書也經委員會通過了，內容建議劃中立地帶，停止戰爭。但是巴拉圭已經有拒絕建議的表示。有中日成例在先，所以侵略者大可有恃無恐了。這是第一件不了的問題。其次，薩爾問題關係歐洲和平的前途很大，行政院爲它，特開臨時會。但是因爲煤礦價格問題，無法解決，以致會期臨時展緩。這又是一件不了的問題。猶王遇狙是猶義關係好轉的一大打擊。現在匈猶關係的惡劣，更是達到極點。這問題一旦提出討論，影響實在太大。所以英國對此問題，採取穩重的態度，結果恐怕也難徹底追究。至於裁軍問題，裁軍會主席韓德森已自認在薩爾投票問題解決前，沒有發展的希望，所以更用不着說了。

國聯對於上述的一切難題，大概仍將以不了了之吧！

（樵）

考銓制度亟應樹立

張佛泉

（一）

國民政府考試院為推行考試銓敘制度，徵集各方意見，特于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開全國考銓會議 。中央各機關，各省，市，縣，及各國立各大學均依法派代表參加。此外並聘有專家九人（其中且有一英人）。總計到會人數一百六十人，開會五日，通過重要提案多起。這個會議的重要性，我以為非常之大。開這樣的一次會，也許比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還重要。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便是國民和輿論界對于這個會議的冷淡。社會上對于這事不是絲毫未加以注意。但所給牠的注意，比起牠的意義來，則嫌過少。報紙寧願以四季劫變化，內容有疑問的電報做頭條新聞，用大標題登載，也不肯將「全國會議開幕」的消息置諸最惹人注意的地位。社論呢，敏於適應的，對于考銓議會，還有所論列；其餘有多數報紙則寧可照例談歐洲裁軍問題，却也不知一論本國的考銓會議。社會上對于考銓會議的不特別重視，就正代表國人對于「文官」制度的重要沒有切確的領悟。

國內講求近代政治的人，可以說對政治理論，對政治制度，對政治的各種上層表象，已經很注意了。然而對近代政府中最主要，最基礎的機構——文官制度——却很少有人特別留心。我們曾有人大聲急呼，要樹立共和政體，曾有人大聲急呼要議會政治，曾有人大聲急呼要採用憲法，又曾有人大聲急呼以黨治國，一黨專政；不，不祇曾有人大聲急呼而已，為了這樣的理想，簡直不知有多少人曾去了頭顱，灑過鮮血；實在的，為了這樣的理想，我們起過不祇一次，澎湃洶湧，震盪一時的運動與革命！但是對文官制度怎樣呢？我們則很少聽到政治學者研究討論牠，很少聽到政治領袖主張樹立牠，更很少聽到有革命志士為牠曾流過一滴熱血，掉過一顆頭顱！文官制度，若比起上層的政治制度，可以說完全被國人忽略了！國人很少有見到牠的意義，牠的重要，甚

至牠的存在的！然而文官制度在現代政府中却佔最基礎的地位，有最主要的功能！

（二）

現請一言文官制度在現代政府中的重要。

英國一位著名的歷史及政治學者繆爾（Ramsay Muir）在他所著「英國政治」(How Britain Is Govemed, London, 1st ed., 1930）一書中，力言文官制度的緊要。我們知道，按著作政治書籍的慣例，總是先論國王，或總統與內閣，次論代表機關，再次論司法機關，最後才討論政府常任事務官的。也有的作家將事務官的職務附在「行政」章討論，有的則完全不及文官制度。繆爾在這本書中就打破了這慣例。他以爲文官制度是整個英國政府的基石，所以他講過幾句引言之後，便先述起吏治(Bureaucracy)的發展和牠的功用來。然後他才繼續討論內閣，政黨，及議院等機關。我以爲他這種敍述的方法不祇是有趣味，同時還是有深刻意義的。

我們再來看繆爾怎樣講。他在論文官制度章劈空一語便道：『英國政府中專家或專業份子之增多，對我國制度所生之影響，其重要幾與民治自身之發長相等。』（前引書第三十七頁）他繼續在一處說：『在上面，我們對英國專任官吏階級的數目，功能和權力的速大擴張，已作略述。這實是一種在憲法上有最大重要性的現象。牠的重要，實不在與牠同時並起的，因選舉權普及，民治自身之擴張。論述我國政府制度，如以爲此項重要發展對牠沒有影響，很明顯地便是悖謬之舉。十九世紀中葉之政論家，對文官制度幾乎完全不提，雖然在那時文官制度已有很多的進展；他們寫書時，似乎祇以爲國會與內閣是英國政府中最重要的。我們不該重演這種謬誤，不該繼續廻應米爾與白芝哈所用空洞的詞句，好像我們上面所講的大改革永沒有實現過似的。』(Op. cit, p.p. 53—54, 1932 ed.）繆爾敎授竟屢將文官制度之重要與德謨克拉西自身相比擬！

我認爲繆爾的這話決非言過其實。我們如果肯穿過政治舞臺最表面的一幕，便可以見到做實際工作的乃是另一批人。總統，內閣總理，各部部長，他們並不實際執行政令。當眞進行政治工作的却是那些常任官吏。維勃爾(Weber)說：『在現代國家中實際政治之推進，不在議會辯論中，不在國家所頒法令中，而必需地及不可避免地，在每日執行事務之事務官手中。』(Parlament und Regierung p. 14) 有一個人講得最漂亮，他說：「……國會，內閣，與總統『統

(Reign)；而事務官員「治」(Govern)。」(Herman Fin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 Vol. II p. 1170)；並參閱同頁足註）現代政府中之文官制度，可以比做人身的生理機構。固然人格的表現，須恃那些所謂「精神」活動。但那些「機械的」，消化，營養，呼吸，神經傳達，單純反射，無管腺的分泌，等等本能的，自動成熟的，不待學習的活動，以及許多因學習而養成的習慣活動，可以說是更基本的。因爲，很明顯地，機械活動可以不待精神活動而進行，而精神活動則必須預設機械活動爲條件（我們在這裏祇不過是假定「身」與「心」的存在，並爲兩事，並以「身」爲「心」之基礎。這祇不過是個比喻，並不含有在心理學上或哲學上已取得立場的意義）。現代政府中也幾乎是如此。沒有政治領袖，或政務官，固然一個政府便會沒有新政策；但是沒有常任事務官，即使有政令也不能立刻執行。所以有事務官而沒有政務官時，政府還可以推行舊法令；有政務官而沒有事務官，則政府活動便全難生效。因之，政務官可以許久缺位，而事務官則不可一日離。在現代政府中，文官制度實是極重要的。

不止如此，在現代民選政府之下，政潮起伏無常，政務官去留無定。各部部長就新之初，部務茫然；及對職務稍有認識，或許因政潮關係又須去職。再換新部長，新部長仍感一樣困難。在這種情形下，部長處處非倚重老練的事務官員不可。部長或總理與總統，如擬對國人或國會有所報告，有所回答，有所解釋，有所提議，便須待事務官供給証例，供給事實，供統計，甚或供給論証。所以有人說政務官如非偉大領袖或非愚蠢頑昧，便無法不歎服于事務官員之前，因之也可以說政務官便變成了事務官的口舌，甚或傀儡。拉斯基便曾在一處說，國會是部長的工具，部長却又是常任事務官的工具(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Service p. 22)。繆爾是近來攻擊英國吏治最力的，他以爲文官不但在行政方面有力量，並且在立法(op. cit. p. 58)，在財政(p. 64)方面都有極大的勢力的。他說：『總之，在我國政治系統中，吏治在行政，立法，財政等方面的勢力，都是異常之大的。在部長負責與內閣專政擁護之下，像法蘭克斯坦因的巨怪一樣，吏治繁殖滋長得有時都有活吞生身父母的模樣。』(op. cit. p. 66)『……文官不祇執行法律，並規定造成其大部；不祇開銷稅款，並常決定應徵數量與徵收方法。』(Quoted by Munro,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1931 ed. p. 90)繆爾舉出吏治制度好幾種弊端，成了英國民治下的深入膏肓之症。拉斯基以爲英國資本主義的民治下的文官制度，根深

帶固得成了社會改革的最頑梗的障礙(參看他的Democracy in Crisis, 1933 ed. p.p. 99—105)。

我們還遠談不到歐美文官制度應怎樣改進，不過由許多批評文官制度的文字中，我們更可以見到文官制度在現代政府中有多大的勢力，和有多們扼要的地位。

（三）

我們在下面要看一看文官制度爲歐美政府解決了甚麼問題，順便再談一談文官制度可以解救我們甚麼困難。

簡略說起來，文官制度對於歐美政府有五種貢獻：

第一，文官制度解決了貪汚問題。　現在英國的文官制度，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英國人每每這樣自誇。(參閱寇爾的話：『就其自身功能論，英國的文官制度大概是世上最好的。』A Guide to Modern Politics, 1934 ed. p. 107) 若干年來貪汚的案件也可以說比晨星還寥落了。(參閱同書頁一〇八) 但若回溯至六七十年前，英國人便還不敢講這樣大話。在那時的英國吏治恐怕並不見得比中國目前的光景好。當時英國所最流行的，便是「援引」(Patronage)。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差使最肥，有發財野心的人，全要鑽營方法，到印度走一遭。所以在這一方面，薦引私親朋黨，是最普通的。有許多人向該公司投資買股票，目的祇在拿得能荐人的權力。麥考立對於駐印度總督隨意用人的主張，有極鋒利的批評。他說在這種辦法之下，總督赴任，從紅海駛往印度的船上，將滿載他的堂兄弟，表兄弟，姪兒，友人，友子，等等，去到印度共同分肥。麥考立甚至會說，在那種光景下，內閣總理寫給印度總督的薦信　，便必等於一紙滙票，下院以擁護總督的政策爲存款，那張滙票便可以在印度兌現了。(參閱 Life and Letters of Lord Macaulay, pp. 588—590) 當時英國整個的吏治雖然沒有照他所想像的那樣糟　，不過援引法的徧用，與吏治的不淸明，却是人人承認的事實。約翰布萊特 (John Bright) 曾稱當時的吏缺爲『英國貴族的一種戶消外遣。』英國下院在一八五三年通過法律，東印度公司職員須經過公開考試。一八五五年英國本部成立文官委員會。一八七〇年正式採用公開競爭考試 (open competitive examination) 爲登進文官的方法。後來經過幾次改革，便達到今日完善的地步　。(參看 Robert Moses, The civil Service of Great Britain　，關于此類書頗有幾種，因均係事實的敍述，多大同小異。)

論到美國，自然我們立刻便聯想到那著名的「分贓制」(Spoils system)。「分贓制」是從國會在一八二〇年通過

「職員任期案」起。根據這個法案，政府各類職員可以隨便被撤。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在一八二九年登台後，便大利用這條法案，位置起私人來。政黨整起陣容來互相競選，競選得勝，即等于得到地位與金錢。這時期中的口號是：『贓品屬於勝利者』(To the victor belong the spoils)。當時有人在參議院裏說道：『總統選舉已不是高貴主義的競爭，却祗成爭官位分贓的惡鬥了』，這恐怕是一句老實話。分贓制鬧得太兇了，海斯(R. B. Hayes)總統任中便派伊頓(D. B. Eaton)到英國考察文官制度。葛菲爾(J. A. Garfield)于一八八一年被選爲總統，方登台，因不善於安置黨人被刺。從此惹起軒然大波。一八八三年「文官法案」在國會通過，分贓制逐失去法律根據。從這時起，紐約，伊爾奈，歐海歐等州羣起效法，採用新的文官制度。到現在，美國文官制度雖與英國的有許多不同處，但也大可以與英國媲美，而「分贓制」也已變成歷史上的名詞了。(參看A. W. Procter, Principles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ation 等書。)

其他國家，藉着文官制度解決了汚濁吏治的，也正不乏例。

第二，文官制度的存在，使政務官的換動成爲可能。這一點是文官制度的很重要的功用。就現代的政府看，政務官大概都有三個特點。甲，政務官常常變動。專政政府下還不知怎樣，至少在自由民選政府下，政務官的換動，是常有的現象，如果不是必有的現象。因爲照理論講，政務官是應當代表民意，代表大衆情調，適應臨時問題的，所以政務官登台下野，飄忽無定，成爲民衆情調的反映。乙，政務官的任期不但無定，並且有的國家，比如像內閣制下的英國，重要政務官的去留還是採取集團式的，內閣的變易，是要牽動所有各部的，去同去、留同留。美國總統制下，每屆總統替換，全體閣員也都有更替。論者且每多認爲這是政黨政府下一個很健全的辦法。法國閣員沒有團體的結合，內閣的更動，也許祗是一兩個部員的更動。這種現象於是常爲政論家所詬病，謂爲政象不健全的表現，甚或是致使政象不穩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政務官的更替，頗多取團體式的。丙，還有一點便是，在現代政府中，政務官的委任，可以完全不看他個人的智識與訓練，祗要是常識豐，經驗富，便可以担負重要政務官的責任。英國在這方面又可以舉做代表。那一部的部長，決無須是那一門的專家，甚至相當的知識都不必需。眞有過這樣的事：巴末斯頓爵士(Lord Palmerston)被委爲殖民部長，他對他的助手說道：『請到樓上來，用半

點鐘的功夫，指給我那些雜亂的殖民地都在那裏。』這種以「外行」人負全責處理機要事務的辦法，也許有人認爲不合理。不過這一點已早經人答辯過。我想白芝浩在一八六七年講的話，一直到現在還極有力量。他很攻擊像普魯士所有的那種「死而祇拘形式」的純吏治(bureaucracy)系統。他講老吏時常要把形式看得與事務內容一樣重要。他引一句旁人的話道，老吏成了「事務的裁縫匠；他們裁製衣服，但找不到穿衣服的人。」他以爲政府祇有老吏是不會有生氣，不會運用成功的。他說政府的『成功，全靠專門者與非專家——注重方法的專門者與注重目的的非專門家 —— 的適當的混合。』他舉成功的銀行與鐵路公司作例，在這些機關裏最上層指導事務的，多半都不是「內行」(他這觀點，一直到最近還很站立得住，參看本年四月五日大公報社論：美國「智囊團」的解析)。他引一位老政治家(Sir George Lewis)的話道：『內閣閣員不是要在他的那一部去工作，他的職務是要監督他那一部依正軌進行事務。』(參看Walter 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chapter on Changes of Ministry)無管怎樣，就大體上講，各國政府還都在採用這個方式，政務領袖並不須對自己所主持的一部有專門智識經驗。

上面所舉甲，乙，丙，三點，即政務官的起伏無常，政務官的共同進退，與政務官的沒有專門技能，是現代政府——至少是自由民選政府——的常例，並且被認爲是必需的，其或是健康的現象。但是這種辦法所以得暢行無礙的，却全依有健全的文官制度做條件，不然每有政潮發生，整個政府機構便必呈大紊亂狀態。所以我在一處曾說：『如政務官隨民衆情調而變易，是現代政治的必需條件，那末，事務官的穩定，也是現代政治的必需條件。』(十一月一日大公報社論「全國考銓會議今日開會」)政務官的變易與事務官的恒久，是相依，相待，相補的。所以文官制度在這方面的貢獻，決不次於民治自身的進展。

第三，文官制度很爲人民開闢出許多職業機會。 我們看一看統計數目，便可見其梗概。芬納 (H. Finer) 將一九二八年的材料詳細分析之後，得到這樣的一個概數：

	不列顛		法國		普魯士		德國		美國	
	文官（以千為單位）	人口（以百萬為單位）	文官 千	人口 百萬	文官 千	人口 百萬	文官 千	人口 百萬	文官 千	人口 百萬
1928	1,024	44.7	1,008	40.7	443	39.1	1,187	64.4	609	122.7
有職業人口總數	——	17.2	——	21.7	——	12.5	——	32.1	——	41.6
最近數目	1,417	——	1,465	——	557	——	1,188	——	588	——

一，上表節錄自 Finer, Theory and Practice, 1934, p. 1167 及 p. 1182 兩表。

二，所列一九二八年文官數目中，未包括海陸軍官員，法，官地方官，警察，及教師等，在內。

三，所舉最近文官數目包括警察及教師在內。

四，所舉美國文官數目祇包括聯邦政府所聘用的人員，若加四十八州所用文官，當遠超上舉數目。據 Procter 所給的數目，美國中央及各州等政府所用文官總數，在二百萬人以上。見 op. cit., p. 1.

五，上舉文官數目，均係概數，因「文官」定義各國不盡相同。

由上表可以見到，在英國，被政府僱用的人，幾佔全國有職業的人的十分之一；在法國，佔十分之一；在德國美國也佔相當數目。政府事務官的職位，實是人民正當職業中很重要的一個出路。

第四，文官制度對于行政效率有很大的貢獻。我們常以為努力改進吏治的，英國要居第一。其實首先注意到行政官吏效率的却須推德國。倫敦經濟學院公共行政學講師芬納說：『當英美在這方面（行政效率之講求）完全茫昧，法國胡鬧的時候（一七二三），普魯士便已定出訓練與增聘事務官員的法則，因之得到很有效率的吏治。實在的，當英國正以全力放在樹立議會制度的時候，普魯士却以同樣的力量放在樹立行政制度上；當英國司徒朝王與議會主義者血戰，而漸漸樹立起君主立憲國家時，布蘭頓堡王，弗雷德列克威廉，却用同樣的苦鬥方法，除盡封建的吏治殘餘，穩定了邦基，創成講求效率的絕對專制所不可少的行政組織。當一六八八年普王駕崩時，他所留下的遺產，便是一個陸軍與一個文官制度。』(op. cit., p. 1184) 德國的行政系統本以效率著名的，不過時受「官僚政治」之譏而已。

英美晚近的文官制度，若與商家營業機關比起來時，在效率方面，仍是望塵莫及。不過若比起以前的引私主義（Ne-

potism)盛行，姐夫小舅，表親內姪，都來與官大人同分一杯羹的時候，很明顯地是有長足進步的。現在，不但在登錄公務員之前要有專門訓練，要經過考績，考試，公開考試等手續；錄名之後，須經過試用；並且在服務期間，從始至終也不斷地要受成績的考察，效率的比驗(Rating of individual efficiency) 等測量的。有一個人在幾十年以前曾說政府事務應依「商業原理」(Business princles) 進行，現在比起先前來，政府事務的執行已經可以說頗近這種理想了。

第五，我們還可以略說幾句話的，便是文官制度對於分工合作，利用專門人才方面的貢獻，也是極大的。這一點本與整個政府效率有關。不過與講求一般的效率頗有不同。現代政府因為職務日繁一日，所以有許多事情非由有專門技術的人來担任不可。所以政府便聘有許多工程師，醫師，農畜家，統計家，調查員，等等所謂專家者。這些人所擔任的事務非一般人所能；若沒有文官制度則這些專家便不得為政府服務。

上舉文官制度對於歐美現代政府的貢獻，除了第二點，我國暫時談不到民選政府，與我們尚不致有直接關係外，其餘各點，尤其是第一和第三兩點，都可以拿來解決我們政治問題的。澄清我國吏治，也許是一切建設的一個先決條件，也許是推動整個政治上軌道的最初出發點；同時解決受過新式教育青年的職業問題，也許比空洞地宣傳主義，消極地控制思想與行動，都緊急。為解決這些問題，文官制度實是再好不過的利器！肅清吏治是更嚴重的一個問題。祇教人不貪污是不夠的，官制太壞至少也要負一半責任。依中國的習慣，政務官赴任自己帶一部份人，在當地却有一部份，「世襲」的書吏，非用不可。這位官大人如果是好士的，便自己羅致些處士清客，作為幕府；如果是個常人，便可以帶任何親鄰朋黨，隨意安插。官員自己所帶的一部份人即不想尸位素餐，也不能有所作為。把持事務權力的唯有那些老吏，長官對他們是奈何不得的。這些人本以做書吏為方法，而以貪污為目標的，再加以豪紳從中勾串，親朋上下唆使，長官欲不貪污每不可得！中國官廳的背景太壞，民收非有大毅力，便被環境爭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的必在樹立文官制度。封建式的低層吏治肅清，上層政務方可望有為！所以推行文官制度便等於為現代政府奠基石！

（四）

現在我們再來談一談我國樹立文官制度的可能。

我覺得國內現在最流行的一種錯誤，便是對於政務官（Political officers）與非政務官（Non-political officers）的區別沒有清楚的認識。此二者，在現代政府中截然為兩事。政務官是代表民意的，譬如人之神經系統中樞；非政務

官（亦即事務官，常任官，文官）是執行法令的，譬如人身之大部機構。政務官如部長等居領導地位，爲數小；事務官如秘書等居被動地位，爲數大。政務官任期無定，事務官任期有定。政務官以政黨活動爲生命，事務官不許參加政黨活動，不準對政黨捐錢，甚或不准投票選舉。這兩者的區別，決不容我們一刻相混。年來我們常聽到有人說外國文官考試是從中國學去的，又有人在那裏提倡恢復我國原有考試制度。這次考銓會議開幕時，還有許多大人先生在那裏講，要以考銓方法「選賢與能」，「拔選眞才」一類濫套語。我以爲這些話絕對不能這樣含混其詞地亂講！我們必須辨明外國所考選的是那一類官員，古時所考的是那一類官員；我們更須辨明所說的「賢能」到底是那一類「賢能」，「眞才」是那一類「眞才」！我以爲在今日，以考試登進事務官可，以之登進政務官則不可；以考試遴拔事務幹才可，以之遴拔賢明領袖則不可。（我專有一文中論此點，載國聞周報十一卷十二期，題爲「批評憲法草案以前」。）

這次考銓會議所通過的第一條議案，便爲考試院交議的，「爲使合格縣長足敷任用起見，應即分省，或分區舉行縣長考試案」。縣長是政務官。政務官的好壞，可以由黨或派負全責。現在我們還談不到選舉縣長，即至選舉縣長時，也用不着考試銓定他的候選人（詳見上引一文）。我認爲這事很單純，如果我們眞有決心樹立文官制度，現在考銓大可不必涉及政務官的範圍。正如同我們若眞有決心樹立文官制度，祇仿英美成立一個有效率的三人考試委員會便夠，大可不必設院立部，過事舖張一樣。

關於考試院的銓敘部，也還待研究。銓敘部蟬蛻自我國吏部，但是職權殊有不同。吏部所銓敘的爲有數的政務官，而今日之銓敘部竟要「掌理全國文官，法官，外交官，其他公務員，及考取人員之銓敘事項，」（見二十一年出版之銓敘年鑑所載銓敘部組織法）嚴格行起來，在目前，這恐怕也是個過奢的企圖。

要之，在建立文官制度方面，我以爲我們不妨儘量採用各國已試用過的現成法則。我以爲文官制度實較近機械性，如果議會或專政不容易一朝一夕學來，但文官制度却容易仿效成功的（參看十一月一日大公報社評）。固然像英國在幾十年內，未費多大氣力，便能樹起最完善的事務官組織，並不是沒有原因。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也許有影響，商業組織的進步也許有影響，羅威爾（A. L. Lowell）則又以爲英國文官制度所以成功那樣容易的，完全由於她的代表選舉制與有力政黨組織的關係（看他的「英國政府」第七章末）。

但文官制度究不外是「英國十九世紀的一種政治發明，」（Graham Walla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不但英國一下運用成功，其他仿效採用的各國，大體幾乎都已成功了。無論如何，樹立文官制度要比樹立議會制度或一黨專政容易許多的。貿然抄襲旁人的上層政制，也許容易闖出禍來，但是若按步就班地建設文官制度，則至少努一分力可以收一分效果的。實在的，我國在許多方面，公務員制度也已經很有成績。比如海關，郵政，電報，鐵路等機關，對於公務員役的錄用，推升，調任，獎懲，保證等辦法都有條規來限定的，（參看「交通史」各編，及海關服務條例）雖然其中有許多客卿在主持，雖然其中的規則也不盡滿人意。

為樹立文官制度，我們當真可以擬定一個十年甚或二十年計劃，務期在這時期中，將牠在全國各大小公共機關推行起來。在起始，雖然未必即能做到選拔幹才，但總先須做到淘汰無能。

在最後我還要指出，文官制度的樹立，不但可以肅清吏治，根絕貪汚，不但可以使我們得到商業的效率，科學的準確，並且可以在國民的心理上發生極鉅的影響的。我們敢說中國人並不是不愛財的，但同時又不屑于工商，所以「陞官」便看成了「發財」的唯一途徑。在理智上我們知道貪汚是不道德的，但陞官而不發財的，便在情感上便認為是迂闊，是「傻瓜」。所以整個國民已養成一種虛偽，欺騙，徼倖的心理；而孤高自好之士，却又多視作官為畏途。這樣的一個民族又焉能長此繼續生存下去！文官制度一朝當真樹立起來，有領袖天才的可以儘量去活動政治；要謀職業的，更可以在公共機關中找到誠實的，穩定的位子，將一分能力，換一分報酬；國民對于「做官」也必會漸漸改變態度，漸漸糾正過卑汚的心理來。試問還有甚麼能有比這更鉅的影響？John Stuart Mill 曾贊揚英國以公開考試進用公務員的辦法，不唯是一種偉大的政治進步，並定會「在歷史上開一個新時代的」。他的話已經言中。我們敢借他的話，同樣用在我國目前的情形，若果文官制度能漸漸樹立起來，中國歷史也定會開一個新紀元的！

我在本文已力言文官制度在現代政府中的重要，已力言文官制度在現代政府中的貢獻，所以我們在這裏極力主張以有效率的方法建設起文官制度來！我們在既往，對政治上層結構，比較過于注意了。今後我們應將視線轉到政府的基礎磐石上來。是的，我們現在寧可不要求即開五全大會，寧可不要求開放黨禁，寧可不要求公佈憲法，但我們却要大聲急呼，要求政府，在最短可能期內，認真樹起考銓制度來！

實行統制社會思想的日本「精神國防」

傅襄謨

「國防！國防！突破一九三六年世界危機的國防！」這是東北事變以來，淞滬血戰以來，國際聯盟退出以來，日本朝野上下全國動員的一條新戰線！軍人干政，理由是統一軍事國防。政黨混戰，題目是鞏固政治國防。壓迫人民言論，說是貫澈國防宣傳。干涉人民思想，叫做强化國防主義。一切活動的前提，動機，使命，結果，都是爲了統一國防，鞏固國防，宣傳國防，實現國防。近自陸軍省新聞班發行「國防本義及其强化之提倡」的十六萬冊國防國策具體意見案以後，九千萬日本人民，更無異受一强性嗎啡針之刺激。而日本政府從思想上整個統制日本人民行動的新政策，亦至此暴露無遺。

新政策者，即一切國防計畫之後盾的所謂「精神國防」是也。爲了鞏固國防戰線，爲了集中國防威力，爲了民族的生存競爭，以應付未來的太平洋爭霸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混戰起見，「日本主義」的文化，遂成了「精神國防」政策的原素。換言之，日本政府目前的精神國防計劃，就是要使整個社會的思想運動，都合流於日本主義的旗幟下。但在表面上，這樣的新運動，尚未有一定系統化的成績。可是，我們若從最近半年間許多零碎的社會現象歸納起來，則日本政府統制下的精神國防新運動，實已在潛伏的狀態裏繼續發展。其中最尖銳的表現，就是各方思想鬥爭的混亂。而政府及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組織，却仍在這裏把握了勝利的勢力。要之，我們要研究日本，我們得向日本社會的深處去分析認識，本文所叙，蓋即非常時代中社會轉向之又一幕也。

最近二三年間，日本社會思想，因左翼運動低落，而右翼思想又各趨異端，故情勢頗爲紊亂。今年一月以降，統治階級的思想動向，皆各有轉變，而尤以政黨，貴族，資本家，官僚及軍部間的社會勢力，更由政治的，經濟的，進一步而爲思想上的鬥爭。換句話說，大家都利用思想政策，爭取權利，從思想訓練的根本，去抓着自己的民衆勢力。所以爲了改組在滿機關的問題，先有外務省與陸軍省爭奪權利，再有拓務省向陸軍省之生死抗爭，轟動遼東三月之久，最後還是代表統制經濟政策的陸軍省獲得勝利，此乃一例。同時，政黨官僚派與軍部對峙的形勢，亦由是惡化。不過日本中產階級及地主階級的地位，却藉此提高，而漸有脫出歷來資本家與官僚派的壓迫之新趨勢。——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轉變。

今年三月日本第六十五次議會中，政府提出之「治安維持法改正案，」本已通過衆議院，但經貴族院否決，遂爾擱淺。蓋該改正法中，對於不忠實自新之左傾思想的政治犯，決處以終身拘禁的無期徒刑，獨於排擊資本主義最力之日本極端右傾運動，不加隻字束縛，因此，貴族院認爲永遠監

禁左傾份子，不過徒增敵人仇恨與加速社會之變亂而已。同時，右傾活動如得自由發展，則政治動搖益影響到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生存，故堅決反對。自此案流產後，軍部對貴族院印象，遂日趨惡劣。

四月，東京地方關於思想問題而被檢舉者，遂增加十七名，其檢舉對象，固仍在左傾份子。

五月，當局召開「軍刑法改正委員會」就中討論到「反軍思想與行動」者之處罰問題時，全場竟一致通過，即以「軍事刑法」論罪。自然，這也是軍部不滿貴族院否決「治安維持法改正案」的一個有力答覆。但同時，法律的効力，只能彈壓當時與處決善後，防患於未然的力量卻極細微。

因此，日本文部省當局夙具苦心，遂有「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之創設，以養成日本皇國精神的思想運動之幹部人材爲目的。進一步，文部省所屬學生部，亦變更組織昇格爲「思想局」。

東京府當局更鑒於去年長野縣「二·四事件」之嚴重，連同東京，群馬，島根，福岡等地方被檢舉赤化教員，達三百十九人之多，故特別組織「思想對策委員會」，積極進行各種撲滅方略。東京市政府當局及地方教育當局，更感於各學校所謂疑獄事件重重演變，致使負責人員，時時陷入狼狽難堪之境，因亦繼「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之後，又有所謂「國民精神文化講習所」的開辦。此外，更在普通視學之外，聘任專門負責取締反動思想的特任視學若干員，對外宣稱，固依然採用「非常時教育淨化」的好題目。近聞日本全國各府各縣，已有所謂「思想警察」者頻頻出現，云會直接隸屬文部省，其權力任務，成與一般治安警察不同。

◎ ◎ ◎ ◎ ◎

最近比較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民政黨，對於思想問題，亦頗注意，但該黨申明擁護帝國憲法，且進而主張建立言論自由之保障，故與歷來文部省當局意見，頗多出入。惟政友會方面半年來集中精力以圖之者，除農村救濟案外，則首推思想對策問題。而此所謂思想對策問題，又以教育改革案爲中心。現有高等師範及文理科大學等，應改組爲師範大學，此後師範制度，併應澈底改革，以德育教育代替過去之純智育教育。以造成人格教育爲目的。至現在一部分未受師範教育及未經試驗檢定的中學教員，則另設中學教員訓練所施行澈底訓練，俾不至再有赤化教育的現象發生。同時文部省方面，在本年秋季開學之際，已正式發表改革方案，如縮短中學修業時間兩年，擴充職業學校，提倡應用科學等，皆其要點也。

一面，日本社會各方對於文部省之教育設施，尙多深抱不滿者。蓋嫌其不能澈底右傾。最近農林省新設十八縣「農民道場」，以佛法教化人民修身之道，以柔術劍術，練尙武之材，而最終目的，乃在養成農村中心人物。爲其模範者，財團法人所辦金鷄學院日本農士學校是也。主辦人安岡正篤氏，乃官僚派國維會之幹部人物，與前農相後藤（今日之內相）甚相得，同懷新興封建主義之思想者。

進一步，更有所謂「寺子屋」之組織，近益昌盛，完全是一種純封建式的「兒童私塾。」凡兒童之入「寺子屋」者，最初兩年時間，採絕對嚴格辦法，一切生活形態，皆唯師長之命是遵，日本新進份子亦譏爲「拘禁教育」。雖其目的計劃，尙未公告世人，但其破壞日本現行教育系統與反對理智教育，則已洞若觀火。而主持此項運動的領袖，有資本家的播磨造船所長，貴族院出身現任堂堂樞密院副議長的平沼男爵，陸軍少壯派首領

侵略我國最急而世界聞名的荒木大將，和最高軍事參議官加藤寬治大將，……在此，記者雖然不敢肯定這種寺子屋式的拘禁教育就是違反日本國情，可是在兒童時代就施行絕對嚴格的封建教育，却是現代文化所不許的。

同時，與司法省當局有深刻關係之皆川治廣氏（曾任司法次官），亦有大孝私塾的創立，以研究忠孝道義，感化左傾思想的犯人爲目的。

故吾人於此，得一深刻感念，即日本今後之教育趨勢，至少可以說社會教育之趨勢，實已漸漸脫離「學校」「大學」，而轉移到封建的道上去了。明治維新以前，竊取我國精神文明，維新以後，模仿德國物質文化，造成一新興資本主義的國家，乃四十年後之今日，又欲專重精神，克服現實危機，則其結果，豈可樂觀？

然而日本文部省，感於此種威脅，（也可以說是迎合統治者歡心）近亦變更方針，準備復興思想教育，業在一三一公立高等農林學校內，添辦「拓殖訓練所」，內部組織，蓋與「寺子屋」同出一軌也。東京府當局近正籌備建築所謂「少國民精神殿堂」，作爲訓練日本少年少女之場所。又以融和日本及「滿洲國」雙方青年以精神教導爲目的之「清明會」主建的「清明苑」聞已竣工。在神奈川縣境內，爲實施學生屯墾制度而創設之「相模殖產學校」及駒井德三氏（自滿洲僞國歸來）以華語教授人格教育的「康德學院」均已開學。再日本留美僑民，近亦努力研究東方文明，亟圖發揚日本精神，並新建大厦一座於紐約，名「櫻花舍」，以爲聯絡機關。

近聞日本此種「道場」之類的秘密，乃在利用一定體力工作，束縛一切前進思想，並宣傳「勞動即教育」之說，以支配一部份下層民衆。凡礦山區域，土木製作所，及製絲工廠之女工寄宿舍等地方，且已獲得優良成績云。政府當局自治安維持法改正案擱淺後，益覺社會行將動亂之際，唯先統一思想，始可平靖禍患，故凡足以影響人民思想者，蓋未有不全力扶持。因此，社會投機份子，遂得若干活動機會，以達其某一種個人私慾。如現尚在東京上野公園開幕中之帝國美術展覽會，由某議員提議在第四部工藝品中，新加入「日本刀」百餘把，表示不忘日本武士道精神之意。日本全國青年團，前二月爲警惕國防危機並輝耀皇國威風起見，特製縱橫二十方丈日本空前未有的一幅大國旗，高懸於富士山之絕頂，臨風飄蕩，大有俯視萬方之概，而其旗更命名曰「國民精神作興旗。」

皇道主義者出口王仁三郎氏，近爲發揚國威計，在多數名流贊助下，新組「昭和神聖會」，參加該會智識份子，已有三千餘人。又一部份官僚階級的婦女，亦起而呼號，反對現有理智教育爲充實國防的後援計，又有所謂「婦人技能指導協會」的產生。特別注意一般農村工廠中婦女的技術訓練。——於此，吾人深感日本目前勃興之各種精神教化團體實無異於國防教育，而國防教育之本質，即從思想上整個統制社會，俾各階級人民，皆一致興奮起來，奔向帝國主義混戰的疆場而已。此外，我們實在無法看到一點爲人類幸福爲世界和平而奮鬥的象徵！

同時，日本軍部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亦感到無限恐慌，尤其是近三年來農村經濟的由不景象而衰落而破產，直到最近半年的全國饑荒現象，給日本上層社會的思想，以一個嚴重而深刻的刺激，即在東北地方冷害的岩手等六縣農民的抗稅抗捐情形觀察起來，證明了一個鐵的事實，就是「武力敵不過饑寒」，而慈善的救濟政策，亦徒有延長災害之危險性。

所以陸軍省毅然發表空前未有的國防國策意見案，反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主張以統制經濟政策，調劑國內生產，伸張國際貿易。更主張以國家力量，從速促進農村工業化，以復興民力。理由是全日本國民的生活，都由小康狀態轉入動搖，而擁有全國經濟力的極少數資本家及官僚階級，反而極積地，勵行獨佔經濟政策，以加速社會的崩潰。所以，軍部要鞏固國防戰線，不得不先求安定社會之道，而軍部與資本家之鬥爭，也就日趨惡化。最近一月，保守派記者德富蘇峯，以日本文學界新聞界權威者之資格，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發表短評一則，正式批判年來政治混亂社會不安者，罪在政黨與官僚之庸怯無能，殊非軍部之跋扈，且進一步結論云：「倘今日而實現眞正民意選舉，則全國農村，殆必趨附軍部。」以此，可以推想軍部政策，確已趨向成功之途。而代表日本智識階級之東京各大學教授，聞於軍部國策案公布後數日，即曾邀集數十名政經學者，共同檢討，結果，全場一致通過贊助國策案的成功。（最後，須補充說明者，即日本軍人，並非官僚階級，亦非貴族。除所謂元帥大將之流外，殆皆中下產階級。以現役至五十五歲以上之年齡，乃有任大佐資格，全年薪俸不過四千一百五十元，其他絕無收入，五十八歲後，始進級至少將，亦僅五千元。故軍部反對獨佔資本主義，急求農民之贊助者，亦有本身利害關係耳。）

◎　◎　◎　◎　◎

九月，文部省聯合陸軍，海軍，外務三省，特別組織「非常時國民教育講演班，」分赴全國各地講演精神教育，貫輸國防觀念，並解釋軍部國防國策案之眞義，更申明陸軍部此後對於國家要政，及經濟動員，軍事動員等等意見，尙有多量小冊子繼續發行云。蓋軍部負責當局，所集中力量以求之者，即「武人執政」以代替虛偽的議會政治。故於宣傳農民及中小商人時，注意某種意識形態之深入民間，俾至必要時一舉而推翻資本家把持的政府……

因此，軍部方面所主持的精神動員，實已着着進行。最要者如大阪海軍在鄉軍人會所發起一人一日捐助一錢的「國防軍艦建造運動」，東京的一日三錢運動，某中學倡議學生一月捐助十錢的國防基金運動，……皆獲良好成績。二月起全日本愛國飛行場，已續續建築二十一處，帝國飛行協會之組織，已擴充分會三百餘所。又據日本政府今年二月發表國民「軍事獻納金」之報告，昭和六年度（即一九三〇年）計五萬八千餘元，七年度七萬六千餘元，八年度亦相同。皆出零星自動捐欵湊積而成者。其次則「國防獻金」數達二千一百四十萬，備以添購高射砲，坦克車，戰車等武器。日本駐朝鮮軍司令部所募集，亦六十六萬元。而海軍方面所得國防獻金，兵士恤金，慰問金三項，共計四百三十萬元。……這些鉅欵，為何能夠從日本疲弱的社會中，源源地吸收到政府的手裏呢？此無他，精神動員的結果也。

海軍省為普及海軍國防思想計，有「青年訓練所」之設。在東京帝大，早大，慶大，明大等七大學，聯合組有「國防研究會」，從科學上去研究國防計劃的一個學術機關。又以普通市民及職業婦女為中心的「大日本國防婦人會」，亦係今年成立。十月下旬，東京「學生愛國大同盟」曾有一度熱烈莊嚴的閱兵式在練兵場舉行，到會武裝學生達一萬之衆，散會後，並游行示威，步行至天皇宮城前，高呼「日本帝國萬歲」「大日本天皇萬歲」等口號，氣勢之雄，得未曾有。

慶應大學醫學部，爲世界有名醫學研究機關之一，近亦追隨時局趨好，特別延聘日本海軍將校多人創設「毒瓦斯講座」，此事頗秘密，外間多不知之。

日本當局廢棄倫敦海約之說，已由宣傳而成爲事實，正式通告，年內即有公布可能。日本社會中一部份御用團體，爲此甚活動，以反對五五三比率爲前提，有「次期軍縮會議研究會」之擴大組織，第一回集會即於四月閉幕。研究結果，亦以團結國民精神爲目的。截至最近止，以督促政府即時廢除華盛頓條約爲使命而從事社會活動者，尚有「愛國勞兵隊」，「大同聯盟」，「勤王聯盟」，「大日本俱樂部」，「白血球聯盟」，「愛國社同盟」，「皇道大本」，「碧色同盟」，「青年日本同盟」。「愛國青年同盟」等多數組織，凡禮拜日及休假日，必假座某地會館，某地公會堂與他種便於大衆集會之所，舉行特別臨時講演「軍縮與國防」之一類題目。故此項團體，甚得市民階級之援助。

日本社會的精神運動，既如此積極伸張，一部份自由主義或左傾思想的政治家，評論家，新聞記者，學者之流，自然不免有澈底的赤裸裸的加以批判者，然必遭「超出憲法自由危害國家思想」一類的罪名，或被排斥，或被驅逐，或被檢舉，故皆相率謹言，一般雜誌新聞，更絕不採用此類投稿也。如前內閣商工大臣在去年任內時發表「足利尊氏論」一文於大衆雜誌上，結果以違反日本國民精神教育之方針，竟受各方攻擊，被迫辭職，今夏更以某項問題，被檢舉入獄，人皆疑與思想有關。又早稻田大學教授林癸未夫以研究私有財產制度，又講授反對之意，被某議員斥爲信仰共產主義，致受當局嚴重警告。繼京都帝大瀧川教授問題之後，最近東北帝大教授末弘嚴太郎，亦被迫離校。又同大學有名國際法博士橫田喜三郎，一月前應放送局之請，在中央無線電台，廣播關於日本退出國聯後之世界問題，完全以學者態度，力主和平論。事後放送局受海軍當局嚴重質問，教授亦被警告。再京都帝大醫學部教授會議中，已審查通過太田武夫氏之「人類癌細胞學之研究」的學位論文，照例，文部省只可備案授學位而已，但文部當局竟破舊例不予批准。理由是該教授思想不穩，與左翼文化團體往來甚密。後經各方解釋，醫學之發明，爲人類幸福多一保障，亦爲國家增一光榮，不能因思想人格問題，竟抹殺學術之存在。同時全國醫學界反對之議亦起，文部省乃讓步云。

此外，對於新聞言論之統制問題，內務省警保局曾於今春一度提議，在內閣直屬下設一情報部，主持全國新聞之管理事宜，目的在注意審查各通信社所發消息，並進一步由政府國營通信事業，專賣新聞稿於各報館。後以報界反對甚烈，而國際間亦未聞有由政府專賣通信之先例，各遲遲未克實現。但日本之兩大通信社（電通，聯合）將由外務省收歸國營，以統一對外宣傳之說，已醞釀甚久，第因收買價格問題，故至今仍未成立妥協。二月初內務省與陸軍海軍外務三省首腦人物，曾邀集東京報界代表舉行聯席會議，指示今後機密及披露消息範圍甚具體。在大體上，關係國家內政秘密外交機要等項，當不至再有越軌登載情事，因此日本政府，目前尚不積極進行統制新聞也。

但警保局對於外國新聞雜誌書籍三項之輸入檢查，則加緊工作，內務省圖書課與稅關當局，已直接聯絡，尤其是注意各種帶有反日本國民精神的出版物，均實行沒收。夏間，蘇聯國營之「搭斯通信社」駐東京支局，

遞信省當局亦接受陸軍省之請藉題該社發布不利於東北日軍消息爲材料，迫令該社此後拍發新聞稿，必須附譯日文以便檢查。此事雙方爭論甚久，尙不悉結果如何。

日本國內出版物，凡有背反日本主義者，或遭禁止，或被削除篇幅，無處不表現其國家統制之威力。據東京朝日新聞四月十六日所載統計，當可推論一般。

計右翼關係出版單行本，一九三二年，一四五種，一九三三年，一七九種。又右翼新聞雜誌，一九三二年，爲五七種，一九三三年，爲七一種。故前者增加三十四種，後者增加十四種。

計左傾關係出版單行本，一九三二年，爲四四六種，一九三三年，爲二五五種。又左傾新聞雜誌，一九三二年，爲一五五種，一九三三年，爲一二九種。故前者減少一百九十一種，後者減少二十六種。

結果，左右兩派出版勢力之消長，左傾方面實由九五五減退二一七種。右翼方面，則由四五二增加四十八種。

雖然，今年二月齋藤內閣時代，積極粉飾日本對於世界外交之和平，曾由內務省通令，禁止一切挑撥國際戰爭之書報出版銷售，但當時右翼勢力已深根蒂固，影響仍極薄弱。及七月岡田內閣成立，官僚派後藤主政以來，內務省即召集有關係之各機關，舉行「映畫統制委員會」，（映畫即電影）會議告終，即產生「映畫協會，」以統制全國電影。第一，全日本各地電影院每週必須於所演三片或六片中，選演帶有精神教化作用之電影一片。第二，放送局必須隨時邀請名流，在中央電台廣播宣揚日本精神之講演。

此外，九月一日爲日本大地震十年紀念，政府特利用此機會，在東京大阪川崎三市舉行聯合防空演習。四月爲普及國防思想，先有國防館之建立。再有大和新聞社主辦之「日本國防博覽會」在東京上野公園開幕。五月，高野山弘法大師一千一百年忌，參會者七十萬人。七月，第二次汎太平佛教青年大會，在東京本願寺舉行。日人友松圓諦氏所著「法句經講義，」及高神覺昇氏所著「般若心經講義，」自逐日在中央無線電台廣播後，市面銷行竟達四萬部之多，打破一切出版記錄。日前朝日新聞社在東京羽田飛行場，首次創辦愛國學生飛行競賽會，又獲空前紀錄。十一月十日，新定爲「克己節，」全日本社會團體皆一致動員爲「精神作興週間」而活躍。……凡此種種，蓋無不表示日本社會的各種現象，皆在大日本皇國主義之下，爲思想爲精神，爲國防，爲宣傳，而鬥爭而運動矣！

噫！敵國如此，我又如何？有邊無國，有國無防！行看遠東烽火，將化我爲焦土。當道者固心驚國難，危而不恐，民間災患重重，自救無暇，遑論民族生死！吾居敵國，見人之雄心萬丈，熱狂如沸，故感而寫此，勸勉國人！



紅樓夢在藝術上的價值

李辰冬

文學是藝術的一種。你無論用什麼主義什麼眼光來研究文學，第一先得知道他是否合乎藝術的條件。如果沒有藝術的價值，不論你寫的內容是道德，是宗教，是哲理，是社會問題，是貴族，是平民，是無產階級，是任何材料，都不能稱之為好的文學。以描寫的資料，從社會性而論，我們固可分貴族，中產，無產三種文學；但一旦成為好的文學，則在藝術上的價值，都是相同的。藝術的王國裏，不容任何雜亂的分子參混，他是絕對的，獨立的，純粹的。倘若你想成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就得為藝術而藝術，除藝術而外，別無目的。現在自命為革命或無產的作家，想藉着文學的力量，來宣自己的主張，不錯，文學是有感化的力量；然而能發生感化力的，是有藝術價值的作品，不是寫幾句口號，談幾句理論，就可辦到。歌德寫了「少年維特之煩惱」，讀過而自殺的很多；然歌德並非想殺人，而去寫「少年維特之煩惱」。可是現在想利用文學的人，把因果倒置了。「為藝術而藝術，」我們認為這是真正藝術家的金科玉律，因為不如是，不能產生真正的藝術品。至於「為人生而藝術」等等的問題，這是批評家的事，作品成熟後，他們可以用各種主義、各種思想來分析認識。藝術就是自然，自然是無偏的，渾圓的。歌德說的「自然的天才，比我的天才還要天才」的意思，就是一切的藝術都由自然而來，並得以自然為目標。愈能握住宇宙的全體，則其作品愈偉大，愈不容易了解。如果藝術家的腦裏，一存某種定見，某種理論，則對自然必有取捨，有取捨，則必定偏僻不全。藝術家應當像透明的水晶石一般，吸收了宇宙間無邊無際的光線，而再返射到無邊無際的空間，換言之，就是藝術家的目的，只在嘗味人生，表現人生，不要存一點私心，不要生一點邪念。一切偉大藝術作品的成熟，都是如此，曹雪芹的「紅樓夢」，當然不在例外。此篇的目的，就在解釋曹雪芹的天才及其著作的態度，並且怎樣產生「紅樓夢」；「紅樓夢」的藝術在那裏，與其所以偉大的緣故。我們無法批評，只有解釋，解釋他所以為最偉大的作品；但即令解釋，恐怕也是部分的，因為「紅樓夢」

是渾圓的，而我們的知識是零星的。

一、紅樓夢的結構

我們讀「紅樓夢」的人，因其結構的週密，與其錯綜的繁雜，好像跳入大海一般，前後左右，波浪澎湃；而且前起後擁，大浪伏小浪，小浪變大浪，也不知起於何地，止於何時，使我們與茫茫蒼海無邊無際之歎！又好像入海潮正盛時的海水浴一般，每次波浪，都給我帶了一種撫慰與快感；而且此浪未覆，他浪繼起，使我們欲罷不能，非至筋疲力倦不已。有種小說的結構如「董魁紹」，「西遊記」，「水滸傳」，「鏡花緣」，其故事係平鋪直叙，無甚曲折，好比是海潮初起時的波浪，固然浪的來勢也很凶，給我們的樂趣也很濃；然我們總覺得意味單調，不甚緊張。還有一種如巴几札克的小說，他描寫一個人物，先從人物所住的街道，鄰居，房舍，然後再到傢俱衣服，飲食，最後纔至人物的靈魂，其進展異常遲慢，其結構比較鬆懈　，好比是海潮退時的波浪，小浪復小浪，由這些小浪而漸漸地造為大浪，固然也可以給我們相當的樂趣；然我們總覺得較為遲緩，較為乏味。「紅樓夢」海浪之所以如是澎湃，如是兇猛，無他，就因為作者想像豐富的緣故。這一點，曹雪芹正與莎士比亞一樣，我們看譚納論莎士比亞道：「莎士比亞的作品，沒一點準備，沒一點安排，沒一點用意為的是讓人家了解。好像一匹最兇猛，最肥的壯馬，他只是跳，並不知怎麼跑。二字之隔，他已跳了很遠；轉瞬之間，又是另一世界的兩端。讀者簡直找不到他結連的過程。因為被這種不可思議的跳躍的迷惑，我們不覺地要與詩人用的是甚麼神秘的法術，而從此種意念轉到那一種意念的慨歎！往往我們瞥見過程很遠的兩種意象，我們慢慢一步步走還覺困難，而他一脚就渡過了！莎士比亞是在那裏飛，我們是在這裏爬。因此，造成了一種奇特的風格，突然而來的意象，轉瞬間又被更突然的意象冲破，一種將要描寫完竣的意念，忽被百里之遙的另一種意念佔據，沒一點結構的痕跡。我們步步都有問津之慮。很遠很遠　，我們瞧見詩人照着他的足跡，把我們領到一種深淵峻嶺，危險萬狀的所在，他是平心靜氣地在那裏散步，而我們是心驚膽戰地在那裏匍匐。」（譚納英國文學史卷二頁一九〇）你瞧，這一段話，是否也在論曹雪芹？

「紅樓夢」雖然也照其他小說的慣例，「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然這些章回也不過為裝釘的便利，並不像我們讀「董魁紹」「戰爭與和平」一樣，讀了一回以後，好像告一段落，可以心安意足等那一天有工夫或高興的時候再讀；而

一紅樓夢」係一浪接一浪，無間斷，無痕跡，即令回末，不是餘波未盡，就是新浪重起，使我們游泳「紅樓夢海」面的人，食無心，睡無意；試問第一次讀此書的人，有幾位是安心靜氣，從頭至尾，一張也不跳，一句也不隔，而詳細讀完呢？那一位不是先要知這個故事的大概，而第二三次纔可詳細讀呢？固然，中國長篇小說的回次結法，都是如此；然「紅樓夢」的結構，更較週密，運用更較得法。這一節的用意，就在討論這些浪是怎麼起，怎麼落，大浪怎麼伏小浪，小浪怎麼成大浪的結構法。

現在我們拿因張道士給寶玉提親，和寶玉爲史湘雲而收藏金麒麟，以激起林黛玉的妒而發生的「玉黛風波」；和金釧自溺，寶玉藏匿琪官的事，而遭父親苦打的兩段故事作個例。看看這兩個波濤是怎麼起，怎麼落，和他們怎麼連結。故事的始末，及其餘波所及，計六回之長。原來「玉黛風波」在二十九回描寫賈母等赴清虛觀打醮的故事裏，就隱隱的伏下了。張道士與賈母談話，先談到寶玉的體格，寶玉的寫字，寶玉的做詩，寶玉的像貌，又談到寶玉像他爺爺榮國公的模樣，最後，漸漸地，自然地張道士呵呵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的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家張口呢。」這也不過是日常的談話，但在這不知不覺中，將來的大風波，現在就種下了一個根。接着張道士又同鳳姐談到巧姐的寄名符，和讓衆道友見識見識寶玉的通靈石，因而慢慢地寫到金麒麟。衆道友因爲見了寶玉的玉，隨以個人行道之物，作爲報答之禮「寶玉坐在賈母旁邊，翻弄尋撥這些東西，不意發現一個赤金點翠的麒麟，賈母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個東西，好像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一個的。」寶釵說是史湘雲有一個；並且探春又讚寶釵處處留心，這一句話，激起了林黛玉的妒道：「他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他纔是留心呢！」林黛玉本來最妒人家有這些東西，加以「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這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裏；忽心裏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着這件；因此，手裏揣着，卻拿眼睛瞟人。只見衆人都倒不理會，惟有林黛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讚歎之意。寶玉不覺心裏沒意思起來，又掏出來，向着黛玉訕笑道：「這個東西倒好玩，我替你留着，到家穿上你帶」。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來。」我們現

在沒工夫來欣賞曹雪芹描寫人生的手腕，和他對於心理了解的深刻；但我們只覺得他的聯想敏捷，意象豐富，只這一小段，你瞧轉了多少灣。然而，這都是小的波浪，也不過為大波浪的準備。如果，你們注意一下海水怎樣地在那裏漲潮，那末，你們就知道了曹雪芹怎樣地在那裏演進他的故事。海潮每漲一次，必定有許多小浪在那裏摧動着；可是海潮進了以後，必定力量分散，而化為無數的小浪。如是起伏相繼，而成了一部無邊無際，無線索可尋的「紅樓夢」。這一次的「玉黛風波」，就由「提親」和「金麒麟」兩浪推擁而成的。風波，就發生在打醮後的第二天，寶玉因為張道士給自己提親，心裏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口口聲聲說「永遠不願再見張道士；林黛玉又中了暑，所以第二天他二位都沒再去打醮，於是風波出來了：「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裏放不下，飯也懶得吃，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管聽你的戲去，在家裏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不大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裏因思道：「別人不知我的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了我！那裏像人家有什麼配得上的呢！」你瞧，故事就是這樣起，一直繼續了十一頁。小浪之成為大浪，成得多麼自然，沒一點痕跡，倘若我們要不細心去找，簡直不知道這一個從那裏起，那一個從那裏止。

我們現在再談到寶玉挨打一事。寶玉之所以被父親苦打，係金釧兒的自溺和琪官失踪的事。寶玉和林黛玉剛剛和好，不意又因出言不慎，譏笑寶釵，反被寶釵當大衆諷刺自己一頓，心中無趣，沒精打彩，出來散步。現在又當盛暑之際，午飯剛過，各處主僕人等，都因日長神倦，休息午覺，所以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由賈母的房裏出來到鳳姐那裏，又由鳳姐的院落到王夫人房內，見王夫人在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在旁邊搥腿，於是就與金釧兒調笑。不幸金釧兒說錯了話，叫王夫人照臉打了一個嘴巴，並讓她母親來把她帶去。作者至此，并不再寫金釧兒的結果；續寫的是寶玉從王夫人房裏出來，遇見一位女子在樹陰下畫字；繼而脚踢襲人；繼而與晴雯生氣和撕扇子；甚而作者把寶玉丟開，突然寫到史湘雲，又從史湘雲重返到寶玉。一天，寶玉正和史湘雲談話，忽報父親的話，賈雨村要見，心中不樂；路上又遇見林黛玉，敘說了一段私情。以上各段，每一段都是一種意

象，都是一種生活，都是一種波浪，一波未了，他波又起，到這裏已經隔了三十六頁，我們幾乎把金釧被逐忘了的時候，忽聽金釧投井死了。寶玉聽到這個消息，「心中早已五內摧傷，茫茫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歎，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誰料又遇見他的父親。故事至此，陡然緊張起來。賈政見寶玉這樣垂頭喪氣，葳葳蕤蕤的神色，本就生氣；忽然忠順府長府官又向他討寶玉藏匿的琪官，又加了一層氣；最後，又聽到金釧兒之死，是寶玉治的；三浪齊來，釀成寶玉吃苦的大波濤。在前章伏下的種子，到這裏纔正式開放了。請你們在海濱注意一下，漲潮時海潮的進展，是不是這樣？

論者，總以「紅樓夢」與「爭戰與和平」相比；不錯，這兩部小說相同之點很多，但以結構而論，前者遠過於後者。「戰爭與和平」裏每一回故事，自有起落，好像是百數十篇前後相關的短篇小說，集合而成，如果選文的人，很容易選一篇自有起訖的文章；至於「紅樓夢」則不然，如果選了一段精彩的文字，往往令人莫明其妙，因爲他的起，已在前數回中伏下，他的落，到後數回中還有餘波。譚納論巴儿札克的「人間喜劇」，以爲他之所以眞正偉大，因作者有系統。每部小說，都是彼此有關的，提到一個人物，就聯想到其他的人物。五六十種的作品，雖是單獨的，而實際是一部整個的著作。簡單的小說或戲劇，僅僅能描寫宇宙的一部。而且往往誤解了宇宙，至於「人間喜劇」，他包括了全體。的確，「紅樓夢」之所以偉大，也因爲他描寫了整個的宇宙。但譚納又比喻說，巴儿札克好像是馬戲班裏的御者，手裏駕着五十四又肥壯，又可怕的馬，各行其道，一點也不減少這些馬的兇猛。不錯，巴儿札克的確有這力量；但我們仔細看看，就知他駕馳這些馬的態度，並非是自然的，從容的。他用了半生的精力，而且使得渾身是汗，耳不敢旁聽，目不敢旁視，全力都注意到這些馬上。可是我們看看曹雪芹，他不像巴儿札克用盡精力，去駕御這五十四馬，讓人家喝彩。他對他的人物，一點顯不出故意駕御的神色，好像海洋對於波濤一樣，任其澎湃汜濫，一點也不約束，一點也不領導，然而個個波浪，沒不是連結的，個個波浪，沒不是相關的。古人用「白馬奔騰」四個字，來形容海面的兇猛與不平，「紅樓夢」的海面，卻也是同樣的景况。我們再看看「水滸傳」，其重要與生動的人物，就有百零八個；然而描寫人物的方法是漸次的，敘了這個，再敘那個，固然作者的觀察力很強，創造力很富；但我們總覺個結構的鬆懈。「金瓶梅」差不多與「紅樓夢」有同樣的本數，而且敘述的也係家庭的

瑣事，並涉及了中國社會的各方面；然他總以西門慶或潘金蓮爲叙事的綱領，所以結構單簡。「紅樓夢」固以賈寶玉爲主人翁，但叙事不一定全以他爲中樞，時而林黛玉，時而薛寶釵，時而王熙鳳，時而賈雨村，時而賈政，時而薛蟠；並且正叙薛寶釵時，忽然聯到史湘雲，剛提到史湘雲，反又返到寶玉再由寶玉又聯至賈母，所以覺得頭緒萬端，交綜錯雜，然均以寶玉爲證。以結構而論，沒有與「紅樓夢」可比的。

前邊我說過紅樓夢完全像茫茫蒼海一樣，這些波浪也不知起於何處，止於何地；不過，如果想分幾個大的段落，固然很難，但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大概可分爲六段，第一，從甄士隱的故事起，直至賈寶玉夢幻仙子，此爲紅樓夢的楔子，這裏介紹了主要人物；第二，從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到寶玉等搬入大觀園，到這一段纔正式描寫人物，此書的趣味，由此開始；自寶玉讀了古今傳奇，知道了男女的愛情至賈府過新年，這是大觀園最盛的時代；第四，自王熙鳳過勞致病，榮府失主，直至檢抄大觀園，這裏以榮府的家庭細事爲中心，而以寶玉爲證，第五，從薛寶釵搬出大觀園，至林黛玉死亡，爲賈府日漸衰敗的時期；最後，從林黛玉死至結尾，這裏都係結束的描寫。

二、紅樓夢的風格

這裏所謂「紅樓夢」的風格，係指曹雪芹的八十回言。我們無法在作者的生平上，考證他對「北京話」的特別研究，但以「紅樓夢」的文字而論，「北京話」給他一種不滅的光榮，然「北京話」也因他而永傳不朽了。「紅樓夢」裏的人物，從上至下，沒有不是能言善語，而且三番五次提王熙鳳的嘴、林黛玉的嘴，晴雯的嘴，興兒的嘴，這裏嘴的意思，作能言解釋。作者又於二十回裏。特地讓鳳姐藉小紅作題，去吩咐平兒幾件事，小紅回來答道：「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原來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問這裏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便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呀呀！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就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於是又稱讚小紅一頓。我們由

這一段對話裏，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曹雪芹想賣弄他的言談。我們不敢就斷定曹雪芹善於言談，然他是異常地注意言談，這話是沒有錯的。本來表現社會的文字，原以社會的環境爲轉移，有某種的環境，就得用某種的文字，如果你想表現中國大家庭的瑣事細聞，心理動作你就得用中國家庭通用的言語；不然，你就表現不出他們的微妙。試問用「聊齋誌異」體的簡潔的，工整的風格　，能否表現出這樣委婉曲折的言談，以前的古文，只可表現些普通的思想，單純的事實。正如巴爾札克一樣，他要表現法國十九世紀複雜的事實，性格，人物，思想，建築，裝飾，發明，機械，以及一切社會上的現象，他就不得不另創一種特殊的文字，這裏包括了科學上，工程師，專門家的術語，流氓，苦力，工人的隱語，和一般中產階級的言談應酬　。因爲這個環境是混雜的，於是，就產生混雜的風格。

但是以語言寫長篇小說的，並不始於「紅樓夢」，三國志演義以半文半言的文字已開其端，不過不能以白話論。到施耐菴的「水滸傳」，纔正式全體用語體文。然還不免參加幾個文言字在內，並且處處覺到文字的造作，生澀　。到了「金瓶梅」語體文的確進步多了，處處要照着自然的語言來寫；可惜未把語言美術化。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不論在修辭，或言談的情調，都較前二部爲精彩，然語體文還沒運用到活潑的地步。一直到曹雪芹的「紅樓夢」，中國文字的這條新路，纔算告成。我們人生的各種思想，各種情態，沒不是用語言來表現的。語言，是表現我們的思想與情感最直接的東西。我們每發一句言辭，除表現我們的思想外，還有我們的姿態與聲調。喜有喜的表情與語法，怒有怒的表情與語法，惡有惡的表情與語法，愛有愛的表情與語法；總之，因思想的不同，表情與聲調也隨之而異。不但如此，而且因人之年歲，性別職業，個性之不同　，表情與聲調也發生變化。這些表情與聲調，固然爲言談時的屬附品，然爲每句言辭所固有的；換言之，就是只要你的言語的性質改變，這些表現與聲調沒有不變的道理。因此，書到紙上的時候，只看這句話，他的表情與聲調，我們可以在無形之中瞧到。所以語言，是表現思想最活潑，最豐富，最眞切的東西。然而，這非有最靈敏的感覺，最細微之耳力纔能覺到的。「紅樓夢」語體文之所以特殊成功，就因爲曹雪芹善感的緣故。如果你想叫你的風格有熱力，有變化，那末，只有向自然的語言裏去找。一切偉大的風格，沒不是這樣成熟的。我們看賽凡提斯，「他要求根追源，他雖知道書籍，但他更喜歡聽人言談。他要向各種職業的民衆，鄉愚，工人，甚而至於扒手去尋

求文字，因爲他們是文字風味的保守者。田獵，劍術，游戲，旅行，烹飪，給他供獻些特別的景色；這裏，他借助了棋子字棻的意象，那裏，訴訟文字的公式。他以熱烈的與豐富的， 來代替普通的與貧窮的表現。（俄熱扎的董魁紹研究，頁二八〇）「紅樓夢」的風格，沒一點潤飾，沒一點纖巧，並且也不用比擬，也不加辭藻，老老實實，樸樸素素 ， 用最直接的文字，表現事物最主要的性質。現在我們再回頭看看「水滸傳」，「儒林外史」，「鏡花緣」，「兒女英雄傳」，「西遊記」，以及一切用語體文字的小說，就知道他們的語體文，是作者的語體，而非我們人類的言語。

好的風格，就是使人喜歡聽，喜歡讀的一種技術。然好的風格，我們又可分爲二類：一是美的風格，二是詩的風格。美的風格，如音調的鏗鏘，對偶的工整，字句的簡潔辭藻的華麗，這些，我們從外表可以看到的。詩的風格，從外表不易看到，他示給我們的除思想外，是一種不可言寓的意象。大概言之，詩與美，並非是一種東西：美的存在大部由於形式；而詩的存在，大部由於形式所表現的或引起的意象，只可領悟而不可捉摸。（居友：社會學觀的藝術論，一九七頁）我們讀「阿房宮賦」的時候，可以高聲朗誦，搖頭擺尾，津津然樂趣橫生；然而他的美全是一種形式的美，他敘的雖是宮殿，但在我們腦裏，並不能給我們一種偉大宮殿的反影。正同人造眼與真的眼的區別一樣，一個有反射，一個無反射。「紅樓夢」的風格，就是發生反影的詩的風格。美的風格，修辭學家有法分析，我們可以模擬；詩的風格，不但我們無法模擬，修辭學家也無用武之地，換言之，就是一種是技巧的，一種是天才的。「金瓶梅」是照着自然語言寫的，於是就顯出一點詩的風格。我們看潘金蓮的話：「怪奴才，可可兒的來，想起一件事來，我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繭兒。來旺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子，寶上珠一般收藏在藏春塢雪洞兒裏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了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又指着秋菊罵道：「這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吩咐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拾着鞋兒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脚指頭兒罷。」那婦人罵道：「賊奴才，還叫甚麼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恥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

來，吩咐「取刀來，等我把淫婦鞋作幾截子 ，掠到茅厠裏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砍個樣兒你瞧。」你們看，在潘金蓮的言辭背後，隱隱約約我們瞧到她言談時的態度，聲調，表情；但並非是一幅很顯白的圖畫，因為作者運用語言的技術，還不十分熟習的緣故。

我們從「水滸傳」，「金瓶梅」，「儒林外史」三種語體文與「紅樓夢」比較之下，就知道「紅樓夢」的文字，更較成功，其所以成功的原因，就因為作者確實地向自然的語言裏下工夫，結果，賈母有賈母的話，王熙鳳有王熙鳳的話，林黛玉有林黛玉的話，薛寶釵有薛寶釵的話，劉老老有劉老老的話；總之，因個人的性格不同，於是言談的腔調也同時而異。我們知道史湘雲是「紅樓夢」裏最天眞，最爛漫，最可愛的一位姑娘，她一天往賈府去給鴛鴦等四位丫頭帶了四個絳紋戒指，林黛玉笑她糊塗，「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們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湘雲答道：「你總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這東西，須得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那一個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設糊塗些，丫頭的名子他也記不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白？」讀了這一段後，史湘雲的態度，史湘雲的聲調，史湘雲的表情，是不是明明白白地給我們一個很深的印象？曹雪芹風格的偉大就在這裏：僅僅幾句話，不但表現了他的人物的思想，而且表現了人物的形聲色三種特性。

賈雪芹與賽凡提斯一樣，他們的人物也不知從那裏找到那麼多的俗話的成語，個人有個人的引証法，而且個人有個人引証的妙處。劉老老向鳳姐告難，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麼，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一個小么兒請柳家的偷幾個杏兒賞他吃，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黧雞是的，還動他的果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麼不和他們要去，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鴰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倒有？』」

鳳姐因賈璉偷娶了尤二姐，她在寧府哭鬧之後，提到張華告狀和拿錢去熱補的話道：「……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兒的打嘴，半空裏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膽。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 。

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理，他抓住，縱然死了，死的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麽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二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麽事做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理，不告等請不成？……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越發來訛 。我是「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賈瑞想走鳳姐的路，平兒駡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帳東西！」紫鵑勸黛玉早打主意，趕緊與寶玉定了婚道：「姑娘是個明白人，沒聽俗語說；「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還有「天下老鴰一般黑，」「一個巴掌拍不響，」「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鷄蛋，」「玫瑰花兒可愛，刺多扎手，」總共不下百數十個，然沒一個不是引用切如其當。這點，給曹雪芹的風格上，加了一種莫大的生色。

曹雪芹不但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而且是中國唯一無二的語體散文家。他的文字是從日常語言中產生的；然較日常的語言還要自然，還要流暢，換言之 ，就是他把語言美化了。即令最下等的話，一到曹雪芹的筆下 ，就失去了其卑賤性，而成爲一種美感的醜語 。薛蟠一天在馮紫英家裏飲酒作詩，輪到他的時候，你看他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麽？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兒一般，便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麽？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麽不傷心呢？」衆人笑的彎腰， 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麽愁？」薛蟠道：「繡房鑽出個大馬猴。」衆人哈哈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這句更不通！」說着，便要斟酒…… 雲兒笑道 ：「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眞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 。」衆人聽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太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毴毴往裏戳。」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你瞧，多麽粗野的話，但是你讀了後，感覺他是粗野呢？還是感覺可笑？總之，曹雪芹給我們的文字開闢了一種新的道路，並且給我們一種新的教訓：就是要想改良文字，豐富文字，要得往日常的語言裏去找，唯有這些現在正活着的語言，纔能表現正活着的生活，語言之能否成爲美麗的文字，這在作者的天才，而不在語言的本身。「紅樓夢」在藝術上，是中國一部不朽的珍品；在文字上，是中國將來文字的模範；和丹丁的神曲，在現代意大利的文學史上，有同樣的價值。

（未完）

中華民國刑法修正案（續）

立法院三讀通過

第十七章　妨害婚姻及家庭罪

第二百三十七條　有配偶而重為婚姻，或同時與二人以上結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婚者亦同。

第二百三十八條　以詐術締結無效或得撤銷之婚姻，因而致婚姻無效之裁判或撤銷婚姻之裁判確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三十九條　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

第二百四十條　和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誘有配偶之人脫離家庭者亦同，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姦淫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四十一條　略誘未滿十二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姦淫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者，以略誘論，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四十二條　移送前二條之被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四十三條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第二百三十五條或第二百四十一條之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姦淫而收受藏匿被誘人或使之隱避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四十四條　犯第二百四十條至第二百四十三條之罪，於裁判宣告前送回被誘人或指明所在地因而尋獲者，得減輕其刑。

第二百四十五條　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二百三十九條之罪，及第二百四十條第二項之罪，須告訴乃論，第二百三十九條之罪，其本夫縱容或宥恕者，不得告訴。

第十八章　褻瀆祀典及侵害墳墓屍體罪

第二百四十六條　對於壇廟寺觀教堂墳墓或公衆紀念處所公然侮辱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妨害喪葬祭禮說教禮拜者亦同。

第二百四十七條　損壞遺棄汚辱或盜取屍體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損壞遺棄或盜取遺骨遺髮殮物或火葬之遺灰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四十八條　發掘墳墓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四十九條　發掘墳墓而損壞遺棄汚辱或盜取屍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發掘墳墓而損壞遺棄或盜取遺骨遺髮殮物或火葬之遺灰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五十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第二百四十二條至第二百四十四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十九章　妨害農工商罪

第二百五十一條　以強暴脅迫或詐術為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一、妨害販運穀類及其他公共所需之飲食物品，致市上生缺乏者，二、妨害販運種子肥料原料及其他農業工業所需之物品，致市上生缺乏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五十二條　意圖加損害於他人而妨害其農事上之水利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五十三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僞造或仿造已登記之商標商號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五十四條　明知爲僞造或仿造之商標商號之貨物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處二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五十五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爲虛僞之標記或其他表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明知爲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亦同。

第二十章　鴉片罪

第二百五十六條　製造鴉片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製造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五十七條　販賣或運輸鴉片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販賣或運輸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自外國輸入前二項之物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五十八條　製造販賣或運輸專供吸食鴉片之器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五十九條　意圖營利爲人施打嗎啡，或以館舍供人吸食鴉片或其化合質料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六十條　意圖供製造鴉片嗎啡之用而栽種罌粟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製造鴉片嗎啡之用，而販賣或運輸罌粟種子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六十一條　公務員利用權力強迫他人犯前條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二百六十二條　吸食鴉片或施打嗎啡或使用高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六十三條　意圖供犯本章各罪之用，而持有鴉片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或專供吸食鴉片之器具者，處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六十四條　公務員包庇本章各條之罪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二百六十五條　犯本章各條之罪者，其鴉片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或種子或專供吸食鴉片之器具，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二十一章　賭博罪

第二百六十六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衆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爲賭博者，不在此限，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二百六十七條　以賭博爲常業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六十八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衆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六十九條　意圖營利，辦理有獎儲蓄，或未經政府允准而發行彩票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經營前項有獎儲蓄或爲買賣前項彩票之媒介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七十條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本章各條之罪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二十二章　殺人罪

第二百七十一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七十二條　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七十三條　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七十四條　母於生產時，或甫生產後，殺其子女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七十五條　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或受其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謀爲同死而犯

第一項之罪者，得免除其刑。

第二百七十六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三章　傷害罪

第二百七十七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傷重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七十八條　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七十九條　當場激於義憤犯前二條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但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第二百七十二條或第二百七十八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二百八十一條　施强暴於直系血親尊親屬未成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八十二條　敎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傷或受其囑託或得其承諾而傷害之成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死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三條　聚衆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而在場助勢而非出於正當防衛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下手實施傷害者，仍依傷害各條之規定處斷。

第二百八十四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八十五條　明知自己有花柳病，痲瘋，隱瞞與他人爲猥褻之行爲或姦淫致傳染於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十六歲之男女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致妨害其身體之自然發育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八十七條　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二百八十四條及第二百八十六條之罪，須告訴乃論，但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犯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罪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章　墮胎罪

第二百八十八條　懷胎婦女，服藥或以他法墮胎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懷胎婦女聽從他人墮胎者，亦同，因病疾或其他防止生命上危險之必要而犯前項之罪者，免除其刑。

第二百八十九條　受懷胎婦女之囑託或得其承諾而使之墮胎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九十條　意圖營利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九十一條　未受懷胎婦女之囑託，或未得其承諾而使之墮胎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九十二條　以文字圖畫或他法公然介紹墮胎之方法，或物品，或公然介紹自己或他人爲墮胎之行爲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五章　遺棄罪

第二百九十三條　遺棄無自救力之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九十四條　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爲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九十五條　對于直系血親尊親族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二十六章　妨害自由罪

第二百九十六條　使人爲奴隷，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隷之不自由地位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九十七條　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以犯前項之罪爲常業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九十八條　意圖使婦女與自己或他人結婚而略誘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營利或意圖使婦女爲猥褻之行爲或姦淫而略誘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九十九條　移送前條被略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條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略誘人爲猥褻之行爲或姦淫，而收受藏匿被略誘人或使之隱避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零一條　犯第二百九十八條至第三百條之罪，於裁判宣告前，送回被誘人或指明所在因而尋獲者，得減輕其刑。

第三百零二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零三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族犯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三百零四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零五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零六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附近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第三百零七條　不依法令，搜索他人身體住宅建築物舟車或航空機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零八條　第二百九十八條及第三百零六條之罪，須告訴乃論，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一項之罪，其告訴以不違反被略誘人之意思爲限。

第二十七章　妨害名譽及信用罪

第三百零九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條　意圖散布於衆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爲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爲眞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十一條　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爲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衆集會之記事，而爲適當之載述者。

第三百十二條　對於已死之人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對於已死之人犯誹謗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三條　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四條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

第二十八章　妨害秘密罪

第三百十五條　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封緘信函或其他封緘文書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六條　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

密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七條　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八條　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無故洩漏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工商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九條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

第二十九章　竊盜罪

第三百二十條　意圖爲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爲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意圖爲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二十一條　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三．携帶兇器而犯之者，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六．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二十二條　以犯竊盜罪爲常業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二十三條　電氣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

第三百二十四條　於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犯本章之罪者，得免除其刑，前項親屬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本章之罪者，須告訴乃論。

第三十章　搶奪强盜及海盜罪

第三百二十五條　意圖爲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人之動產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二十六條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二十七條　以犯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爲常業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二十八條　意圖爲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强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爲强盜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犯强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强盜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二十九條　竊盜或搶奪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以强暴脅迫者，以强盜論。

第三百三十條　犯强盜罪而有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三十一條　以犯强盜罪爲常業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三百三十二條　犯强盜罪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㈠放火者，㈡强姦者，㈢擄人勒贖者，㈣故意殺人者。

第三百三十三條　未受交戰國之允准或不屬於各國之海軍，而駕駛船艦意圖施强暴脅迫於他船或船之人或物者，爲海盜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船員或乘客意圖掠奪財物施强暴脅迫於其他船員或乘客而駕駛或指揮船艦者，以海盜論，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致重傷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三百三十四條　犯海盜罪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死刑，㈠放火者，㈡强姦者，㈢擄人勒贖者，㈣故意殺人者。

第三十一章　侵佔罪

第三百三十五條　意圖爲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三十六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三十七條　意圖爲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三十八條　第三百二十三條及第三百二十四條之規定，於本章之罪準用之。

第三十二章　詐欺背信及重利罪

第三百三十九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四十條　以犯前條之罪為常業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四十一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乘未滿二十歲人之知慮淺薄或乘人之精神耗弱，使之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四十二條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四十三條　第三百二十三條及第三百二十四條之規定，於前四條之罪，準用之。

第三百四十四條　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四十五條　以犯前條之罪為常業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十三章　恐嚇及擄人勒贖罪

第三百四十六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四十七條　意圖勒贖而擄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第一項之罪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得減輕其刑。

第三百四十八條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故意殺被害人者，處死刑，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強姦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三十四章　贓物罪

第三百四十九條　收受贓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為牙保處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

第三百五十條　以犯前條之罪為常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五十一條　於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犯本章之罪者，得免除其刑。

第三十五章　毀棄及損壞罪

第三百五十二條　毀棄損壞他人文書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衆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五十三條　毀壞他人建築物礦船坑艦或致令不堪用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五十四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衆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五十五條　意圖損害他人，以詐術使本人或第三人為財產上之處分，致生財產上之損害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五十六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五十七條　第三百五十二條第三百五十四條至第三百五十六條之罪須告訴乃論。

（完）

僞滿之火油專賣法

在日本卵翼下的僞國，一切皆趨向於反常，最近擬即實行的火油專賣，一方爲日本作軍備，一方又不啻廢棄「門戶開放」。此事已引起英美之重大衝動，玆錄其專賣法之全文如次：

甲 專賣理由

火油之在今日，一方係國民生活之必要品，他方爲近代高度文明發展之決定要素；國家對於火油之措置如何實足以左右國家之興隆，故凡近代列强，莫不努力於火油國策之樹立。至於「滿洲國」方面，則因向無火油政策，以致火油資源之開發，除撫順煤鑛之副產物——火油——以外，即令貨棄於地，而一切消費需要，均賴國外輸入；且一般火油之需給關係，向無適當政策，結果「滿洲國」國民生活之安定與文化之發展，均受不少障碍。

職是之故，「政府」對於「國內」製造火油及開發資源，爰定各種保護獎勵方策，樹立國家百年大計，並實施地方火油專賣。玆先對於供給方面，與以適宜之國家統制，漸次變更火油之價格，以謀國民生活之安定與文化之發展。此外并認實施各種火油政策爲「滿洲國」當前之急務，故今後尚須講求實施之各種方策。至火油專賣後既存營業者所蒙之損失，政府擬予以適當之補償。爰提火油專賣案如后。

乙 火油類專賣法

第一條　本法所謂之火油類，即指揮發油，燈油，輕油，重油，溶油（Benzol）及代用燃料而言。代用燃料之範圍，以勅令定之。

第二條　火油類由「政府」專賣。

第三條　火油類之製造及輸出，須經「政府」許可。

第四條　得「政府」許可而製造輸入之火油，由「政府」收買。

第五條　火油之批發，由政府指定之批發人批發之，但在特別情形場合，政府不妨直接售與需要者。至火油之批發及關於批發之必要事項，由「財政部長」定之。

第六條　政府認爲必要時，得對火油批發人，指定一定數量，令其貯藏。

第七條　火油以外鑛物性油之製造輸出，須得政府許可。

第八條　政府認爲必要時，得對經營火油類及前條油類之人，命其提出報告，並得命其改良設備及其他事項。

第九條　與火油有關之官吏如認爲必要，得進入火油類或第七條所定油類

之製造所，貯藏所，批發店舖，其他場所，檢查火油類，第七條所定油類之賬簿等類其他物件以及調查一般情形。

第十條　與火油有關之官吏如預料有背違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發命令之危險時，得訊問搜查關係人，沒收其罪証之物品。

第十一條　得第三條第七條之許可與指定爲火油批發者，如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發布命令與處分時，政府得取銷其許可或特許，或停止其一定期間之營業。

第十二條　違反第三條之規定自由製造或輸出入火油類者，處五千元之下之罰金。

第十三條　違反第三條之規定，製造輸入或輸出同條所定之油類者，處三千元以下之罰金。

第十四條　前二條之未遂犯，一併處罰。

第十五條　合於左列二項之一者，處二千元以下之罰金。

一，販賣非「政府」賣下之火油類。

二，違反「政府」依據第六條所發之貯藏命令。

第十六條　合於左列二項之一者，處五百元以下之罰金。

一，違反第八條之命令或作虛僞報告者。

二，阻得與火油關係官吏執行第九條第十條之職務。

第十七條　構成第十二條乃至第十四條犯罪之物件，不問其是否爲犯人所有，均予沒收，其物件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格。

第十八條　使用人及其他職員執行其業主之業務因而違反第二條或第七條之規定時，除處罰該行爲者外，並罰其業主。

在業主爲禁治產者或爲未成年者時，處罰其法定代理人。

第十九條　法人之使用人其他職員執行法人之業務，因而違反第二條第七條規定，或違反其於第六條規定發布之貯藏命令，又或爲虛僞之報告，違反第八條之命令時，除處罰該行爲者外，並罰執行業務之職員及經理。執行法人業務之職員經理，爲前項之行爲時，即處罰職員與經理。

第二十條　在第十八條及前條一項情形之下，受處罰之業主，法定代理人，職員，經理如能證明無防止該行爲之時方不罰。

附則　本法施行期日，由「財政總長」定之。

本法施行之時，凡火油類及第七條所定之油類製造業者，於本法施行後一月以內呈報時，得認爲依本法許可而營業者。

火油專賣實施既存營業者之設備收買規定

第一條　火油專賣法公布之時，凡以其營業設備於火油專賣法實施後一月以內呈報「政府」者，「政府」與以買收，其因火油專賣實施因而不能繼續其營業之販賣業者設備，處置亦同。

第二條　依據前條買收設備之時，其一切設備範圍與買收價格，應經評價委員會之決定。

評價委員會之組織及權限以「勅令」定之。

第三條　本法施行上之必要事項，由「財政總長」定之。

附則　本法於火油類專賣法施行之日起實行。

火油專賣法實施後既存營業者現有火油之販賣規定

第一條　火油類專賣法施行之際，經營火油類之輸入與販賣者如仍保有火油類，仍得販賣，但「政府」認爲必要予以禁止者，不在此限。

前項「政府」禁止販賣之火油類，「政府」得依時價收買之。

第二條　本法施行上之必要事項，由「財政總長」定之。

附則　本法自火油類專賣法施行之日起施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二日止

（金震）





雩都明溪相繼克復

蔣在贛行營中報告

南昌十九日電，蔣十九日晨在行營擴大紀念週報告，首謂：江西黨政軍及各界同志三年來共同努力，卒使剿匪工作得告一段落，應向各同志特別表示敬意。現値剿匪工作即將完成之際，尙應加倍努力，自强不息，否則諸位過去之勞苦功績，將一筆勾消。次謂：過去剿匪期間曾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口號，但事實上或者還是用了七分軍事三分政治的狀況。今後黨政兩方務須協同一致，至少做到七分的努力，以掃除殘匪，從事整理與建設。末謂：此次到華北各省視察，覺各省政治均有進步，有幾省人才．經濟俱感缺乏，但成績特別良好，更爲難得。江西方面即更應加緊工作云云。南昌二十日電，蔣以寧都．石城．興國．瑞金．雩都．會昌六縣匪化最深，決劃爲特別區政治局。贛省府遵令擬具施政綱要，從敎養衛着手。實行校長．鄉長．保甲長三制。

雩都明溪相繼克復

南昌十八日電，行營公佈，第五十二師十六日午收復閩屬歸化城。又七十九師十七日申時收復贛屬雩都城。又電，歸化雩都十六十七日相繼克復。歸化即現在之明溪縣，民十五始改今名，茲經廬興邦師收復。據電告明溪附近已無匪蹤，淸流．寧化即可收復。雩都於十九年陷匪手，因接近偽都，匪據爲重地，經收復後，匪不敢再窺贛境矣。

贛浙皖邊境之匪蹤

南昌二十日電，竄擾贛皖邊之方志敏匪部，經別動隊及新七旅痛剿後，浮梁散匪即可肅淸。

又贛浙皖邊董源爲方匪唯一最後根據，一如偽都瑞金。梁師趙旅十五日向董源挺進，與偽十軍八三團上饒偽獨立營等股遇，被呂團猛烈砲攻。趙旅又奮勇追擊，占李灘廖村，距董祇十里，獲地雷工廠兩處。偽上饒勞動感化院一所．販賣部二處，所至人民歡迎。杭州二十一日電，浙贛邊十八日晚，有偽十一軍約二千餘，由姜李村經石人殿九廊廟，竄至葉家橋。十九日晨復由蘇村前進，有竄玉山模樣。經駐常山浙保安縱隊電由常山抽調部隊，派第二縱隊杜司令率隊馳往協防，匪果於十九日晚來犯。守軍迎擊，匪乃東竄。二十日下午匪一部竄常山草萍鎭，經蔣副指揮得訊，親率部堵剿，匪得悉，乃向常山逃竄。蔣已同常截擊，匪又竄回草萍。蔣即由太陽橋出草萍向匪攻擊。二十一日晨四時接觸，接戰數小時，並由杜部率隊由金雞嶺堵截，雙方夾擊，匪不支，向西北方面逃去。

匪循蕭匪故道西竄

厦門十六日電，四縱隊自瑞金向會昌推進，已逾大埠頭，逼近會昌。總部接西路電，匪犯汝城未逞，分竄文明赤硤九峯一帶。宜章駐軍已與匪接觸。王東原師在柳州良田間之萬會橋與匪激戰中，匪有循蕭匪故道西竄模樣。龍巖十七日電，匪一軍團兩部八千人在郴州宜章間之良田地方，爲西南兩路軍合圍，已消滅殆盡，三五七軍團竄出桂陽西去。厦門十七日電，軍息，匪分兩部西竄。偽一五軍團尙存二萬餘，竄至贛西南上猶．崇義．永新．遂川．甯岡，及湘東之桂東．汝城．資興等縣，稱偽湘贛省，設偽省府於永新南境，以彭德懷爲主席。另七八九軍團分竄湘南各縣，謀突圍，在南西兩路圍剿中。匪計劃一部突圍如成，另一部至不能守時，繼竄

西竄。惟北路薛岳已率師向遂川・寧岡攻擊，匪難立足。

中央電慰剿匪將士

中央常務會議二十二日決議，致電嘉慰並勗勉剿匪將士，原電如次：南京蔣委員長並轉各路剿匪總司令及全體將士勛鑒，赤匪肆虐，數載于玆，利用機緣，因以坐大，致贛閩川湘等省匪區人民，慘受浩刦，社會惶駭，如臨大難。執事乃整飭師干，熱籌偉略，運穩紮穩打之方策，以制出沒無常之流寇，陣地親臨，指揮若定。我全體剿匪將士賡命無間，見危思奮，効命馳驅，屢易寒暑，遍履嶮巇疫癘之區，殄除禍國殃民之匪。數月以來，名城迭克。自赤都瑞金既下，匪類進退失據，捷報頻傳，全國忭歡。同人等得聞閩贛漸就肅清之報，尤致嘉慰。是我將士為國犧牲之功，已肇撥亂反正之機。唯是餘匪竄竄湘邊，追剿尚須激進，川匪負嵎，諸待清剿，是不能不切望我全體將士奮戰勝之餘威，以解除國家之危害者也。專電馳慰，即希勉旃。中央執行委員會養(二十二日)印。

劉湘出川到京謁蔣

劉湘因四川剿匪軍事問題日益嚴重，乃到京晉謁中央當局 ，請示機宜。玆悉劉氏已於本月二十日東下到京，蔣亦於是日由贛回首都，此後之川局當有進展焉。

劉在漢談川省政情

漢口十六日電 ，劉湘十六日上午九時乘巴渝軍艦抵沙市。何成濬代表陳光組由漢乘機飛沙後，劉即偕陳光組・徐源泉・邱甲四人於當日上午十一時乘郵機飛漢，下午一時十分到漢。何成濬・錢大鈞・張羣等均往迎。劉下榻中央銀行，與迎者會談甚洽，並答拜何成濬。張羣定十七日設宴為劉洗塵。劉俟得蔣電即啓程東下。據劉語中央社記者：此次東下，僅在漢縣停留一日，定十七日由漢東下謁蔣。川省剿匪軍事，過去因各軍不協調，經濟困難，地形險峻，故貽誤之處在所難免。目下川北在防守中，蕭克一股間經黔軍堵截，竄向大庸，今後如加緊痛剿，則川匪消滅，並非難事。時間長短，雖不敢定，如能努力，四個月或可有效。本人亟願早日總攻，以清殘匪。川省軍政需要統一，而後方可談到整頓政治。進而運用政治力量，安撫地方，從事剿匪善後。至財政一端，以將鹽稅交還中央，以之發行公債七千萬元為整理四川之用，現已有此擬議，此次東下除向蔣請示剿匪方略外，對政治・財政亦欲作一度商請，俾能轉達中央予以俯准云。

劉湘由漢乘瑞和輪東下，二十日下午一時一刻抵京。何成濬・孫蔚如・曾擴情同來。劉之秘書張必果及鄧鳴階等隨員三十餘人亦隨來。在怡和碼頭歡迎者有何應欽・石青陽・谷正倫・姚琮・曹浩森，及旅京川同鄉百餘人。船靠定後，何先上輪，與劉湘・何成濬握手寒喧後，劉即與兩何登岸，同乘一車馳赴中央飯店稍憩。未幾得報，蔣委員長亦返京，遂由何應欽・何成濬・姚琮・陪往軍校進謁，報告一切。晚間何應欽在私宅宴劉，並邀朱培德・黃紹雄・陳公博・何成濬等作陪。劉此次東來係首度到京，故至中央飯店時，各界爭欲一覩此初出川士之剿匪軍人。

在京對記者之談話

劉湘二十日晚在中央飯店對各記者談稱，此次來京任務有兩點：㈠剿匪問題，須面蔣委員長報告及請示機宜。㈡為財政問題，須向中央請示具體辦法。今日謁見蔣委員長及汪院長，因時間忽促，尚未能詳細報告及請示方針，日內尚須再度晉謁，從長計議，解決上項問題。四川為中央之四川，本人負川省善後責任，一切惟中央之命是聽 。 川事危迫至今而極，惟有整個在中央指揮之下徐圖挽救。本人更為打破歷來四川與中央之局面起見，特趁首都面謁政府當局，請求主川方略。大致不外：㈠請中央派大員入川，統籌剿匪大計，川省各軍在蔣委員長指揮之下，限期剿滅赤匪。㈡川省庶政亟待整理，如何打破防區惡習，組織強有力之省府，漸納川政于正軌。此蓋有待於中央力量之統馭。川不易治，舉世皆知。治川之先決問題，端在財政。川省財政紊亂之情形，非外人所能蠡悉，故此來除向中央作詳細報告外，並須請示安川大計 。 本人待各項問題由中央決定後，即定期返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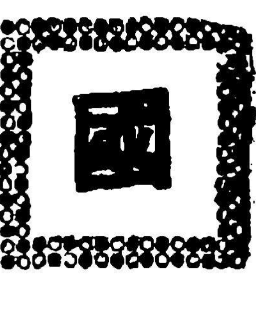
蔣述視察各省觀感

蔣委員長已於本月二十日歸抵南京，十八日在南昌時曾對中央社記者

述其視察各省之觀感，其詞如次：

余此次視察各地，閱時四旬，經歷各省，見聞所及，感想甚多，特舉其尤為重要者略為述之。甲，對於各省市施政及黨務情形之觀察：㈠鄂豫兩省府均已遵照行營規定之大綱，實行合署辦公。蓋此為目前統一政令，集中事權，增進效率，節減冗員之唯一有效辦法。鄂省條理井然，穫功已著，豫省亦將全案實施，必可收效。又兩省財政自經三省總部及行營切實指導整理後，現已趨向正軌，日見穩定。其各縣地方財政向來漫無稽考，弊竇叢生者，亦已由各該省政府遵照總部所頒縣地方財政整理章程分別整理，現在各縣多已編製預決算，而收支亦力求核實，概有軌道可循矣。㈡鄂豫兩省為最先試行督察專員制度之地，兩年來凡由專員兼領駐在地縣長之縣份，庶政設施，多有相當成績，大體足為所轄各縣楷模。即專員對於轄縣之指導監督，亦克收相當之效力。至各省裁局改科辦法，以前實行者僅有數省，今則其餘各省均在籌劃實行。此為改進縣政之必要措施，各省應毅然行之。又地方保安團隊多已經過整理，目下指揮，教練，風紀，經理，人事各方面均能表現長足之進步，此後如能統一，於縣區省及中央之四個階段依次進展，必可充分發揮國民武力之效用也。㈢各省黨部特派員制實行後，事權集中，黨務整理日有起色，此制可謂已著成效㈣陝西對於水利工程頗為注重，涇惠渠之建設可謂一大成功。據報告，此渠所灌溉之區域農產額，約較昔增加三倍至四倍。該省有興修各渠整個計劃，引涇工作既已相當收效，引惠引洛工作亦在積極進行中。農村復興，計日可待。又陝西向為種烟省份，近已決定分三期禁絕，每期兩年。現在絕對禁種縣份先從舊關中道起，已達四十一縣矣。㈤西安殘廢軍人教養院教養有方，頗能注重生產，成績較優。各省此類殘廢軍人，所在多有，教養實均不容稍忽，應彼此互為借鏡。㈥陝西向產棉花，靈寶花尤為有名，即洛陽一帶毗連靈寶之縣份，農民亦競植棉花。豫西關中各地植棉事業，將來極有希望，陝豫花之產量恐將駕鄂花而上之。㈦甘肅歷年貧苦，亦患匪，軍隊數額龐大，開支浩繁，財政極端困難，建設無由進行。近來土匪幸已肅清，而軍隊改編亦將就緒，此後政費自可漸見充裕 ， 建設事業亦可循序進展矣。㈧寧夏設立軍士班，教以測量技術，實行清丈土地 ，第一期現已完成，此事甚有意義。惟甘肅寧夏兩省鴉片尚未着手禁種，不能不謂為政治上之污點，已令照陝西辦法限期禁絕。㈨山東沙鹼窰廠之設置已著成效，各縣平民工廠亦在先後成立，其灌溉設計甚佳，虹吸引黃淤田工程極切實用。據報，若全部設施完成，可得淤地面積至一萬七千頃之多。該省保衛團隊之組織嚴密，指揮統一，及實行全省公務員暨各縣佐治人員之分期集中訓練，則尤為該省政治上之特色。㈩北平市之秩序與交通以及衛生行政事項，皆有顯著進步。最近該市建設遊覽區計劃，實為繁榮平市發揚文化之有效辦法，當早日促其實現。㈩㈠河北一省除去年之戰區外，各縣盜匪漸告肅清，社會秩序日即安定。㈩㈡察省交通與畜牧皆有相當進步，秩序亦佳。㈩㈢綏省以少數之經費而能刻苦實行建設，其最著者為織呢廠，農產館，與產馬比賽會之完成。此外各種倉庫與合作事業之進步，畜牧之獎勵，以及造林之見效，均屬難能可貴。而該省各公衆機關房舍器具，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堪稱各省之冠。㈩㈣山西同蒲鐵路之建築，迅捷省費，極為經濟。向來兵工築路，成績多無可觀，而此次晉省以兵工築同蒲路，收效極大，其重要原因乃在經過嚴密之設計，規定一種「工作單位」，每人每日能完成一工作單位者付給一單位之工資，多成多給，以是類推，有此獎勵辦法，故士兵樂於從事。各省各種建設事業均應仿行。晉省之兵工廠大部份均已改為普通製造廠，出品門類甚多。大如同蒲路應用之機車，車皮，鐵軌，及抽水機，電風扇，小至火油燈，磅秤，圖釘，縫針等，無不應有盡有，俱切實用。其他如織毛，製革，織布，陶瓷，火柴等等工廠，均能成績斐然。晉省各工廠開辦費均極節省，而管理方面復能嚴密注意，此最能切合中國經濟情形之需要者。晉省對於新生活運動之切實推行，不遺餘力，尤可矜式。乙．對於各方一般的感想：第一．各省對於道路之開闢與秩序之整飭，已有相當之努力。因交通發達與警衛嚴密之結果，除少數地區外，盜匪均告肅清，社會漸臻安定，人民亦漸入於休養生息之佳境，此後凡百政治設施，當易為力。第二．各省對於建設事業皆有發展與進步，此固為一極好現象，但大都缺乏整個與普遍之計劃，不惟省與省間不能連繫貫通，即一省之內亦往往發生畸形發展之病態。此種畸形或單獨發展之結果，不惟財力人力兩不經濟，無裨於永久基本之事業，且將發生半途而廢或互相妨害之流弊，故各省應互相合作，斟酌損益，務能以最經濟之人力財力，發展最適當之事業。蓋各種建設工作固須因地制宜，因時

制宜，而一貫之政策與通盤之籌劃，則亦必不可少，此應由中央負責規畫，乃能調劑得宜也。第三．西北各省之建設事業，除救濟農村另有整個步驟以外，其他自應以造林．水利．畜牧．開墾與交通最爲重要 。 現在除道路一項已普遍注重進行，畜牧與合作事業間亦有籌辦者外，造林開墾與水利則皆未十分注重。不知森林爲農業水利一切之基本事業，培植森林，其利甚溥，且造林亦屬輕而易舉之事。況一省人口自數百萬以至數千萬，一縣人口自數萬以至數十百萬，如能設法統計，令國民每人每年種一樹苗，則一年之間一省可種數百萬至數千萬之樹苗。但造林不難，而保護與培養則極難，政府應嚴定法令，以期實行，此固非政府造林之全部計畫，不過舉其一端耳。水利之事，各省多畏難不辦，誠以今之言水利工程者，動謂此項需費數千元，某項需費數萬萬元，似非地方財力之所能勝，故多廢而不舉，其實此種工程大有大辦，小有小辦，且可以軍士爲主幹，訓練技術，並及時施行徵工，利用兵力民力，按步就班，日積月累，則雖極大之工程，亦終有完成之一日。第四．各省教育大都無甚特殊之進步，青年之精神與體力，除少數之童子軍外，皆多見其萎靡衰弱，此乃向來教育不注重體育與德行之流弊。學生時代既缺乏國民與世界常識之素養，故一般國民惰性日增，向上性與自信力俱極薄弱，民族意識無由強固，以致根本不能明瞭對於國家應負之責任。且各省負教育責任之人員，自教育廳長以下，其精神奮發，儀表端莊者固亦甚多，而曲背垂頭 ， 意志消沉者亦所在多有。爲教師者言語舉動不僅爲青年之師表，尤當樹社會之楷模，本其教育救國之重大責任，以自強自立日新又新之精神教育國民，感化社會，轉移風氣，並於課餘之暇，爲社會教育稍盡其導化之義務。無論識字運動，衛生運動，以及一切新生活運動，均應熱心有恆，以參加之。則以一化十，以十化百，風聲所播，於掃除文盲，提高文化，當有極大極速之效力。此固有待於政府之提倡與獎勵，然而今日救國根本，首在於智識分子之負責盡責，教育家必具雖無文王猶興之氣概，則教育乃有進步，而救國方有基礎。教育一項實爲今日救國唯一之要務，各省皆知其重要，而不加注意，以未積極進行，反不如各種物質建設之普及與發展。此改進今日地方政治本末倒置之不良現象，甚望各省當局有以急起直追，而力圖改進者也。第五．總理於建國大綱中規定調查戶口．清丈土地．興辦警衛．開闢交通．爲訓政時期之四大要政，今各省對於警衛與交通皆知注意實行，今後但須嚴其考核，勤其督察，慎防有名無實之弊，則不難計年責效。惟對於清丈土地與調查戶口，除寧夏一省外，尚多畏難不前。不惟未及實行，甚至未着手設計，此應從速促進實施，以符訓政之旨 。 蓋土地爲勞力與資本之基礎，古人所謂「有土此有財」，土地不能清查整理，則經濟之基礎不固，一切建設均無法實施矣。第六．鴉片與烈性毒品，除少數地方已漸告禁絕外，其餘猶未掃除，此乃我國家民族惟一之大患。又各地苛捐雜稅雖有裁撤，但其間仍有未盡遵辦，且有全未撤銷者，此鴉片毒品與苛捐雜稅吾人決視爲革命之勁敵，必當以全力掃蕩此敲骨吸髓亡國滅種之弊害。革命之成敗，民族之興廢，亦實於此繫之。第七．此行遊覽古代勝蹟頗多，其關係歷史文化民族精神之雕刻建築等等，美不勝收。足徵吾先民創造文化力量之偉大實足以使爲之子孫者感慨奮發，而求所以自立之道。惟彫零腐敗，荒涼之象，亦隨處見之，甚至有名存實亡而片瓦寸木不留者 ， 復可見吾國人毀滅歷史摧殘文化之惡習成性，由來已久，此誠爲可痛之事。又西北各省人民狃於故步，富於靠天吃飯之觀念，如唐代長安附近有八水灌溉之利，以成關中沃野，千里之樂土。今則西安一隅，水利廢弛已久，故陝西大旱六年，而民多餓莩，兩年來雨量稍平，方有轉機。今後如無人定勝天之決心與努力，則前途自仍未可樂觀也。第八．此外各省市政治上常有兩種通病，即一地方同負政治責任之人員，往往分工而不能合作，致一切設施不能收整齊劃一彼此相得益彰之效驗。又各人雖知努力邁進，各求發展，而缺乏因時因地之中心工作，致本末先後不免參差，實未能確示其大政方針之所在，則勞而無功，亦固其所。總之，此行觀感所及，要以樂觀方面爲多，甚望各省市軍民長官與各界領袖，今後務宜統一意志，協同步調，以鍥而不舍之精神，首謀教育之改進，以立救國之根本，次及政治之刷新與經濟之建設，節節盤根進展，良非易易。惟念總理生平揭舉知難行易之說，而歸結於有志竟成，我各省軍民長官與各界領袖，倘能知所先後，自強不息，由小而大，由近而遠，以克盡本身之職責，則所貢獻於國家民族者必極大。國家方處艱難之際，努力奮鬭，不容稍懈，此竊願與諸同志共勉之也。




海軍談判仍是僵局

英對美國提出新案

倫敦十五日新聯電，十四日英美會談席上，英國爲打開停頓局面起見，向美國提出一種妥協案。該妥協案在表面上與對日妥協案相同，惟在實質上則除維持五五三之現行比率外，並顧慮美國之立場，內容如下：㈠承認日本在原則上之均等；㈠由一方的宣言，維持海軍力之五五三，現行比率；㈠對於艦種限制，予以相當之改訂，由各國之必要，限制保有量，對於美國特別許容其較多之大型主力艦；㈠主力艦之最大噸數限制至三萬噸，最大備砲口徑十四吋；㈠根據以上諸點締結新條約。

三國談判之現勢

倫敦十五日路透電，英美海軍代表昨日會商後，各國讓步之海軍新約，似有成立可能。英代表昨已將籌備此種新約之問題，提交美代表轉向美京請訓，美人方面對於英代表所擬之新途徑，顯抱樂觀。英方主張予日人以更多之潛艇，予美國以更大之戰艦與飛機母艦，而英國則多置巡艦，雖許日本在原則上平等，但五五三比率仍將保留。日政府今日已訓令松平與山本，請英方說明其問題背後之意旨。查日方意見，似願談判折衷辦法。英方主張列强各自單獨宣言，說明其所欲有之海軍建築，然後成立一種紳士協定，雖不言及比率，但仍以五五三比率爲各方海軍力量之根據。日本宣告廢止華盛頓條約時，預料可採行之途徑不出三種：㈠賡續華盛頓條約，而不加入日本；㈡三國各有讓步；㈢不立條約。第一條辦法爲美方所贊同，但英方則不若是。英方傾向第二條辦法，即締結新約一方面對日本，酌予以讓步，一方面仍保留比率原則。是英國之所以有此主張者，蓋以有一協定，究勝於無也。但美方能否接受此種辦法，則美代表尚未接到其政府之訓令。是日英美代表對此第一第二兩條曾有詳細之討論，至於第三條則僅略言梗概，而未詳加討論。日本反對五五三制度之繼續，始終未有退讓之象，故華盛頓與倫敦海軍條約欲稍加修改繼續有效，現似不成問題。處此環境，惟有另議日方所可接受之新約代替之耳。美國究準備如何讓步，或迎合日人而免造艦競爭，此乃美代表台維斯現所欲知者。如美國不願改變其立場，而日本亦不稍放棄其要求，則又不得不另想他法。據可靠方面消息，英美或可成立一種協定，雙方彼此不作造艦競爭，然仍在太平洋中保持其超過日方之優勢。衆料下星期日方將請英方說明海軍險要，果爾，則談話將涉及更技術的性質。如美國亦參加之，則談話將趨向明夏海軍會議之第一步驟。

日政府對英案態度

東京十六日電通社電，海軍方面就英代表部所提之軍縮私案所持意見，與外務方面完全一致。廣田即於昨日向駐英大使松平發出回訓，而可望於下星期初續作第五次會談。日方對英提案所持方針大體如下：㈠英相所提私案不能視爲提案，而僅屬一種試探的性質，故日外務方面殊無對此作正式表示之必要，惟此仍足稍示英方之有交涉誠意，因是在今後進行會談時，擬更就該案詳詢其內容。㈡英方私案，具見尊重日方態度，而在原則上承認軍備均等，惟其具體的方式究含有何種內容，刻尚不明，故擬於正式會談或專家委員會席上，要求提示具體案。㈢日方斷難承認採取僅在形式上容認兵力量均等之方式，擬於檢討具體案內容後，更就與日方主張相異點陳述其見解。又海軍當局對英向美所提私案見解如下：對於縮減主力艦巡洋艦艦型及備砲口徑，雖不反對，但須以各國兵力保有量爲先決問題。至若無視日方提案之軍備平等權之縮減案，則無論其內容如何巧妙，若仍屬於維持比率主義者，當然與日方所持之決定平等保有量，並締結新軍縮協定方針相反，而斷然加以反對。倫敦十六日新聯電，對於英國妥協案之日本政府回訓，已於十六日下午到英。日代表部接到該項訓令後，非常緊張。松平與山本兩代表，前後計協議至數小時之久。日本政府之訓令，共分二項：一方對於英國政府之妥協案與日本政府之既定根本原則，未能一致之點，予以指摘，表示不能允諾。一方更指令根據訓令，努力貫澈主張，惟對於英國承認平等原則一點，根據事實之基礎，再作進一步交涉，要求實質的承認。該項訓令，與松平山本主張一致。又英日兩代表之會

商，將於下週最初開始。又電，吉田大使於十六日下午，由巴黎乘飛機到倫敦，與松平大使會見傳達廣田外相之意旨，並說明國內情勢，對海軍問題交換意見，松平以預備會商已入重大時期，故希望吉田暫時逗留此地。

英否認英美協定說

倫敦十七日電通社電　，駐英日使館參事官加藤，以本國政府對英提案之回訓，業已寄到。特於今日上午十一時半往訪英參事官克萊琪，提示日方同答概要。克氏當即强調向加藤否認依英，美會談而成立兩國協定說。並謂，英刻仍企圖訂立多邊的條約。

美代表團謂英袒日

倫敦十八日哈瓦斯電，海軍談判美國代表團昨日赴迄葛斯別墅，應麥克唐納首相之招待，頃已返倫敦。據美國代表團左右人士今晚宣稱：日本倘屬期待美國作第一步之妥洽，則海軍談話可謂完全陷於僵局云。値茲美，日主張根本衝突，無法調和之際，英國對日態度則反較前讓步，兩者相映，殊可引人注意。一般人謂日本所要求明白承認海軍平等權訂入協定內一節，已不致爲英國所反對。然在目前，則英國此種讓步，已失其重要性，蓋以美日主張無調和餘地故也。英日代表會商討論日本復文一事，現在尚未決定日期。麥克唐納在迄葛斯招待美國代表團時，力求避免談及海軍問題，故談判決無發展。

英美籌商打破僵局

倫敦十九日路透電，日本拒絕英國所提出之海軍折衷方案後，英美代表即於星期杪籌商打破海軍討論僵局之方法。美代表現期待華盛頓對英國所提準備訂結新約而每國均作讓步建議之復文 。美方對於新取之途徑，仍抱樂觀。所謂新途徑者，即許日多置潛艇，許美多置大戰艦與飛機母艦，許英多置巡洋艦，在原則上承認日本之平等，而仍保留五五三比率是也。聞日本對於比率問題仍堅持其原來主張，而一方面則在研究一種妥協方法，俾使其於建造軍艦上得事樽節，而免在國內喪失顏面。英外相西門將於今日宣布海軍談話最近之局勢。但在發言之前，英國將以星期杪外交部克萊琪與日大使署參贊加藤談話之情形，通告美代表。對於加藤近致克萊琪公文之性質，迄今尚毫無所知也。

日本準備廢棄海約

東京十九日新聯電，日本之廢棄華府條約，已於閣議決定，更得元帥會議及海軍軍事參議官會議之承認，因而通告實行之手續，只餘樞密院之諮詢。本日廣田外相與岡田首相會見時，除報告倫敦預備交涉之情形外，對華府條約廢棄之時期及樞密院諮詢之手續，作種種協議。其結果決定於本月中經閣議協議採取樞府諮詢手續，待其裁決後，於適當時期，發出廢棄通告。倫敦十九日新聯電，第五次日，英會商本定於十九日下午三時開會。臨時改於該日下午五時四十五分在外交部作松平・西門兩氏之私的會商。會談一小時十五分始別。會談時，松平特指摘英國之妥協案不外仍維持現行比率五五三較近之差等海軍力，故日本國民對此表示不滿。而妥協案之倫理的結論，當然必須承認海軍力之平等，以求英方再行考慮云。西門對此則稱對於承認日本實質的均等，頗有幾多障礙。兩氏談話約一小時十五分，未涉及細目。且時間關係松平之主張，未能盡量說出，故兩氏會見結果，僵局依然未見展開。因此，此後仍將根據英方之試案爲基礎，繼續磋商。

英方發表會商結果

倫敦十九日哈瓦斯電，今晚西門與日本大使松平談話歷一點半之久，散後，英國官方宣稱：日本對英國調和案之基本原則雖已拒絕，然海軍談話，並不因此破裂。本日談話結果大致如下：(一)英國前曾建議不在各國海軍之間，設立任何等級，俾各國海軍政策，得純以本國國防需要爲標準，參加海約之各國以紳士協定相約，彼此造艦程序，互相通知，此點已爲日本所拒絕。(二)日本雖如此拒絕，但英・日兩國仍決定繼續進行談判。(三)日本松平大使本日拜訪西門，其目的僅在以東京回訓親自通知西門，故日・英兩國代表團將於星期三全體集會，從詳討論。(四)在日・英代表下次會晤之前，英國代表將與美國代表會晤，告以日本大使松平拜訪外相之經過。(五)西門與日本大使松平對於華府海約政治條款之維持，修改或廢止，亦曾加以攷慮。所謂政治條款即太平洋上不得添設新防備或海軍根據地是也。此項問題，日內將繼續討論云。

日拒絕英討論政治

倫敦二十日新聯電，十九日松平　，西門會見時，西門得知松平不同意妥協案之回答。立即提出與日本政府之軍備均等要求相關聯之政治問題而討論，對於日政府之遠東政策，尤以對華政策要求一定之保證，該項提案不外以更新九國協約及四國協定，而確保中國之領土完整，與太平

洋之和平為目的，其要旨如下：㈠「對於中國及太平洋問題另行締結新條約」；㈡「新條約對於中國領土的保全，予以保證，並對於華北自由之保持，予以確認」；㈢「假使再作造艦競爭，對於太平洋全領域之政治的和平之保持，予以宣言確認。」松平對此，則謂：目下海軍限制問題，尚未解決，況又提出政治問題，此徒使預備會商益加糾紛而已，當根據本國訓令，立即言明不能承認。

日又建新艦將工竣

倫敦二十日路透電，海軍代表團間量的限制，如不能成立，則質的限制或可就範之希望，現已為日代表所消滅矣。同時人所共知者，量的限制既已失敗，則日本將從事建立其所認為最適合其眞正需要之種種軍艦。其所謂特種軍艦者，是否為袖珍戰艦，則目前尚未能確言之。如果發生此種情勢，則就日本而言，華盛頓公約所可保全者，僅為太平洋不設防禦工程一條耳。此乃觀於日代表山本今日所發表之言論而知者。山本之言曰：日本之提案根據於增進和平之一念，如他國不能諒解之，則日本將莫能接受質的任何限制云。橫須賀二十一日電通社電，昨在橫須賀工廠舉行進水式之軍艦鈴谷號，即在當地着手艤裝。該艦與刻在艤裝中之最上久摩兩艦，及尚在神戶建造中之熊野號，屬同一艦型。該四艦悉數竣工後，將編為快速度之巡洋艦隊。

美必拒絕平等要求

倫敦二十日哈瓦斯電，日本海軍見地，絕無被美國接受之可能，惟美政府如根本改變態度，則為例外耳。美代表現正向政府請示，在未得回訓以前，仍根據最初訓令極端反對以平等權許予日本，且不問平等權係以如何方法實現。此間美國人士以為東京政府之平等權建議，終必遭美國正式之拒絕云。

美代表團正待回訓

倫敦二十日哈瓦斯電，英政府向日本代表團提出海軍問題折衷案後，曾向華盛頓海軍部提出問題請其答復。此項問題，現經探悉，即如遇海軍量的限制問題加以放棄時，美國是否準備討論以下各項問題：(一)質的限制問題，(二)各簽約國當將其海軍造艦程序預先通知其他各簽約國，(三)華盛頓條約關於政治及軍略之條款，仍予保持。以上三問題，美國代表團方面現正盼待政府之訓令，美駐英大使館參贊阿德頓今晨訪外部海軍專家克萊琪。克萊琪當以日本政府對於英國訂立海軍協定折衷案之復文內容通知阿德頓。並以昨日西門與松平大使會晤時之談話情形告阿云。

英日續商仍無進展

倫敦二十一日路透電，英外相西門與日大使松平會談一小時十五分之久。今晚英方對於英美日海軍談話之結果，所具悲觀，已見稍減。雙方談話乃屬友好性質。衆信此會殊屬有益。現似有繼續討論之希望。故倫敦消息靈通方面之情感，已較興奮。今晨內閣會議所考慮之問題，海軍談話危急之情狀，亦居其一。英・美代表已約定舉行全體會議，其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云。

日仍堅持平等要求

東京二十一日電，本日日外部發言人天羽稱日本堅持與英美海軍實質平等之要求。氏不信日本代表在倫敦談話中對英讓步，允其擁有較日本強大之海軍，或建議五四四或五五四比例，以限制三國之海軍。東京二十二日路透電，今晨據此間所發表釋明日本在倫敦海軍談話立場之半官文告稱：日本將直率拒絕英國提出遠東政治問題，雖撤回日代表亦所不惜。文告中批駁華府公約・九國公約・四國公約實相互有關之說明。謂如九國公約重行繼續，中國土地完整重予保障，則「滿洲之獨立」或至少「滿洲國」之成立，須予承認。日本固以為滿洲之爭案今不復有討論之必要，日本堅主目前倫敦之談話與一九三五年之會議，僅能考慮海軍問題。日本殊願與英美考慮締結雙方協約，但絕對反對多方公約云。

談判前途仍極悲觀

倫敦二十一日新聯電，日政府除表明反對英國之妥協案外，並反對質的宣言協定案。美國政府在此二週內，即將撤回美代表。故從來宣傳樂觀之英國政府將以美政府反對太平洋防備限制協定，而斷定會商前途無望。麥克唐納因於二十一日午前開緊急閣議，協議此事救濟法，但二十一日西門松平會見結果，對難局之打開，並無何等貢獻。據新聞界觀察英國態度，俟將於會商失敗時，進行種種善處之考慮，至於顯明，因而預備會商之前途悲觀說頗強。

軍縮主席團開會議

軍縮會議主幹開會

日內瓦十九日哈瓦斯電，軍縮會議主席團，休會五閱月後，現定明日開會，討論今後工作程序。各國代表業已分頭舉行多次談話。主席韓德森則已擬定工作程序，急欲各國予以贊成。渠意若干種基本問題（指一般軍縮公約之訂立），目前無從討論。故主張對於現已考慮成熟之各點，提前成立議定書。所謂各點，即係：（一）軍器之製造及販賣，（二）軍事預算之公開，（三）組織軍縮常設委員會是也。聞蘇聯以爲將軍縮會議改爲常設和平會議，俾得迅速組織安全，實爲較善。至於美國則欲軍縮會議先將軍器製造，販賣之監察及取締問題，提出討論。大抵主席團開會後至少須經兩天討論，始能在上項不同意見之間，覓得諒解地步。

德軍備較戰前尤強

巴黎二十日路透電，一九三五年法國軍事預算案之報告書宣稱：不出數月，德國在陸地軍備之強固，將超過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時云。該報告書請撥經費五十六萬八千九百萬佛郎（按上年爲五十九萬四千六百萬佛郎），新數字並不包括邊界防禦工程之軍費。報告書中謂德國至一九三五年，能於數日之內，置兵五百五十萬人於戰地。德國現有常備軍六十萬人，國防軍警備隊及輔助隊均在其列。後備軍連退伍兵爲希特勒之勞工軍在內。共有二百十萬人。此外尚有半軍事團體，如衝鋒隊等約八十萬人。此三數合計，共爲五百五十萬人。德國能使其全數應役。再德國之空軍，有曾訓練之駕機員三千五百人至四千人，並巨數之飛機。報告書末謂：克虜伯廠能使其造砲廠與火藥廠增高其產額云。

美國提統制軍火案

日內瓦二十日路透電，美代表今日向軍縮會主席團提出之統制軍火貿易草約，將軍械與戰具分爲五類：第一類：涉及供陸地海上，天空戰爭用之軍火，第二類，關於海軍軍備；第三類，關於天空軍備；第四類，包括軍事與非軍事用途之彈藥；第五類，涉及供非軍事用而僅適特殊用於軍事之彈藥。簽約國應擔任不准製造第一，第二，第三類之物品，惟領有執照者除外。製造者須將一切定單報告發給執照之當道。簽約國應在收到報告後一月內，開單詳報常設軍縮委員會，並當每年繕具報告書。各類物品之輸出與第一至第三類物品之輸入，非領得詳細之執照，概不得允准。輸出之物品必須管接供給輸入國之政府或隸屬該政府之機關。各國建造之軍艦，皆當詳報軍縮委員會。每國政府應選派一員加入軍縮委員會，該委員會有權規定調查制度，連地方之檢査在內。英國掌璽大臣艾頓歡迎美國之提案。同時軍縮會決議繼續委員會之工作，討論統制軍火製造與貿易預算案之公布及組織常設軍縮委員會事宜。軍縮會主席團提議將各問題列入各別之議定書，而不必待軍縮公約全部之完成。主席韓德森宣稱：軍縮會未可聽其壽終，必須竭力告成軍縮公約與常設軍縮委員會云。

義奧兩國代表見解

倫敦二十一日電，據「每日郵報」駐日內瓦訪員訊：關於裁軍主幹部接受美國建議，由國聯管理軍械貿易與製造一節，奧代表宣布：奧國如不能獲得軍備平等權則不能參加。又義代表宣布：軍備之監督不能與一般的裁軍草約分開。韓德森建議，將此項計劃交有關係國家考慮，會衆表示同意。裁軍會已進行起草條文，管理軍械之製造與貿易，並公布軍備預算，與設立常任裁軍委員會。 據聞韓德森與各代表均切願於薩爾投票前，避免任何行動云。

義奧匈三閣揆會晤

奧匈兩揆均抵羅馬

羅馬十六日路透電，奧總理舒斯尼格與奧外長瓦爾登尼格今日同抵此間，正式謁會墨索里尼，將勾留四日之久。此行爲本年五月間在羅馬簽定三種議定書之後果，蓋第一種議定書會規定義·奧·匈三國間之政治問題，須協同進行也。匈總理貢布士已於數日前因此抵義云。羅馬十七日路透電，中歐人士之目光，現又集中於羅馬，蓋奧總理舒斯尼昨日已抵義京，將依照五月間簽訂之義匈奧三國議定書，而舉行若干次談話也。今日舒氏與義相墨索里尼，晤談歷兩小時之久。

意相宴請舒斯尼格

羅馬十八日哈瓦斯電，今日首相墨索里尼宴請奧總理舒斯尼格，即席發表演說，謂：全歐洲有團結協作之必要。奧·義兩國邦交輯睦，即完全爲適應此需要之舉。同時吾人和平安定之志，亦藉是而獲得確實之保

障。首相繼謂：義奧匈三國與他國之友誼，絕不以三國間之親善而妨碍其發展。與總理之答詞：亦日吾人與匈牙利邦交敦睦，絕不含有擯拒他國，自認孤立之意義也。

討論巴爾幹島均勢

羅馬十九日哈瓦斯電，奧國舒斯尼格總理與首相墨索里尼，本日午後舉行第二次談話，經過情形，極為歡洽。聞此項談話，係對歐洲政局週覽一過，並將巴爾幹半島均勢問題提出討論，而並無任何驚人結果。事後發表正式公報稱：義、奧兩國密切協和，業已證實。兩國首揆所討論者，係如何能使奧國經濟結果趨於穩固，俾藉義、匈兩國友誼之努力，不久可在羣維遜施之多瑙河流域中，完全恢復維持均勢之地位。又本年三月間義、奧、匈三國經濟協定，並非不許他國加入。義、奧間文化關係，宜予發展。凡此皆於本日談話之後證明屬實云。

奧揆一行公畢返國

羅馬二十一日電，奧總理舒斯尼格與外長瓦爾登格今日離此歸國，義首相墨索里尼親到車站送行。

比利時新內閣成立

雅氏內閣意外流產

比京十五日路透電，天主教黨領袖雅斯巴今日已組成新閣，於是因前首相勃洛克維爾政府辭職後而促起之政潮，乃告寧靜。雅氏以總揆兼外相。比京十六日路透電，比王今日已免新揆雅斯巴之職。而召前相塞尼斯討論政務，歷時甚久。塞氏已允竭力解決政潮。塞氏離宮之時，似不甚樂觀。雅斯巴之未能組成新閣，全國為之震驚，蓋衆視雅氏為組織強有力政府之理想人物也。雅氏於重要職位，多已覓得其人，忽遇重大阻力，乃畏難而退云。

塞尼斯奉王命組閣

比京十八日哈瓦斯電，前閣員塞尼斯奉命組閣，談判進行頗順遂。前閣員自由黨之佛蘭奎希孟德維士，及佛拉芒族天主教黨領袖陶佛來為，暨民主基督教黨各領袖，皆已允援助塞尼斯。據渠宣稱：新政府之政綱，將以貨幣穩定維持現行匯率為基礎云。比京二十日路透電，塞尼斯已組成新內閣，今日比王已予贊同。新內閣以參與日內瓦事務著聞之希孟任外相云。

巴玻戰爭可調停歟

調解聲中玻軍大敗

日內瓦十七日哈瓦斯電，調解南美洲大厦谷爭端之二十二人委員會，今晨開會，由捷克駐法公使奧蘇斯基主席，自十時至下午一時，幾未休息，但尚未能擬定報告書。而十一月二十日國聯非常大會開會時，該委員會應提出之建議案，亦未草擬就緒。惟該委員會工作情形良好，關於若干建議，即將取得同意。計有：(一)停止敵對行為，(二)設立撤廢軍備區域；(三)玻利維亞與巴拉圭重行直接談判之，若談判失敗，則由海牙國際法庭判決之。調解委員會希望能在本日午後繕成報告書。日內瓦十七日電，本早國聯調解巴玻糾紛委員會宣布尚未完成其工作時。巴拉圭京城來電宣稱，巴拉圭大敗玻利維亞。巴拉圭國防部長宣布昨日激戰之後，玻軍數團覆沒，其參謀長及兵士七千，皆被俘虜。現時調解委員會乃不顧困難，繼續其調解工作云。巴拉圭京城十七日合衆社電，巴玻爭端和平解決之希望，頃間愈呈黯淡。本日此間舉行祝捷大會，據官報稱：巴軍已佔領巴利凡砲台，並獲有玻利維亞軍隊所遺之大宗軍械云。

國聯議定停戰辦法

日內瓦十八日哈瓦斯電，調解南美玻利維亞及巴拉圭爭端之二十二人委員會，於昨日一致通過報告書，予以發表聲明。報告書所定之辦法，應悉予接受，而不能加以選擇。且除對方國接受一層以外，並無其他條件。此項報告書由中立國委員會監視之下，正式通知兩關係國家。通知後六日以內，即須停止敵對行動。中立國委員會由阿根廷、智利、秘魯、烏拉圭等國組織，巴西與美國亦將被邀參加。廢除軍備區域，應寬一百公里，亦於中立國委員會監察之下，在十日以內確定之。調解委員會主張中立國委員會(即擔任敵對行為停止之監視及維持者)，在阿根廷京城開會，有所決定時，取決於大多數並享有監察停止 戰爭所必須之 一切物質上方

法。廢除軍備區域，絕與兩國將來邊界無涉。俟敵對行爲停止後，至多一個月以內，即須開會討論邊界問題。除玻利維亞及巴拉圭以外，凡鄰近之國，以及厄瓜多，委內瑞拉等國，均應參加。如一月以後，討論無結果，或仲裁失敗時，此案交由海牙國際法庭判決之。調查委員會通過之報告書，主張以禁止軍火軍械運往交戰國家爲維持停戰之方法。凡調解委員會建議之辦法，另組織顧問委員會，担任監視其執行。調解委員會之二十二國，均包括在內。美國及巴西亦將被邀參加。顧問委員會至遲於本年十二月十二日即當開會云。

報告書將開會討論

日內瓦二十日電，國聯大會於今日下午四時召開非常會議，處理巴玻糾紛事件。主席貝尼斯，是日會場之新聞記者及旁聽席均大有人滿之患，各代表席亦無容地。法外長拉佛爾係初次列席大會。貝尼斯致開會詞各代表發言畢，主席宣告起始巴玻糾紛案之討論。謂解決此問題乃此次非常大會召開之惟一職務。氏力主巴玻戰事須立即制止，如此會議方可進行無據。氏乃向兩交戰國作一懇切之申請，兩國勿得坐失國聯履行和平使命之時機，而使舉世大失所望。墨西哥代表納吉拉本爲巴，玻戰事調查委員會會長，今已被選爲國聯大會非常會主席。氏建議國聯仲裁委會進行工作，至大會閉幕止。大會宣告休會，星期三日開會討論報告書云。

戰勝國拒絕調停

巴西京城二十日路透電，巴拉圭今日答覆國聯，拒絕國聯終止大厦谷戰爭之提議。但建議先從停戰解除武裝與安全計劃着手，然後以和解與公斷解決巴，玻間爭端。雖巴國覆文尚未關閉談判門戶，惟國聯方面前以調查委員會之報告書，定可爲雙方所接受，庶促成早日和平者，今乃大爲失望矣。如玻利維亞接受國聯提議，則玻國將處於顯然有利之地位。蓋國聯報告書雖贊成國聯若干會員國不許軍火運入交戰國之行爲。但主張如交戰國一方接受國聯大會提議，而他方不接受之，則已接受提議之國，可免於軍火接濟之禁止也。

一週大事日記

（東雷）

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起
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二日止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五

▲劉湘抵漢。

▲劉匪軍克復明溪。

▲新任天津市長張廷諤就職。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六

▲劉匪軍克復雩都。

▲孔祥熙宋美齡由青島飛滬。

▲英使賈德幹抵閩。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日

▲英使抵厦門，日使抵青島。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

▲劉湘由漢啓程東下。

▲尼加拉圭副總統抵滬。

▲瑞典公使富爾多曼由日抵滬。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二

▲蔣委員長抵京。

▲劉湘到京。

▲覃振由歐抵滬，此行計六個月，考察四十餘國司法行政。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唐有壬到平。

▲傅作義由井抵綏。

▲日使有吉抵滬。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中央電慰剿匪將士。

▲于右任覃振由滬抵京。

刊誤

采風錄第四十五期第一頁第六行第三字（散原詩）示誤亦

論評選輯

今後之剿匪軍事

陷匪六年而爲所謂「赤都」亦已三年之瑞金，卒於本月十日克復，回溯國共分裂以來之一串歷史，斯眞現代中國之一大事。然朱毛之主力未滅，四川之局未了，則今後之剿匪軍事固尚未有艾也。

溯自民十六國民黨淸共以來，共產黨痛以往之失敗，乃改取積極政策，賀龍葉挺發難之南昌八一暴動失敗後，以所謂游擊戰爭使官軍疲於應付。此時之共黨，殆眞無大志而惟擾亂是騖之土匪行徑。迨後國內屢經變亂，復經民二十之九一八事變，共匪乃抵間蹈隙，駸駸焉有長江流域大半變色之勢。湘鄂豫皖贛遍佈赤氛，長江樞紐之武漢亦陷入包圍。當時某外國記者對武漢孤危情形，曾有「萬頃紅濤一孤舟」之喩。此時共黨躊躇滿志，在其機關刊物，自詡蘇維埃區域已有中國本部四分之一領土。民二十一年初，上海事變即將暴發，國軍方困於對日，共黨認爲進步之機，其中央會議於一月九日遵第三國際之指示，作以下大旨之決議：

（一）中國蘇維埃革命之客觀的情勢，業已成熟；（二）改變以往「不取大都市」之政策，占領政治中心之都市；（三）將各蘇維埃區域打成一片。

此爲共產黨政策之一大改變，自此以往共黨遂眞有問鼎中原之決心矣。關於此種政策之當否，該黨內部屢起紛爭。第三國際會派一印度籍代表名羅明納茲者，來中國視察中共運動。羅明會遍歷各赤區，彼之觀察，適與第三國際相左。歸俄後，在第三國際機關報上發表一篇論文，批評第三國際之指導失當。彼以爲中共所循之路線錯誤，結局將歸失敗。江西之地利，不足爲赤區之根據。彼預料官軍若用修公路建碉堡包圍封鎖穩紮穩打之政策，則中共物資缺乏，火器不足，必爲官軍所敗。彼主張放棄瑞金，西走入蜀，建赤都於四川：依川省之地利及貨資，爲長久計，再循陝甘打通西北路線，與蘇俄打成一片，便大有可爲矣云云。此議未爲第三國際採納。迨蔣委員長自總師干，與匪周旋，積長久之經驗，採用公路碉堡政策，整軍經武，長圍慢打，自去夏以來效乃漸彰。共黨於形勢日漸削蹙之餘，始悟羅明納茲之遠見。因之內部分化，而起所謂「羅明路線」與「國際路線」之爭，幹部分子多有因此爭論而被殺害者。然此特羅明判斷之一部也，及徐向前以一股殘衆西入四川，不數月竟裹脅累萬，川北全境爲之變色，近且擊破川中軍閥，而有主客易位之觀。羅明之言益驗。自此共匪幹部坐困贛閩之間，覺知事不可爲，日圖西竄，惟朱毛尙不無留戀耳。國軍深明此勢，嚴西面之防，使匪不得西竄，而蕭克一股竟於八月杪竄出，今已達於川邊，一度占四川之酉陽，具見昨日本報酉陽航訊，亦可見防匪之難矣。據東報載本月十四日漢口電訊，謂長汀瑞金收復之前，共黨幹部尙有一度爭論。周恩來知大勢之不可抗，主張立即放棄瑞金，退守四川，毛澤東則以數載經營棄於一旦，仍主背城一戰。今既一敗塗地，周恩來尙於該黨臨時會議席上公然指摘毛澤東之責任云。可見此兩種觀點之衝突，迄未全泯也。今贛閩要邑次第收復，共匪數載經營之赤區，瞬即成爲歷史

陳跡；朱毛悄竄，巨憝未除，流竄粵贛湘間之匪衆，是否能追剿肅淸，實為目前剿匪軍事之主要關鍵。蔣委員長現已委任何芸樵為追剿總司令，何氏反赤健者，自必努力以赴事功。朱毛主力若就殲於追剿之際，剿匪軍事即大部成功；若不幸竟遂其入川之願，與徐向前賀龍蕭克之衆合而為一，使羅明納玆卒獲知言之明，則今後之剿匪軍事將加倍棘手矣。

◇ ◇ ◇ ◇ ◇ ◇

劉湘入京與整理川政

（錄十一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十六日到漢後，越日接蔣電令先赴京，昨已成行，即日當達首都。劉氏雖握有四川軍政大權多年，而足跡未嘗出夔門一步。前歲蔣委員長在漢，曾約劉飛漢相見，已定期矣，臨時乃稱病不發，延遲至今，方始實行東下，於四川大局，影響殊大，至可憾也。劉此次出川，迫於事勢，原約赴贛謁蔣，今先贛而京，可知蔣委員長不日必有南京之行，且因劉氏承商之範圍甚廣，並不限於軍事，故令先到首都，與汪院長孔財長等主管各長官會見，使將政治軍事財政，作一通盤研討，一體解決，用意固極周妥也。

按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乃蔣氏近年剿匪奏效之惟一要訣。四川政治之壞，冠絕宇內，蓋軍權萬能，罪惡纍纍，統治階級有二十世紀以上之享受，而人民則不啻被七八世紀之酋長政治所支配，惟其如是，遂致共黨禍川直如水之就下，全局糜爛，惡運方長。夫四川軍人，服務桑梓，責無旁貸，地方危難，至於此極，苟其羞惡未泯，應如何努力自贖，苟或惻隱在抱，更應如何救民水火？劉氏此行，其因內懷愧疚，欲求有以自謝於國人乎？抑仍驕妄自私，欲肆要挾於政府乎？此吾人懷疑難決之一大問題也。

吾人對於川局善後，曾經主張兩大原則，即（一）軍事聽中央之主持，而川軍祇負一部分剿匪責任，（二）政治在中央指導下，責成劉湘整理。關於軍事問題，吾人希望中央能將川軍各部，澈底改編，從新整理。此事劉氏亟應開誠布公，坦率陳明，使中央明瞭川軍實況，俾可通盤規畫，分派任務；中央如認劉氏為忠誠可用，即應假以事權，責以後效，助其在川軍中統一軍令，庶幾將來功過無可爭諉，此類問題，以蔣委員長之長才偉略，自必智珠在握，毋庸吾人贅論。吾人所最注重者，毋寧為政治財政問題。本來川省久為軍人世界，不特政治財政，向為軍權之附屬品，即教育實業，亦隨各軍領袖之意思為興廢。現在剿匪軍事，非可計日結束，則整理川政，自不容長此觀望。查川政敗壞所由來，實因防區割據，軍權把持，現值地方破壞之後，舊日防區，已多變化，如能利用各軍實力削減人人自危之機會，藉中央之威力，承政府之協助，將各軍從新縮編，別訂軍費支給辦法，而收回各區之政權財權，從速組織省政府，樹立全省政治中心，統一省政，一洗從前羣閥分贓對立之醜態，殆為整理川政之第一步驟。抑四川人才，初不弱於他省，祇以近年軍閥當道，不明政治，左右近習，流品複雜，以致自好之士，不屑干進，如能一面裁抑軍權，一面羅致賢士，則幹濟之才，所在多有，健全省府，不難組成。惟丁多年毀壞之後，值軍事尚在進行之時，爬梳救濟，或更急於建設創造，故省府機構縱令不必完全，而中心要之必須建立，此吾人所望於劉氏與中央商定者也，此其一。二十年來川省對於中央，多處不即不離狀態，謂其立異乎？則通電之擁戴，政令之響應，代表之周旋，雖親信同志，無以過也。謂其忠實乎？則反政府方面，隨時皆有四川代表奔走結納，或以文電示同情，或以金錢達誠悃，要以預防政局變動，保持割據地位為惟一之鵠。此等卑劣行為，害地方害國家，罪惡至大。現在國家為對外故急需統一，而政府之鞏固與有力，又為從前所未有。劉湘果有統一川局改造川政之抱負與希望，首應對中樞現狀與國家需要，有明確之認識，誠心誠意，服從中央，稟命政府，以圖川局之安定，川期促進剿匪軍事之成功，此吾人所望於劉氏與中央之切實合作者也，此其二。劉氏在川，以善能運用公債政策著

名，因防地皆富庶之區，故於金庫券糧稅契券等之發行，易於得手，然其左右參與樞要掌司財政者之假公濟私投機操縱，固已罪惡昭著，聞者髮指。憶前年劉氏請發善後公債二千萬，經旅外川人反對，曾有人爲之聯曰：『善者無如之何，公婆都有理。後來更不得了，債賬逼死人。』此言雖諧，正以見川人對彼搜括政策之深惡而痛絕。近據重慶電訊，劉氏此次東下，意欲要求中央許其發行公債七千萬，並將從前歷次所發債券等等，一律請由政府承認。吾人以爲整理川政，當然需要鉅欵，中央於此，自宜加以考慮，惟川省財政，向不公開，中央從無過問之權，何能遽負認可之責？至於以前各項債券，公私混淆，官商勾結，更是一篇糊塗賬，中央如何可以一律承認？凡此種種，情形皆極複雜，政府在川局辦法未商定前，自不應輕於代人受過，此吾人所望劉氏與中央應從長商討者也，此其三。以上三端，皆爲整理川政之要點，竊望政府權衡在握，有以善用之以告慰於喁喁望治之川民也。

（錄十一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英國態度與遠東大局

英美日三國海軍談判，其結果雖難懸揣，而目前形勢則極明瞭，即：日本要求平等權，美國主張維持華盛頓海約舊狀，英國介於兩者之間，無顯明主張；美日既立於相對地位，故英國乃能舉足輕重，袒美則日絀，袒日則美詘，大勢然也。關於英國態度之評騭，本報日前曾有『英國遠東政策之煩悶』一文，茲更從中國立場上一論英國態度對於海會及遠東大局之影響。

自倫敦談判舉行以來，英日同盟復活之疑雲即佈滿國際晴空。世人關於此問題之揣測，疑似不一，看重英美關係及英國一部殖民地（如坎拿大及南非）之態度者，則以英國不致背美聯日；側重遠東局勢者，則以英日有妥協可能。吾人以爲此兩種觀察皆不背於事實，皆有其可能，亦正英國所徘徊之歧路也。

所謂英日同盟復活，只是抄襲歷史名詞，設有其事，亦絕非以往攻守同盟之再約，當爲一種妥協或默契。此在運用名詞上所應辨明者。吾人以爲若從中國立場上觀察此問題，固願樂觀的看重英美關係，但尤應重視遠東大勢之推移。迴溯以往英日同盟之歷史，一九〇二年之第一次同盟，英國係欲以英日同盟對抗俄法同盟；及日俄戰後，帝俄已不足爲英國在遠東之威脅，惟尚懼其侵略中亞及印度，且俄法同盟消滅後，德國崛起，歐洲大局失去均勢，故一九〇五年之第二次同盟特爲印度作一安全保障，同時爲一九〇七年英日俄法對德聯合陣線樹一始基；至一九一一年之第三次同盟，在英國方面大體仍爲東安印度西抗德國。迨歐戰之後，俄德均覆，美國握全世界之經濟霸權，英國無論經濟上或安全上均須得美國之好意，日本乃如秋扇見捐，華盛頓一席會議，便將英日同盟廢棄，而有五國海軍公約，四國太平洋公約及九國遠東公約之產生，此支配近十年來國際大勢之總關鍵也。及一九三一年之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揮其魔手，將華盛頓會議以來之國際關係擊破，九國遠東公約已爲撕碎，日本脫退國聯，太平洋之委任統治地既失法律根據，故四國太平洋公約亦因而動搖，五國海軍公約適於今年屆通告修改或廢棄之期，日本安得不一氣呵下，而要求海軍平等乎？綜合此一串歷史，以觀察現在世界大勢，美國聲光已不如前，遠東方面則多一虎兕出柙之日本。此時之英國，爲其利害打算，固不願與美國棄好，但亦不願修怨於日本　。與美棄好，背於經濟大勢，坎拿大南非等殖民地尤所不肯；與日修怨，則遠東利益動搖，印度危殆，尤懼蘇俄之威脅。故爲英國設想，最好能不傷美國舊好，而又能敷衍日本　。觀英國在海軍談判中之曖昧態度無非欲做到此境地。奈世事每難兩全，立於中間者尤難左右討好　。日本既堅持其平等要求，美國亦宣布絕不承受，設竟僵持下去，英國究將何所左右？此爲問題之重心。依國際現勢觀察，英國需助於美國者，已不若戰後之切，畏日之心理轉甚於前。吾人若判斷英日同

盟在精神上是否有復活可能，除因對美國關係而樂觀其不可能外，尤應注重英國所焦慮之遠東問題。英國對日初結盟好時，係爲防俄及獲得印度之安全，現在此兩問題均又儼然存在。英國保守派向視蘇俄爲眼中釘，而認日本爲防止遠東赤化之保鏢者。最近英國一部人士故作承認僞國之鼓吹，蓋在其心目中，以爲儘可放棄門戶開放政策，只須日本將英國一起關在中國門內，在日本霸權下分得一杯羹，因而消極的維持遠東貿易，放心赤色恐怖，博得印度安全，同時相當減少日本在英殖民地中之商業競爭。此種心理，支配英國政策之力量甚大，不可忽視。試觀英國在海軍談判中所表現之態度，迄今爲止，並未反對日本之平等要求，且在原則上贊助之。再綜合英國赴「滿」視察團之敷衍日本，以及一部學者之縱論放棄國聯決議之不承認原則，均覺其非無因而至。循此以觀，英國對此海軍談判之政策，似在籠絡日本，更以此出柙之虎恫嚇美國，使之讓步。美國自斯蒂生不承認主義備遭奚落而未得到英國之有力贊助後，對日態度已不若前此之強硬，自爲盟主之九國公約被日本撕碎而無可奈何，即就海軍競爭言，目前的力量既不能屈日，從造艦工業之效率上看，若作自由競爭，在短期內亦無超過日本之可能。設在此現狀下，美國或竟勉抑遠圖，接受五．五．四或更超越此比率之妥協案，斯固日本之勝利，亦英國不大傷美國舊好而又能敷衍日本之騎墻政策之成功也。此種局面設竟出現，即不啻美國在精神上承認日本之東亞門羅主義，九國遠東公約宣布死刑，美國至少暫時退出遠東，放棄中國問題。在此局面之下，不特我之東北萬劫不復，整個之中國亦均墜入日本囊中矣。因有此種可能，故吾人願提醒一般國人，勿太看重英美關係，而樂觀的認爲英日無妥協可能；同時更願提醒政府，莫對海軍談判純作壁上觀，而宜知所戒備及努力！至於此種局面是否即爲英國之利益，吾人當另爲文以論之。　（錄十一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薩爾問題之檢討

按凡爾賽和約中關於薩爾問題之條欵，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發生效力。依據條文規定，滿十五年後，薩爾流域人民得表示志願：(一)維持現行制度，(二)與法國合併，(三)與德國合併。至明年一月十日，十五年之期限即將屆滿，國聯行政院因於本年六月規定明年一月十三日爲薩爾人民總投票之期，及今計之，薩爾人民決定其命運之期，已不在遠。此不僅薩爾本身之問題，亦不僅法德兩國間之問題，實爲關係歐洲全局之一大事件，其重要性殆不亞於現在倫敦商談中之海軍問題。設法德兩國於今後兩三月中胥能保持理智，抑制情感，一方尊重薩爾人民之自由表示，一方信賴國際聯盟之持平處理，則問題之解決，或不甚難，非然者，將使多事之歐洲更陷於杌隉不安之境。爰特敘述本問題之各方面情勢，以供關心世界政治者之參考。

按薩爾流域，面積約爲一千八百平方啓羅密達，位於亞爾薩斯勞蘭之東北。據史籍所載，自第九世紀末葉以來，即與日耳曼民族有深切之關係，其後且爲德國之一部，當法國革命以前，本爲侯國，後爲路易十四佔領，建薩爾省。不久法軍撤退，改建公國。嗣公國解散，其地乃分隸於普魯士，巴威倫兩邦。一八六六年論傳普魯士願割讓薩爾於法國，而期普奧戰爭時法國嚴守中立，薩爾人民曾發表宣言，申述其忠於德意志之立場，不願改隸他國。歐戰以前人口總數約爲七十八萬人，其中天主教徒佔五分之三以上，故歷屆地方議會選舉，隸屬中央黨之議員恒佔絕對多數，並以該地擁有極富之煤礦，丁壯率多從事礦工生活，因之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在議會中亦佔相當勢力，此爲薩爾流域歷史之大略。

大戰以後，德國爲賠償法國北部煤礦之損毀，遂依和約規定，將薩爾流域煤礦全部連同獨占之開採權讓與法國，該區域內之政治，則委託於代表國聯之行政委員會處理。該委員等由國聯行政院選派，共爲五人，其中

一為德國人，一為非法國人而籍隸薩爾流域者，餘三人則為法德兩國以外國籍不同之三國人民。委員任期一年，並得連任。行政委員會會長亦由國聯行政院就委員中選派，負責執行政務。和約實行後，對薩爾流域原有之法庭仍予維持，而另由行政委員會在薩爾魯玆組織高等民刑法庭一所，為其上訴機關，俾與萊布齊之德國最高法院脫離關係。薩爾流域人民在行政委員會監督之下，仍保持其地方議會，凡年滿二十歲者，不分性別皆有選舉地方議會議員之權。議會組織，大體上與戰前無甚差異，議員仍為三十人，惟職權則縮小限度，僅有建議權，而無立法權與質問權。和約規定「在薩爾流域領土內法國貨幣之流通毫不加以禁止或限制」，惟自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起僅以法國法郎為唯一之通用貨幣。又自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起關卡稅吏只限法人充任，同時薩爾流域即成為法國關稅同盟之一員。行政委員會並制定藍白黑三色橫條之旗幟，以為薩爾流域之「區徽」。此為薩爾現行制度之梗概。

明年一月投票之主旨，已如上述，分為三點，（一）如國聯考量投票之結果，決定薩爾流域「全部或一部」維持現行制度，則德國須將國聯視為必要之主權放棄，而由國聯「施行合宜辦法」，以適應所確定採用之制度。（二）若決定以其「全部或一部」與法國合併，德國須將該區域內之一切權利及所有權讓與法國。（三）反之，如決定其「全部或一部」與德國合併，則國聯將指定該區域內之治權，使德國重行恢復。國聯採取第三辦法時，法國在薩爾流域內之礦產所有權，並應由德國以金幣支付之價值全部贖回。此項價值由專家三人審核，而以多數決定之。專家中德法兩國各派一人，另由國聯於籍隸德法兩國者外選派一人。關於價值之支付，如自到期之日起德國於一年以後不能清償，則賠償委員會應依國聯訓令辦理，遇必要時，可將該礦清理。此為薩爾問題解決之途徑。

吾人明乎上述之三端，乃可進而探討薩爾問題之歸趣。查薩爾流域於大戰以後，人口變動極大，一方有德籍人民之離境他徙，與德國反政府派份子之逋逃入境，一方有法國礦工稅吏公務員等之遷入居住，故最近人口總數增至八十二萬七千餘人，就籍隸法德兩國之比例言之，約為一與六之比。依此推測，則明年一月投票之結果，縱令法籍人民及德國反政府派份子一致主張維持現行制度或與法國合併，其主張與德國合併者仍有佔絕對多數，而獲得勝利之可能性，此種趨勢殆為國聯與法國兩方面所承認，觀於審核煤礦價值及商討德國贖回手續之三人委員會最近會在羅馬開始談判之事實，可以知之。原定二十一日舉行之國聯行政院會議，因法國專家對於償付礦價及其償付方法與德國意見不一，因而延期。故困難問題正多。惟和約第三部第四段附款條文中有「全部或一部」之規定，則異日是否將依投票結果而決定應與德國為部分的合併，果爾則此項部分的合併之面積，又顯為一種問題，是則投票縱有相當結果，執行仍易發生糾紛，必如何乃可持平解決，勢須國聯與法德兩國三方皆能以善意了此公案，否則薩爾問題，終將為歐陸和平之累也。（錄十一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匪區之追擊與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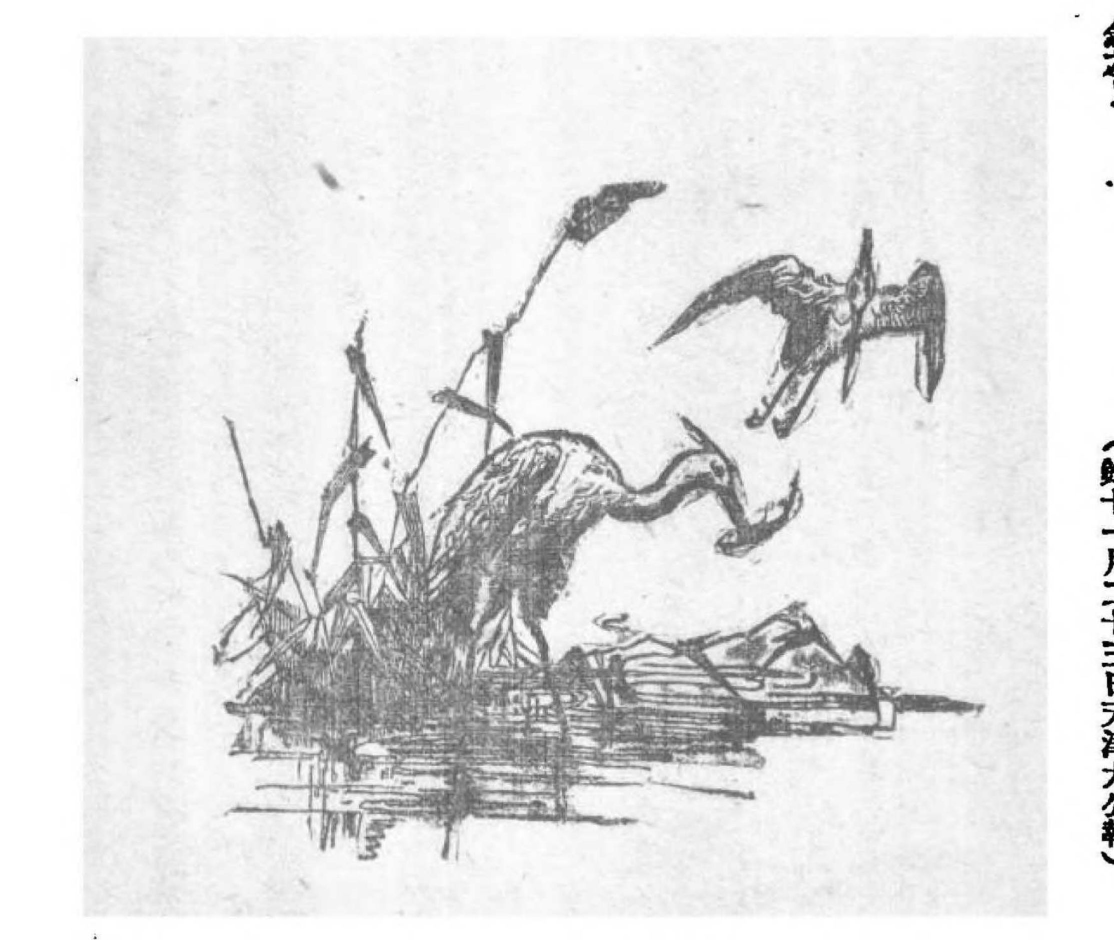
近來剿匪工作，已集中於追擊與清理。追擊方面，重心在於湖南；清理之事，則江西福建，均在積極進行之中，而江西匪化最深之寧都，石城，興國，瑞金，雩都，會昌六縣，行將劃為特區治理，尤徵當軸重視清理工作不在追擊軍事之下，吾人於此，願更貢獻所見，或可供萬一之參考。

查贛匪之終必突圍西竄，早在識者意計之中。本年六月，何鍵特作廣州之游，最大任務，即為晤商粵桂軍事領袖，預籌贛匪脫圍後共同堵截之方略，此係一公開秘密，至今儘可覆按。自八月蕭克股匪，突出贛南，轉西以進湘南，間道入黔，卒抵川黔邊境，達到其會合賀龍之目的。世人因是對於湘粵軍之能否截擊共匪主力竄往湘川，重懷疑問。迨十月下旬，贛

匪主力，逐漸由贛縣上游，出南路軍防地之信豐，南康，大庾等處，進陷崇義，十一月一日復竄達湘邊汝城，經湘軍迎擊，幸未得逞，乃又回竄粵邊，繞道以入湘之宜章臨武而據之。窺其意殆欲經郴州耒陽寶慶武岡，突出湘西，以入川黔，幸而國軍兵力甚厚，宜章臨武，先後經湘粵各部隊收復。本月十六七日李宗仁白崇禧復赴湘桂邊布置防務，預料此次贛匪主力，不易循蕭克故道，遠走黔川，然而所可慮者，國軍現皆以全力布防於湘南，而蕭賀合股以後，雖一度進陷四川之酉陽，隨即棄去，移師湘西，突入永順，其地距辰沅僅二百數十里，故昨日外訊，湘西外國教士，已奉有警戒命令，準備避難；抑賀龍之於湘西，縱橫出入，不計次數，現在合蕭賀之力，固不難走慈庸以窺常德，威脅長沙，脫曰不然，頓兵湘西，亦足以為贛匪西竄之先導，此非杞人之憂，地利與人事，固在在可慮也。吾人猶憶蕭匪脫圍以後，國軍尾追，捷報迭至，結果則蕭賀卒合，損失綦微，即最近進陷四川酉陽，亦屬川軍放棄。據聞匪軍未到酉城前數日，駐軍田部將駐酉一營撤去，並將酉陽民練，亦復調往秀山龍潭一帶，幸另一部隊之旅長達某聞警馳援，蕭賀乃倉皇退出，而田部竟貪功誑報，克復酉陽，實則眞相恰得其反，駐軍如此，匪禍焉得不烈？以此為例，則湘西陳渠珍之惟知養兵害民，無力剿匪，又正與不肖川軍異曲同工。吾人回溯賀龍近年在湘西各屬，幾出幾進之經過，即不啻為鐵的事實之說明。政府今日對於剿匪之追擊，如僅知側重湘南，粵桂兩省如僅求送匪出境，則湘西之賀蕭，得地利人事之便，足以破壞政府追擊計劃，蓋充分有其可能性，竊願政府宜速為之計也。

關於收復匪區之清理工作，重要與追剿相等，而困難則更過之，蓋追剿之事，祇須計劃周密，各軍合作，將士用命，行動敏速，則打擊脫出根據地而方在崩潰中之匪軍，究較容易，至於清理匪區，則土共之搜捕，災民之救濟，秩序之恢復，思想之糾正，在在需欵，事事缺人，實較用兵作戰，艱苦不止倍蓰。吾人試觀鄂豫皖邊區，平定已歷多時，而清理迄未就緒，方在用兵期間，民在倒懸，人心振奮，工作易於猛進，政令不難推行，一旦完全收復，則工作難免不由緊張而鬆懈，人心難免不由希望而缺望，加以土共種子，播在民間，錯誤思想，牢不可破，善後辦法稍有失當，則求全之毀，失望之聲，立可傳遍民間，重為政府之累。吾人因是主張，對於收復匪區，概宜特別治理，不僅閩贛如此，即收復數年之豫鄂皖匪區，亦宜重加清理，或就山川險要，另劃省區，或按地方情形，直隸南昌行營指導，要之非多用幹練人才許令便宜行事，同時於財政特予補助，則清理工作，斷難有濟，且亦無以對收復匪區之百戰將士也，願當軸其深念之！

（錄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九日豁蒙樓登高未赴分得有字　映庵

自我居海濱又歷十重九樓高地卑下登陟意每負念
君值勝日命嘯多吟友書來道佳會分均及衰朽因憶
卅年前臺城屢攜酒江山入殘夢拂拭吾何有榜楹出
杜句當日南皮叟豈眞豁蒙藪齗齗在戶牖憑高覩吾
輩成敗莫假手衆中孟參軍識者今誰某

重游金焦薄暮始登北固　秋岳

多景樓頭看落日江山意態淸秋出象山躑躅圖山拱
汎汎風帆自超忽斷崖只擁焦山靑北望濛濛雲水一
金山低首向城市中洽磐陀久相失江心兩點今孑然
何只浪淘惜人物再來焦山何所覩水齧崩崖竹旁逸
鷹窠咫尺儕告語摩厲晴空甚剽疾我生安得逐高舉
底事勞形役家室君看岸北漲沙痕且晚茲巖須見奪

讓衡案題移居圖率賦應敎　山腴

我昔曾賦移居者桐城方彜爲我寫御溝春水綠粼粼
絕似新家孟城下（予有西河移居圖方鶴齋所畫堯生及成都諸公皆有題句）後來
近住百梅亭霜柑襍糅垂黃靑簾外市聲能遠客窗前
花影正橫經狂飈忽捲燒天赤萬仞鐵叢樹矛戟翻然
避地作南游五噫自是吳門客杯酒相逢喜故人白頭
於我分踰親頗羨詩名滿湖海誰憐書劍尙風塵十年
蹤跡燕臺久花擔春明能忘否牛腰幾束走東南要我
題詩鈐卷首兩家故事一新圖圖裏心情郤自殊隆福
寺邊精舍在花行西畔小園蕪人生終是家居好北窻
南船送人老山薑屋角看花殘東野詩懷借車了華陽
故國左綿津待種桃花共避秦君留暫飽冰絲鱠我去
先尋雉尾蓴（蜀中無蓴惟綿竹出雉尾蓴也）

山腴以詩留別自疊均送其行　石遺

小聚旋離悵有餘知君非不戀南都此生再見期難卜

賤字。何。年。聽。更。呼。（君詩有此別何年更見君句）上峽。一。船。待。西。笑。到

門。萬。里。報。東。吳。惱人。杜。宇。催。歸。急。未敢。留。行。唱。鷓。鴣。

簡陳弢庵先生　子言

八六。蒼髯。勝。務。觀當年。京邸。未追。歡。世途。閱盡。朝朝。變。

楚語。吟成。字字。安。獨以。沖襟。延壽。相長承。別業。瞻漁。竿。

飯生。甫耄。方爲。少。手折。黃花。寄。佐。餐。

重九日秋岳纕蘅釋堪諸君邀集豁蒙樓因事未往纕蘅代拈傳韻亦無以應昨日休沐偶得登臨遂成長句　季新

欄楯。參差。帶。暮烟。寺樓。重過。已。經年。悠悠。虎踞。龍蟠。地。

黯黯。鴻來。燕去。天。獨立。蒼茫。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賢。

未黃。木葉。蕭疎。甚。要把。秋聲。處處。傳。

題默君鏁院寫經圖　拔可

善禱。能教。筆有。神。心香。無數。待飄。茵。還從。官燭。風簾。夜。

自現。長齋。繡佛。身。識定。豈煩。相可否。才難。猶費。一逡巡。

眼中。管衛。眞餘事。認取。靈山。窈窕。因。

佩秋新自閩來招集厲樓作重九　放園

一角。危樓。共賞。秋。喜聞。楚客。話。閩州。登高。選地。還多。事。

雅集。逢辰。足。散愁。今日。西風。誰落。帽。吾儕。華髮。各盈。頭。

酒醒。忽憶。雞鳴。寺。尙欠。曹郞。約未。酬。（是日纕蘅函約雞鳴寺登高未赴）

廬山歸來陳季侃贈詩次均戲答　前溪

重訪。匡君。第幾。回。白雲。還住。亂山。隈。方疑。無地。逃秦。禍。

更望。何人。用楚。材。投老。不妨。隨所。遇。相知。肯信。自爲。媒。

閉門。覓句。陳無。己。慢遣。新詩。迓客。來。

行田　疑盦

林薄。忽已。變。謝秋。將涉。冬。巖空。斂巖。氣。眞淨。透。溪容。紅

奪。楓孤。出。靑黏。竹數。重。旱田。餘晚。穉。扶杖。憺相。從。

耕餘。田雀。喜。飲啄。意閒。閒。愛此。瀠洄。水。仍依。摺疊。山。日

斜。明。柏渚。雲小。護松。關。地僻。忘兵。警。懽生。牧豎。顏。

雨夜宿臨川靑蓮山　什公

嘉祐。萬言。書宛。在。熙寧。相業。亦巋。然。許身。縱與。臯夔。等。

何似。空山。聽雨。眠。

蝶戀花　（甲戌九日雞鳴寺登高未與得樹字）　次公

山外。斜陽。城外。樹。六代。繁華。一水。東流。去。只有。黃雞。啼。

不。住。十三。樓畔。朝還。暮。佳節。登臨。題好。句。千里。相思。

可惜。無風。雨。籬菊。淩霜。楓葉。舞。有人。知我。平安。否。

南嶽游記（一）

藏園老人

衡山之名、著在經典、始於尙書、周禮職方氏曰、南嶽之鎭曰衡、注謂分當翼軫、光輔紫宸、鈐五氣之根、鈞五靈之德、上別注生之宿、下符長育之功、稱物平施、謂之衡山、山海經載、衡山周旋二千里、一名岣嶁山、其上多靑雘、鳥多鸜鵒、太平寰宇記曰、衡山一名岣嶁山、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南嶽記曰、南嶽衡山、本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軫宿、銓德鈞物、故稱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威神堂堂、陰映峩峩、是以宅藪神靈、寶守仙羅、號爲南嶽、其山盤繞八百里、上如車蓋、及衡軛之形、星經又稱爲壽嶽、因衡山舊屬長沙、一星在軫中、主壽長、子孫昌、故也、在昔軒轅、以灊霍二山爲之副、至漢武南巡、以衡山遙遠、道隔江漢、乃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灊山、亦承軒轅爲副之義、隋開皇九年、詔定衡山爲南嶽、是衡山之雄霸南州、含靈蘊異、固數千載於茲矣、顧終以遠阻三湘、巡游罕居、故登覽紀述之文、傳者絕尠、六朝以來、宋有徐靈期之南嶽記、齊有宗居士之衡山記、（據章宗源經籍志考證定爲宗測所撰、宋乃誤字也、）其書久佚、惟於唐宋類書、及地志中、采輯遺文、差存梗概、今日所傳、以唐道士李冲昭南嶽小志爲最古、而總勝錄次之、至如謌詩所傳、肇於魏晉、劉楨陸機庾闡諸人、至少陵之望嶽、韓子之開雲、而其勝異始名於世、論述之作、實始桓玄、其詩序所云、仰瞻翠標、邈爾天際、身淩太淸、獨交霞景、託懷高邁、足冠羣公、洎唐則太白昌黎、方外贈言、乃特隆稱美、聲

華益著、降至有宋、南軒唱酬之集、石湖驂鸞之記、咸能模山范水、風流文采、照曜一時、迄於元明以來、祭告之使節、官吏之郵程、游寓逸人之杖屨、莫不轉湘水以盡九面之奇、望雲日以躋三峯之峻、軒裳既盛、篇詠遂弘、稽之志乘、凡瞻嶽記遊之作、得三十餘家、顧其間多流連光景之詞、而於攷證舊聞、演述故蹟、或猶多所挂漏、李次青有言、嶽之勝在七十二峯、非絕人事、裹糧作數月游、不能窮其勝、余入山五日、涉獵難周、雖手按圖經、隨方考覽、而引導既無勝侶、故事多就淪堙、時欲搜討其源、諏詢其故、而志乘有闕、見聞多疏、輒臨文而自沮、顧遠方知好、馳書見索、同游侶伴、復加諈諉、且游秦登華、既有前徵、茲行遠涉江湘、幸符夙願、勢難嘿爾、負此嘉游、爰就先後所經、逐日排比、更披尋羣籍、聊助參稽、其他靈棲邃景、未遑躬歷者、亦復旁羅廣索、約述一二、非敢騁奇侈博、聊備後來游賞者、持此為探索之資云爾、

甲戌四月初六日、發自北平、同行者貴陽邢君蟄人、吳興徐君森玉、為余生平游山之侶、頻歲田盤上方大勞百花諸山、咸聯鑣同行、雅相契合、比者二君咸有所事、羈牽不得遠出、然幸能解紛除障、奮志相從、良足感也、浴佛日車達漢臯、翊晨渡江、易湘鄂車而行、夜抵長沙、訪詢游衡途徑、再宿而後定、十一日晨、買車出瀏陽門、八十七里過湘潭、壯縣也、城周六里、臨湘水左岸、帆檣輻集、樓閣參差、緜亘殆十餘里、宛然一幅江城圖畫、城外山寺晚鐘、雨湖烟柳、稱為清景、惜未停車一訪、至下攝司、渡湘水、亭午抵衡嶽市、自長沙至此、為程約二百四十里、入祝聖寺午膳、易筍輿、穿嶽廟東川門而出、渡接龍橋、志言元以識文有朱明字、乃於朱明

峯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及高帝龍興、實應其識、此與始皇鑿秦淮事、若出一轍、按管大勛碑記、言嘉靖壬午、以震位方虛、納劉大司徒之請、使知縣車鳴鑾、運河土以塡後龍、使新澗右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於橋、隄甫成而皇子生、此亦接龍之奇驗也、過橋即迻參亭、未詳其義、劉繼莊云、舊有朱明亭、凡游觀者、均宴樂於此、意即是耶、自亭左轉、即新築大道、舒平寬廣、可騎可步、沿駕鶴靑岑雙峯而上、右横巨澗、琤樅有聲、少進、澗流漸盛、如懸珠縚、如轉玉軸、詢之則爲絡絲潭也、瀑短而肥、數尺或盈丈必一折、層累遞轉而下、愈轉愈怒、流銀鋪練、幻爲異觀、劉繼莊謂、潭當華岳嶺之右、飛流數道、穿諸嶺而來、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渟則其色紺碧、一過擊搏、衝破水面、噴濺而起、乃如絲如雪、如躍治之銀、且水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漩爲螺文、當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霜、驟爲石碎、千條萬縷而下、皆如蛛絲、重重漩澓、潭乃如一大車輪、運轉乎下、而瀑諸嶺之水、抽爲銀絲以下洩、不知化始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機軸、軋軋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爲誰氏、可謂善於體物矣、此文刻甚精透、非躬歷者不知其工、後人雖窮思巧繪、亦無以加、故撮述於此、澗腹有趙澗二字、鐫畫古健、又石基枰一方、皆不審何時所刻、舊有梵仙亭久圮、石上猶題其名、自潭而西、路徑稍平夷、然石益奇秀森列、仰視亦帝香爐兩峯、昂藏湧出於天表、舊路經雲梯嶺、亦名千層磴、仄徑縈紆、緣道摩崖題鍥、多有可觀、今新道避險別出、恐沓蘚自此長封矣、稍上出寶勝寺側、過玉版橋、跨磵如長虹、此爲新搆、舊橋在其下數十步、橋下巨

石、如渴猊伏犀、怪偉百出、壽澗水自紫蓋峰奔匯而下、與石相角、聲勢殊壯、前爲報信亭、署大地一亭榜、破門和尙所書、玉版或曰御班、言以宋徽宗莅此得名、道君未嘗南狩、不足辨也、立橋頭回望、嶽廟在咫尺、湘流明滅、羣峯起伏、如神龍盤糾、首尾鱗爪、隱見不測、爲徘徊久之、再上爲送子殿、見舊路傍澗延緣而上、林谷蒨幽、泉聲淸壯、遂下輿步行、耳目流玩、引人入勝、半途雨作、飛步至伴雲庵、巖扉寂然、呼僧不應、爲之悵惘、歷級百許得小村、人家三五、臨崖架屋、門巷雞犬、熙熙殆若仙源、塵踪偶駐、使人動潛耕之想、（余舊有潛耕草堂榜爲宋珏所書因取以自號懸之西峯別墅）斗上里許、出長林中、與大道合、再轉抵半山亭焉、半山亭舊名省心亭、其傍爲玄都觀、亭已久頹、今正依址重築、觀中有精舍數楹、乃省府助金所建、觀主唐道士次虞、居嶽市三元宮、此間屬高君瓶庵、爲之管攝、其人故士族、喜文雅、善言談、且嫻丹靑、客至則居處飮食襆被輿從之須、咸爲檢料周至、或手自烹調以餉客、頗有烟霞洞金復三之風、新屋題爲半山居、軒楹爽塏、几案明淨、開窗引望、碧幛靑松、景趣淸逸、可以避世紛、逭炎暑、於此間得少佳趣、觀前長松百十株、連岡被嶺、或奮起於絕澗、或挂根於懸巖、極蟠奇竦特之觀、俯瞰湘流、宛曲委地、若縈帶然、初發時仰視爲岧嶤霄際者、至此乃近接履舄、諸峯環峙、右有天柱、左有紫蓋、而煙霞擲鉢金簡、張屏於後、祝融則高入雲中、渺不可見、余初欲就此暫息、向夕直指上封、乃抵觀俄頃、山風送雨、凛若深秋、急御重棉、膚猶起粟、偶出引杖巖唇、縱目四顧、雲嵐往來、陰晴倏變、與人言度南天門以上、雲寒風厲、視下方尤烈、斷非來客所可强支、遂決計投止、已而夕陽

穿漏、長虹忽現、五色圓輪、懸天而下、直飲澗底、奇情壯采、夙所未經、然以夕颷猛扇、不敢久留、夜風定寒生、擁衾酣睡、觀中游侶、有吉安賈客四人、述及江西共匪、狂氛迄未稍殺、家破人亡、僅以身免、其殘酷橫暴之狀、令人耳不忍聞、

十二日、八時興、朝旭滿窗、羣情欣悅、九時有半啓行、題名於石柱、幷寫楹聯贈觀主及高君、出觀右轉、循澗而北、往觀龍舒橋、復至麻姑橋、再前爲觀音橋、以迂遠不及至、澗下有觀音庵、庵有張正甫撰唐觀音大師碑、爲僧懷讓作、聞有湘鄉曾氏老嫗靜修於此、憶昔年游百花山、在蓮花峯之南寺、有女冠曾氏、年七十餘、從游者多名門士女、馬通伯亦從而問道、意其斯人歟、折回、仍由玄都觀後升山、里許至紫竹林、累石蓋茅、塵俗紛雜、汚穢不可駐足、舊傳山中叢竹自成羣落、夾道十里不絕、今則荒榛敗礫、一竿不存矣、上里許至鄴侯書堂、石室五楹、近歲新搆、舊傳李泌讀書於此、其子爲隨州刺史時、乃於烟霞峯下、建端居室、有鄴侯手書極高明三字、劖諸石上、遍覓不得、明李天麟就遺址建明道山房、乾隆中、知縣德貴、置義學於山房下、因有書院之名、余周歷前後、窮搜古刻、祇得端居室煨芋宮兩石額、類近代人書、室中樹光緒十四年陳治重修碑記、十八年李宗蓮儷體記、各一石、石柱有賓君聯語、云三萬軸書卷無存、入室尙思名宰相、九千丈雲山如故、端居猶認古烟霞、頗爲典雅可誦、其他遺蹟、渺不復存、亂石荒山、孤立無鄰、覽之氣索、當日藏書三萬籤、或長錮於山巖古洞中矣、後有洞名懶殘巖、不及訪、聞般若寺距此二里許、爲懷讓大師成道處、寺左有常在庵、庵左爲觀河林、破門和

尙故居、皆爲茂林修竹淸泉白石之區、訪之輿人、遙指在東峯下、謂祇餘殘址耳、再上爲鐵佛寺、小坐題名、里許丹霞寺、唐代古刹、開山祖師、即名丹霞山人、其禪偈有因七見一見一忘七之語、又名七一遺址、是前於六一居士矣、寺前爲五岳殿、左、側有小徑通猴子巖、巖下有兜率寺、元明時宗風極盛、今夷爲民居、僅存石刻寺牓、又里許湘南寺、唐智通禪師天然住此、旁有貫道泉、裂石而出、淸冷異常、湛甘泉謂泉旁有奇草、葉如紫鳳之形、云山紫蘇、與世產迥別、劉繼莊言巨石峭壁、鐫大觀二字、趙研所書、下有隱身巖、昔懶殘以指畫石曰、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余書徧湘南寺、郤向山中老定林、今則屋宇荒穢、守僧蠢如鹿豕、詢以石刻遺蹟、瞠目不知所對、歎息而去、又上二里許、至南天門、土人謂之橫嶺、時値午未間、而氣候頓凉、俗謂自半山亭至南天門爲一天、信然、嶺上爲祖師殿、守僧不知所往、惟一江湖術士居之、此嶺爲全山之脊、崛嵂緜延、橫亙東西、自嶽廟起、峯巒層疊、負勢爭高、向北趨赴、至嶺乃盡、而祝融一峯、復由嶺北特起、巍然雄尊、是橫嶺一線、筦陰陽之樞紐、凡游嶽者、必至此乃能窺見祝融、實由此高嶺爲之障蔽也、由嶺西行、可通火廠老塔址諸處、由嶺而東、可至講經臺毘盧洞諸處、下嶺而北、則上封寺大道也、嶺頭縱眺良久、循大道北行、過飛來船故址、志言道旁舊有大石、長數十丈、篷桅篙櫓、無不逼肖、嵌空駕兩石上、昂首聳尾、儼然萬斛之艘、凌雲御風以行、而斬維於此者、淸初有吾蜀僧、於石下構屋、金息齋題爲筏庵、劉繼莊言破門和尙、亦嘗結茅於其上、能詩善書、書法爲湖南第一、順治七年彭禹峯來游、與師把臂入

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頭上頭顱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震碎、禹峯之文、遂爲之讖、聞山僧云、是日午後、見有野狐曝石上、忽紫雲下垂、雷聲大作而狐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摧船去、疑以擊狐之故、驚起蟄龍、翌日南天門道人、拾得雷楔一、長五寸、闊一寸六分、亦云異矣、今過其地、則亂石凌錯、無復船形、不足流覽、輿人言嶺下有小徑、可至講經臺、右轉沿巖百十步、一巨石跱道右、平廣數丈、相傳爲梁惠海禪師說法處、上鐫壽嶽二字、大徑五六尺、題宋徽宗書、氣勢雄厚、決不類道君書、且署款尤謬、其妄不足辨、然亦明以前所爲也、明顧璘鐫山中天上四字、華玉於嘉靖丁酉、以楚撫謁嶽登山、度飛來船、觀壽嶽、踏雪登祝融峯、其摩崖當在此行、石下有深龕、上劖皇帝巖三字、志言南嶽巖洞、自紀公巖淨明巖外、以此爲最、然以余觀之、則幽暗湫狹、未見其勝也、北壁鐫活埋二字、其下小字數行、不盡可識、自此折回、經獨覺門故址、聞昔時中隔一壍、頗爲深峭、今移土塡壍、築爲馳道、可以夷猶平度、旁亦有仄徑、六七里可通毘盧洞廣濟寺、有林巒幽美之觀、上行數折、仰視巖前、巨石巋然、雄踞而回其首、神概威猛、酷肖狻猊、知即爲獅子巖、有人新建石亭、牓署百獸率舞、此言憶爲六朝時諧說、但尙有歇後語耳、巖下小井、名獅子泉、覆以小龕、有游人方於此焚香拜祝、再上左轉爲古高臺寺、羅念庵遇楚石上人處、山上有圓通閣、已燬、道旁有望月臺、舊址尙存、入寺一覽、厪存敗屋數楹、惟臨巖老松十數株、虬結盤拏、枝幹奇崛、爲念庵先生手植、松下有長沙曹孟其撰碑一通、又同治七年衡山令麗水李作丙念菴松

碑記一通，西爲觀音巖，巖石崩裂，橫斜支拄，中空成穴，曲折相通，外洞供降龍尊者，內洞祀送子觀音，亦名玄明洞，或題作烟霞洞，黃九煙題爲降龍巖，湛甘泉記，言於望月臺題名，於玄明洞題詩，今皆不可見，巖前有泉，自上封寺虎跑泉流出，清冷成韻，自下南天門，緣塹升岡五六里，道中所見，渴澗童山，荒寂殊甚，至此忽見巨石留雲，飛泉瀉玉，古松三五，橫拏倒植於削崖懸磴之間，杜鵑紅紫霏微，與幽草野花相錯，艷如錦綺，游人至此，頓開麗矚，顧華玉謂奇峭之狀，爲山中最勝，信然，折回上山，又里許入上封寺，寺倚平巒而構，前有橫岡障之，故託地雖高迴，而自南天門以北，緣崖上升，咸不之見，迄石級度盡，始覩高閣，已近在咫尺矣，舊爲光天觀，道書稱爲先天壇福地，有司天霍王廟，隋大業中始易爲寺，局勢平舒，規制閎闊，光緒時曾忠襄募金重修，西樓三楹，昨歲發官帑新構，爽塏明潔，帷帳一新，用以延賓，余輩即下榻其上，巡覽內外一周，別院構架方始，聞將大啓宏規矣，原有空林閣，宋胡寅所建，今已爲鐘樓，鐵佛四尊，明嘉靖時所鑄，題識頗多，遍訪古碣，咸已無存，寺旁有敲冰破凍千古奇游八字，（文耕記中，曾及此語，唐仲冕記，乃言在丹霞寺，）筆勢遒古，姓氏久佚，余意或張南軒所題，南軒於乾道丁亥十一月戊寅，登祝融峯，宿穹林閣，記言正風雪擊窗，石磴冰結，或發興奮筆，用記壯游也，寺後古樹葱蘢，連岡被壠，榦不盈丈，而拳曲虬盤，逸態橫生，有樹方滿著白花，大若玉蘭，清芬散溢，不識其名，清泉出於巖竇，涓涓不絕，流入香積厨中，謂之虎跑，別有太陽泉，出祝融北崖下，鑿石爲梘，長里許，迻入寺中，相傳唐時一老女所修，因名老女梘，泉出峯頂，世所稀聞，

隨筆

凌霄一士

「曾文正公日記」影印行世之前，有湘潭王啓原所編「求闕齋日記鈔」印行，係就日記原文分問學，省克，治道，軍謀，倫理，文藝，鑒賞，品藻，頤養，遊覽十類鈔輯，摘擷編次，具有條理，亦頗便閱者。且有印影本中作空白而見於「類鈔」之處。戊辰（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記有云：「閱張清恪之子張懿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大約興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謝余致賻儀之信，則別字甚多，字跡惡劣不堪，大抵門客爲之，主人全未寓目。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黃，而喪事潦草如此，殊爲可歎。蓋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姪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既以面諭紀澤，又詳記之於此。」此節中之「周中堂之子文翁」「周少君」，影印本均作空白，不觀「類鈔」，不知所言爲誰何矣。「周中堂」蓋指大學士周祖培，祖培卒於丁卯（同治六年）也。曾國藩日記中，罕對人訶責之詞，此特借以訓誡子姪，遂不覺詞氣之峻激，本恉固不在周氏耳。「類

鈔」列諸倫理類，亦以此；可與其「家書」「家訓」中訓誡諸語合看。「欲禁子姪之驕」句之「姪」字，「類鈔」誤作「弟」。（手頭之「類鈔」，係著「上海朝記書莊印行」「上海中華書局承印」之本。）

李慈銘嘗授讀周祖培家，祖培相待頗厚，有愛士之雅。祖培之卒，慈銘丁卯五月二十五日日記云：『秦鏡珊來，言新見邸鈔，商城相國于四月間薨逝，官其子文令主事，蔭一孫舉人。相國容容保位，無它可稱，而淸愼自持，終不失爲君子。其於鄙人，亦不足稱知己，然三年設醴，久而益敬，且時時稱道其文章，頗以國器相期；常謂其門下士曰：「汝輩甲科高第，然學問不能及李君十一。」予甲子京兆落解，爲之歎惜累日。是亦可感者矣。追念平生，爲之黯慘。』時居母憂在籍也。慈銘性狷傲，不肯輕許達官以知己，而如所云，蓋亦未嘗無知己之感焉。

癸亥（同治二年）五月，慈銘以捐班郎中籤分戶部。到部未幾，奉派稽核堂印差，深以爲苦，辭而未果。其是年日記中道及此事者，如六月初三日云：『得署中司務廳知會，予派稽核堂印。向例滿漢各八員，須日日進署。生最畏暑，近日炎歊尤酷，支離病甚，又無一錢可名，乃正用此時持事來，殆非人力所能致者也。』初四日云：『晨入署，詣司務廳，託其以病代告堂官，改免此差，不可得。……作片致方子望，託其轉致首領司，代辭此事。……晡後偶從芝翁談及署中事，大被嗤笑，蓋深以予求免差爲不然也。御前仗馬，被錦勒，繫黃韁，方蹀躞得志，聞山麋野猿羈紲呼號聲，固無不色然駭者。然芝翁之於予，自非惡意，且謂我能讀書而不能作官，尤爲切中予病。』祖培「能讀書不能作官」之語，對慈銘自是定評。又慈銘是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記有云：『東坡云：「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此論誠爲名

言，然慕與畏猶有不同。慕于功名勢位，誠爲安耳；若宮室妻妾飲食之慕，則臨時固尙可樂也。畏則雖極至礎斧鼎鑊，爾時若實已無法可免，當亦心死，不復覺可畏矣。以予自論，平生所慕者書，所畏者事。書自性命所系，一日不得此書，一日不能不慕。若言所畏，家居時或明日有小事，必須出門，先日方寸即覺兀臬。今年到官後，更畏派差使。比雖四月不入署，然日惴惴恐書吏送知會來。以此類推，此心安得有一刻自在處。東坡謂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趁夢，四者猶有仿彿。誠可笑也。嗚呼！人生有幾許寒暑，乃盡爲此幻境消磨；吾心有幾許精神，乃禁得此細事膠擾。以後當痛定此心。如近日所最畏者，戶部請當月，天壇派陪祀耳。彼進牢戶戍絕域者，歲不知幾千人，何況入衙署宿郊壇乎？遇虎豹陷盜賊者，歲不知幾萬人，何況接同僚對吏役乎？』慕書，畏事，自道良然，蓋始終如是，故久官郎曹，而平日幾絕跡於署門，斯亦所謂能讀書不能作官耳。

統觀慈銘日記，固多窮愁之語，而讀書之樂，時時可見。此種淸福，正自難得。

關於文字者，慈銘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記，述代祖培撰輓袁甲三聯事云：『前日商城屬撰漕帥袁端敏輓聯。予始撰云：「盡瘁在江淮，身去功成，千載猶思羊太傅。哀榮備彝冊，子先母老，九原遺恨李臨淮。」上聯謂端敏移疾後，以苗練復叛，奉詔辦團，旋卒于防所，今苗逆已平也；下聯謂端敏太夫人猶在堂也。芝翁謂：「佳則佳矣，然太華，請更易之。」因改譔云：「名揚臺府，功在江淮，更喜能軍傳令嗣」「史炳丹靑，廟崇俎豆，只憐臨奠有高堂。」芝翁大喜曰：「此眞字字親切，不特端敏一生包括，並其家世及身後優崇之典，事事都到，情致纏綿，固非君不辦此也。」因激賞不已。予所譔先後之優劣，識者自能辨之。特記于此，以示爲貴人作文字之法。』亦頗有致。

杏山草堂詩話（八）

曾嘯宇

淮陽郝韶景先生。字華齡。號蓉塘。以道光壬午舉於鄉。自後踪跡所經。歷吳，齊，晉，燕，趙，幽，幷。凡川岳之流峙。星霜之遷移。草木之變化。風氣之淳漓。世態之炎涼。人物之邪正。戚友之升沉聚散。骨肉之哀樂死生。有感於心。輒寓於詩。所著有養鶴堂詩集。暨日知錄若干卷。詩雖刊於同治丙寅。但流傳絕少。茲在河南圖書館井館長偉生座中。見一某氏藏本。謹摘錄數章。願與海內學者繹讀之。過黃粱觀盧生睡像云。勞勞車馬出長安。滿路西風八月寒。偶到蓬萊仙境裏。醒時權作醉時看。人間何處不丹邱。到此仙翁作小留。世上麒麟原有閣。底須苦向夢中求。遙望西山一點青。盧生祠傍呂仙亭。想因夢好重尋去。再熟黃粱喚不醒。此三絕，可與願與先生借枕頭之句。巽曲同工。將之皖江，道固陵，邀李紅樵同往未果，賦此留別云。德門高傍鳳城開。桂露蘭風絕點埃。繞宅靜聽流水去。推窗遙見好山來。暫教南郭几堪隱。不信東坡心已灰。百尺樓高人第一。從知勝地屬仙才。年來漂泊似沙鷗。又向參城偶滯留。恨別杜陵常作客。思家王粲獨登樓。未知宇內誰青眼。聞道交情期白頭。自笑勞勞緣底事。無邊空海盡浮漚。每向青銅照舊容。飛鴻踏雪擬行踪。因緣須問三生石。夢覺那煩午夜鐘。到眼山川成楚越。關心韓孟屬雲龍。故人故態君知否。我道君狂更勝儂。遙山隱隱水茫茫。獨對南風憶故鄉。半畝荒園勞遠夢。一年佳節又端陽。我聞愛日歸心急。君奉慈雲樂事長。漫道此身無著處。天邊孤鶴也昂藏。大觀亭云，勝絕風光入望遙。何人到此恨能消。布帆幾日歸三峽。漢水同來送六朝。龍虎戰爭經歲月。江山寥落話漁樵。亭邊留得忠魂在。灑酒臨空賦大招。（自註，亭畔有元余忠宣公墓。）余忠宣墓云，獨障江淮恃此身。睢陽以後更何人。盟心早擲頭顱去。報國甘將石矢親。宰樹陰陰凝碧血。荒壕夜夜閃青燐。七年戰守千秋恨。淸水塘邊草又新。（自註，公名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元末守皖七年。身經百戰。城破合家殉難。公殉於淸水塘。）又浮山拜左忠毅公墓古風一什。尤蒼涼豪邁。詩云，先生之風高於山。山勢巖巖猶能攀。先生之節堅於石。石骨棱棱尚可劈。浮山之石堅且高。上有孤墳凌碧霄。忠魂毅魄棲絕頂。摩空老鶴松爲巢。憶昔魏閹盜國柄。盡驅東林歸西曹。一時宵小爭趨附。譬如一犬吠人羣犬嗥。天鑒點將錄初成。太阿倒置勢縱橫。日月無光天地閉。一木誰支大厦傾。先生故居臨天塹。以身許國本素念。微臣願斬佞人頭。天子不賜尚方劍。詔予廷杖殊慘絕。干將莫邪竟缺折。爲向丹扆剖赤心。遂教青山埋碧血。先生死矣二百年。墓門封樹尚依然。聖朝褒忠賜祠蔭。樵牧有禁登山顚。遙望峯頭松萬株。干霄插漢老不枯。四山雲起風怒號。中有雙鶴淸而臞。松濤鶴唳聽不斷。終古浩氣滿太虛。（自註，先生葬處名松鶴庵。）身騎箕尾游碧落。定有鸞凰爲前驅。衣鉢能傳史閣部。梅花嶺下魂歸無。項城王詵桂，謂先生之爲詩。由芬芳悱惻之懷。發沉雄悲壯之辭。斂才於法。縱法於情。數語是眞知蓉塘之爲詩者。固始李春園題辭云。風帆吳越幽燕。地北天南路幾千。好水好山看不盡。一齊收拾入吟箋。波漾簾紋起草挑。司勳風骨灑夫豪。傾心片刻延陵坐。已識元龍意氣高。奈何風雨誤芳春。才子情深即恨人。我亦窮愁潦倒者。蓬門剩有苦吟身。碧翁有意礪豪英。賭酒評花養性情。怪底中年多挫折。青萍慣作不平鳴。蓉塘於書無所不讀。宣究古今。神解獨超。其氣宇昂藏。有野鶴古松盤雲搖風之槪。性通脫。家無擔石儲。以朋友爲性命。其爲學尤長于論史。數千年治亂興亡。如指諸掌。殆博聞好學之君子歟。先生自傳。謂賦性迂拙。與人言必盡。遇人有急。輒從井救之不遑自愛惜。嗚呼，此李春園詩句稱爲司勳風骨灑夫豪者也。未及知命。竟以鬱鬱隕。可傷已。

怨聲載道

靜生

三天的火車，七天的輪船，十三天的山路，把人疲乏得要命，早就打起主意，一到家不管三七二十一，且好好的睡兩天的覺，再說別的；但是，那裏由得你，四年多未回來了，一進門，二三十口人圍攏來，呼哥叫弟，問長問短的，亂得不開交，我坐都沒得坐，搖頭擺頸，答東聽西的整整鬧了一個時辰，才算清平下去。自己也覺高興，數十日的疲勞，被這家鄉空氣洗得乾乾淨淨。好容易睡了一覺。第二天才刷粉亮，就被弟弟叫醒了。「快點起來，吃甜漿粉去，哥哥；油辣子，泡菜，都預備好了。」聽得甜漿粉三字，磕睡早跑了，慌忙下床。剛到六點鐘，我兩弟兄已坐在中橋上袁家粉館裏了。這粉館的掌灶兼掌櫃的袁大嫂是出名的話婆子，一看到我就說「噫，秀么毛，稀恒，稀恒。聽說昨天才回來的，今天也起這樣早，要趕考嗎！——這邊來，這邊來，這邊桌子乾淨點。毛二，你讓讓么先生們。」我也隨便應酬她幾句。這一段街，是從前最熱鬧也是最髒的地方，但今天看來與從前大是兩樣，什麼狗屎，猪屎，破罐，石子，菜頭，竹片，一概沒有了，很清潔。尤其可怪的，是漲甜漿的灶門前，也不有三兩成的叫化子了。我忍不住問袁大嫂，這是怎麼回事。她見問不勝怨恨似的說：「你還問哩，沒有把人氣死！一條街好像是他家的香火樣，一天叫些吃空飯的人來打掃得乾乾淨淨的，一點東西不準人往街上丟，害得人為點爛物件還要拿着往城外跑。一些叫化子他也容不下，全數捉起去，害得我傳火打水都要自己動手。曉那裏跑來這種瘟雞種提起他就叫人火冒。」我問：「你，他他他的，鬧這一陣，他究是指誰？」「縣太爺，還有誰。說於市面不好看，妨害公安。我活了四十幾歲，從沒聽過這些屁話。又拿些沒處用的錢來辦一個貧民習藝社，也不問人願不願意，只要是花子就捉了去。辦他媽的肚子殼吟，沒見過這樣瘟官。」我不留心滑出一句「這還不好嗎？」「好？好多的笑話，只有。你才轉來不知道，你慢慢的打聽吧。」粉館人多我不好再問，慌把粉吃了就走。

下午出門看親友。朱大叔距我家很近，首先就到他家。隔老遠，亮堂堂的東西就把我眼睛逼住了，紅漆門上，好兩面黑底金字的對聯：「乾坤春色，」「富貴人家。」上面的匾寫的是「一覽衆

山小。」朱大叔看見我很高興，招呼我到烟舖上去擺龍門陣。「小梅，喊太太叫高國上街去包點糖食來，說秀么爺來了。」朱大叔吩咐了丫頭，隨卽把打好的一口烟一口氣抽完，擺起身來對我說：「托福，氣魄還好，還能一口到肚。」神氣很高興，我還沒有想好回答的話，他忽然臉一沈說：「提起就叫人生氣，你看，你往年走我這里來，糖食果品，三盤兩盞的拿出來就是，自從這位金父台到任以來，我什麽事都不願管了，鄉下來走動的人也就一天少一天，所以要吃點糖食還得拿錢出去買，眞是笑話。老么，你才回來不曉得，這位父台來這里才年多些，不知鬧了多少花脚烏龜！就如吧：上三屯，王團首，是出名的銀子陀陀，你是曉得的，他不輕易進城，進一次城從縣長起以至差頭，都要進些油水，紳士些的禮物那是不用說了。像別的縣長，多半吃烟，卽令自己還沒有學會，也有招待客人的烟舖，王團首去會的時候，銀子洋錢籠在長衣袖裏，隨便自放在被窩底下就完了。這位金父台自己不會，也不招待人，王團首去會他，他把人招待在客廳裏吃茶。你想，大人大面的王團首那能當面交銀子給縣長，他就趁人不留心把東西放在匟牀上的墊子下。在送客的時候，嚇呀，說起來，眞要把人腸子笑斷！金父台說：『王區長，不忙走，你的東西掉下了等我與你拿來。』這一來，把各色人等都怔着了。他拿着東西來還說：『你眞大意，一根金釧，兩封洋錢放下，都會忘記。』弄得王區長滿臉酣紅，接不是走不是。班頭王福才說：『這是王區長孝敬大老爺的』。他還罵王福『胡說！』終歸把黃森森的手觸，白亮亮的洋錢，給王區長帶回來了。王區長還以爲東西少了，把縣長得罪了，慌找人去說情，願意再加三百塊，哈哈，哈哈，哈，眞是豈有此理，你才想不到呢，他說：「淨成什麽，無故要送我錢，快不用說吧，你們還要這樣胡鬧，我要不認人了。」倒把說情的人些觸了一鼻子的灰，第二天他請王區長吃飯，王區長只得懸心吊膽的去，他在席上對王區長說：『我是來與人民辦事的，一月公家給我不少的薪金，那里能要你們送我呢，你回去好好辦事，我就很歡喜，你儘管放心回去好好辦事。』這不是千古奇聞！我看他這樣不蹦不醋的，就懶得在衙門裏來往了。」我除點頭嘆惜，無話敢說。還是由他說了一些別的事，就告辭出來。又走別家去。

第三天，就承西門黃老爺請吃午飯。這位老爺，也算我的長輩。在廣東做過好幾任縣知事，在這縣城里自然是「打屁都吹得起火燃」的大人物了。那天一共有兩桌人，連主帶客二十一個，都是所謂本縣「時下人」。吃喝了一

陣，我同邊坐 的一位 前財務局長簡白龍，笑向坐在下席的一位，因爲抽烟的本領大，外號烟龍的闊大少爺說：「今天也不有衙門裏的人！活活的要把他幾王子的腸子銹斷。」烟龍正夾着一個魚腦袋吸腦髓吃，未及回答。首席的方老太爺就說：「還要請他呢！我們天天有份的酒席都等他把我們弄掉了。」這我一點不懂，就問「怎麼樣呢？」他說：「老么，你那里知道，自從北伐成功，我們就代表民意 ，組織一個鄉老評理會，在武顯廟，無論街鄉的人，有甚爭端，就先到我們這里來，我們與他評理說和，免得爲一點小事就往衙門裏跑，待我們說不下，再打官司。凡說理的兩造，合起請我們吃席酒，這在四鄉已有陳規；老么，你曉得，像我們這幾個人還圖他們那點酒吃嗎？不過借此有個起落罷了。不想這個木瓜，——哦，怕你還不曉得意思吧？木瓜，是城裏的人些給金縣長起的渾名，是說他裝酸，酸得像木瓜一樣。他說地方父老出來與人民說理也可以，只是不應當吃說理酒，叫人民多花錢。我們自然不好反對得，就聽他的話。他一個初任官兒，那懂得這些事的三昧，現在評理會的牌子還掛在武顯廟門上，可是鬼也不有去的了。」老太爺說了這一串名論，急喊拿茶來，馬三老爺又接着說：「是叶，我們縣裏只要有一點好事，他就要破壞，我眞要想說他是反革命，……」他還未說完，只聽得一個大而沙的聲音吼起來了：「這東西，實在鬼得很，我自從做孝廉以來，在縣衙門裏不知吃了多少次席，每次縣長下馬，不到十天，就要請客聯絡感情這個東西，到任一年了，我還沒嘗到他一滴油！這樣作官法，只有光手來光手去，老實話，『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做官秘訣都不知，還做什麼官喲。」這人是我們這地方出名的大胖子，渾名東岳天子，姓錢，有一點貢格的人，都叫錢五爺，是大毛包一個。烟龍說：「五爺，那傢伙倒有些酸硬，王區長送上門的湯他也不喝呢。」「小安，你年輕人，那里曉得。你以爲他，眞不愛銅嗎 ？ 還不知懷些什麼鬼胎。大約是等候什麼機會到了；大大的抓一網呢。「沒有不吃屎的狗。」我見的知縣官兒多了，不過他這樣對我們是不行的，白糖水得一個喝一口。到我們這里來，還想打過我們幾個的五台山嗎？做夢。」烟龍受敎訓了，想借人報仇！說：「五爺，說話留神點，那一桌就有三個知縣官呢。」「哈哈，這有什麼呢，他們在家鄉還搶骨頭啃呢。」這說得兩桌的人全笑了。把兩桌的說笑打成一片了。黃老爺說：「五大人，少磨點牙吧。我倒想啃你的腦蓋骨呢。」「我有鬮狗夾夾，你來！」哈，哈，哈，大家又笑起來。另一位縣知事說：「那麼，五大人

天天有狗卵子吃了，難怪那麽胖。」哈，哈，哈。「那里是些老爺，簡直是些瘟息。」老太爺忍着一口氣說。「我還有件正經事要和你們說，不要鬧了。」哈，哈，哈，還是笑。烟龍忙參一句，「我們聽老太爺說吧。」笑止住了，老太爺說：「我打聽得縣長的老太太冬月十二生，我想我們有好幾年沒有看大戲了，就借這故意去同縣長說，我們要給老太太辦壽，請班子來唱戲，我看木瓜雖酸，不會連他老太太的事也不顧。只要他一鬆口，我們急發簿子到四鄉去一派，不十天就有錢了，再出省去請班子，二十天也可辦到了，什麽都火速的進行，要弄得他欲阻不能的，自然，還得讓我這老臉去先開口 。你們看如何？」「對，好得很！」異口同音。

晚上月亮很大，我走門口來看月亮玩，住在斜對門的班頭，我們平常喊做餓不飽的過來同我說話，我問他近來事法如何，他說：「還好 ，還沒有餓死。」我問他是什麽意思，他說：「說起來話長 ，難道你還沒有聽見人說過嗎？我們這碗飯從前是好的，自從這位金縣長一來，這碗飯就不好吃了。他下馬第一張票給米占標 ，是七里壩的案子。老米是我們這一行的大腦袋，有錢有勢的角色，他想討新縣長的好，就送了一百元的堂錢去，縣長把錢接了，就升堂叫傳米占標，老米傳到還沒有報完到，就喊抓下打，打了兩百屁股才說：『每一案的堂規定的是三吊錢，你拿一百元來做什麽？還有，收發處你不交，爲什麽要交我？眼見得你這東西不是好貨，把班革了。我已打聽好了，這錢是你自己的，你既送來了，也不交還你，我用來辦公益事，爲你這吸人血的奴才減罪。』這眞活活把我們嚇死了。那個見過這種縣長呢？後來他把四鄉的路調查得清清楚楚的，每有案子，他照路的遠近寫定差盤，多要一個錢的，調查出就要殺。你看，這要命不？么爺，幾百吃衙門飯的人還活得了嗎？我們就大家呈一個公稟上去，請他多寫點差錢，說明養家活口的苦衷。好快，頭一天公稟上去，第二天早上就升堂傳全班上去，他帶來的四十幾個親兵，槍上刺刀上着，排在公案前，我們個個魂都嚇跑了。他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幾百懶狗要吃，十幾萬鄉下人要不要過活？你們這一羣那個不抽鴉片，那個不是害過人的！我早就想安排你們，你們既先來了，這很好。他于是親自下來選了二十幾個年青，體力也較壯的，把其餘的全革了。我亦還上了，那時他問我叫什麽名字，我一時嚇滑口了說，『他們叫我餵不飽，』他笑笑說：『這名字叫得很好，倒是你們的總名。可是呀，以後要知飽足才行呀。從此，么爺，不有餓死就好了，還說什麽！他的精神也眞好，人犯一提到，馬上就審，從前住打官司的人的店子，現在都關門了。鄉下人像他的

老祖公一樣，他給他們算得周到極了，鄉、「鄉下人天天都是要做活路的，若叫他們多在街上一天 ，慌了一天工不算，還要倒花錢，所以做長官的人，就是不貪汚，只要偷一分懶就是增鄉人萬分苦。』說是他的老祖公，不過吧？聽說他還要滅人呢！」我說：「像這樣做下去， 眞了不得」。他高興極了， 以爲得我的同情了，急說：「是呀，了不得，了不得！」

第四天吃了早飯，十弟要我同他到林禾灣看桂花。林禾灣，爲濡城名勝之一，一匹小山堡上，百十株雜色合抱大的桂花樹。山後是重重疊疊的大山，栢樹參天。因爲離城只有七八里路，林木雜茂，沒有一個野獸；鳥類可多極了，一天到晚唧唧喳喳的沒有一刻清靜。山腳下，就是濡水，無數的水田依着這條大河蜿蜒向東北拖去。景緻非常美妙。我們到山下時，已是兩點鐘了，田裏打谷的農夫工作正甜。在陽光下爭艷着的紅一團，白一團，黃一團的桂花，早呈現在眼前了。香風把人全身兜着。四年多未得此受用了，這陣我如喝了茅台酒樣的心蕩神怡 ，把做哥哥的派頭全忘了，高興得亂跳，亂叫。十弟說：「還是那樣！」「爲什麼要兩樣呢？」於是，我唱我還記得的山歌：「風吹桂花十里香，小妹房裏等情郎，心想與妹帶枝去，你狗惡人多路又長。」十弟也唱：「太陽照上釣魚台，情哥執竿正開懷，楊柳拂水驚魚去，情妹要魚那得來。」接着對面山上有人唱：「鋤頭常伴鐮刀走，唱歌要有相和人，我今唱首來和你，我們一唱一答作友人。」我說：「惹出禍來了， 快不用回他， 又記不得幾首。——走，走。」十弟說：「哥，你看——那邊大金桂樹下，是誰鋪了晒簟在打花，我們走那裏去吧。」我們一趟跑去，見一人手執竹竿正在打。竿子到處，沙的一聲，綠葉黃花春雨般汪汪墜落。我不禁叫「妙！」十弟頑皮，早跳到晒簟上去亂舞起來，手抓，嘴咬。花葉在他身上亂擂。陽光從搖擺的樹枝縫裏一抖一抖的晒到他身上，可愛極了。「噫，噫，噫！十少爺，十少爺，把花踐了！」這粗聲把我從忘形的情狀裏喚醒轉來，急叫「老十快出來，不要踐了別人的花。」我走到樹下抬頭一看，原來是開碾房的張大哥。「呵！秀么爺，我還說是那個。那陣回家的？我常走府上去，老太爺常念你呢。」他一面說，一面就下樹來了。「老張，不用下來吧，誤了你的活路。我才回來四天呢」。「不要緊。我也要息一會。幾年不見，擺擺龍門陣」。我們就坐在兩磴石頭上說話。十弟早爬上樹去了。「你怎麼有工夫來打花，碾房不要招拂嗎？」「呵！你還說。有碾房，誰還來打花賣。被怪東西消了！」「今年又漲過大水，出

過蛟嗎？」「不是，不是，我說的是金縣長，你會過吧？不是東西得很。這是我們鄉下人叫他的渾名。么爺，說起來，叫人又好氣又好笑，不怕你跑過大地方，怕也沒有見過這種官：開天闢地我們這條河就是這樣，他偏偏說些沒聽見過的話，說河床淺了，四面是山，所以常鬧水災，要修河，他這不是多管閒事嗎？鬧水災，淹不着縣衙門！冲了田，冲不了你的糧銀；荒年餓不死你縣官，起初，人都說他是說着玩的，那曉得他硬做起來了。還說他有個鬼科長，是個那樣工程師。請了幾十個石匠，叫些散工，把犯人些全放了出來，好幾百人，動手把河邊的碾子全消了。他說碾房在河中砌牆攔水，是河底填高的最大原因，有的是小溪溝，不必定要在大河邊修碾房。河裏的沙子嘍，砲放起來的石頭嘍，就用來砌河岸，在岸上又栽上一些楊柳，你看，那兩大條新士色的河岸，就是他做的。」他用火鐮在火石上打燃了火草，按在烟上把烟燃上咂了兩口才又說：「修河岸是佔地方的，有地在河邊的人都反對。他說：『不修河岸年年被水冲多的都去了。』這多不是話喲！水淹，淹大家呀，修河只是河邊的田主吃虧呀。你沒有看見，修河的時候，他天天穿起短打扮來監工，活像個吃糧的，那里像個父母官，惹得四鄉的人都來看他。老人些都說『這回死也甘心了，沒見過的希奇事也見過了。』一個官還同石匠，犯人，說這樣，問那樣的呢，你說奇怪不？」他說完，嘆口氣，又打火抽烟。我只得點點頭，烟子一縷縷的從他嘴裏出來，臉上也漸漸回復了平常色彩。烟吸完，吐了一口痰，又精神抖抖的上樹工作去了。我們打了幾枝花，各樹下站站，才下山來，這時農人們已三三兩兩的在回家了。

我們緩步行來，到離城二里遠，叫青草坪的地方，見一個老和尚站在草坪裏仰首看雲。十弟說：「唐和尚已吃了晚飯，下山走動來了。」我說：「不用驚動他。」但走近時，他已先看見了，喊：「么毛，果真回來了，前天聽得人說，還不信呢。走累了，來草地上坐坐去。」我只得過去。大家坐下說了些不必說而又非說不可的話後，就從山景說起，說到天氣，又說時勢，他嘆世道不好，我說：「只有你們出家人自在，山門一閉，官威不到，盜賊不來，金剛……」他才聽到這里，一點「阿彌陀佛」的樣子都不見了，好像比我的火氣還盛些，很煩惱似的，急說：「好好，你不用往下說了，而今世道變了，連我們和尚也過不了清靜日子了！你不曉得，自從這位金縣長到任以來，濡城真是天翻地覆。他到此不過一個月，就把各廟的欵子提了三分一去辦學堂，你曉得，我這廟一二百和尚，四五十用人，來往的客又多，修房置器的一年要多少錢，一共就那幾千担穀。我請了好些紳

士老爺去說情，他說：『這些懶豬，吃了飯睡，睡不着了嚷，什麼事也不做，一個個胖圈了，拿他們這一點用不完的錢來辦學校，還過分嗎？』還說了好些不入耳的話。阿彌陀佛，眞是罪過！不想菩薩也有受難的時候，從先，我們大雄寶殿的長命燈，每天要上五斤油，現在只三斤了。我們服侍菩薩的，樣樣只憑天。這些混世魔王，總有一天要被天收的。」老和尚說至此，眼睛都空了，那樣子，惘然而又空虛。倒底有點和尚行徑，隔了一會，起身用長袖把衣一拂，悠然的說：「請吧，閑了來廟上玩，我們再長談。」

雖然到家了四天，在家裏都談的是些家事，沒有一點空隙可說別的。我這幾天耳朵裏塞滿了「金縣長」這三個字，早就要問三哥而未得使，今天是再忍不住了。晚飯後我走到三哥屋子裏去，深怕人提起什麼事來說，脚一踏進屋就問他：「三哥，金縣長究竟怎麼樣？不論誰，提起他就罵，我的耳朵塞滿了。」三哥說：「虧你還用問呢！金縣長怎麼樣？就是他們罵的那麼樣。那末，他是怎麼樣的人，你還不知道嗎？還要問？我不知道你這幾年在做些什麼！」我很難堪的笑一笑，表示「我知道，」他又說：「你新從外面回來，住不久又要走了，只可聽，一句什麼話也不可說，記着。」三哥今天的態度很鄭重，完全是一個哥哥在教訓弟弟。從這幾句奇怪的，表面上不露誰是誰不是的話裏，我才覺到三哥處境之難，這地方鬼氣之重。更驚異金縣長能在這地方做出這樣的成績。到末是兩弟兄相視笑笑，各人心裏明白。

聽人喊「表叔來了。」我們就到客房裏來。表哥是從鄉下來，我叫人打水來給他洗臉。我問他是專誠看我，還是有別的事情。他說「本是來看你的，但帶的有張契紙來「印契」，不敢說專了。」我說「又是一件麻煩事了。」他這時正放帕子下盆去要洗臉，聽說，也不洗臉，兩手浸在水裏，就揚起頭來向我說：「你眞是新回來。一點不麻煩，這個縣長怪得很，不管誰，不用請人，自己拿去，馬上就印好，交了錢就拿回來。」「這倒好。」「難說！難得一點。我告訴你吧：他三月間到東區去灣鄉，自然先到我們場上，區長前三天就忙起，那天殺一隻羊子，一個肥豬，十幾隻鷄，幾隻鴨子，打鑼叫來兩三千人接他，在場口外站了半里路，刀刀槍槍的好不熱鬧。到午飯時，先打發進城去探信的人回來報說來了，來了！大家一看，那邊來十多個人，一匹馬。區長問「這是打前站的吧？」探子說，「不，騎馬的就是縣長。」區長還不信。因為往回慣別的縣長下鄉，都是百多人，旗風號號的，人夫轎馬天都震了，那里像這個樣子。但是走攏一看，果眞是縣長，區長忙接上去。拍拍拍的千把條槍放了又放，把他接進場來。縣長穿着短衣，

面前吊起四個口袋，活活是個戲台上的武打生，背地里把人腸都笑斷了。哈哈哈。」三哥笑說「水冷了！你洗完，再說。」他說：「不要緊。招待他在區長家裏。在吃茶的時候區長叫：把東西抬來。下面就抬上四個茶盆去，一個盆裏放一包紅紙封好的糖，全放在大桌上。區長說：『這是我們場上的人民送來與縣長接風的。鄉下沒有好東西，只買得幾斤白糖，送給縣長打水吃。這不過是我們一點敬奉的心。』他點點頭，也不說什麼，就走到桌子邊去伸手在糖包上一揑，揑不動；拿，也拿不起來；他撕開一個孔看，白亮亮的洋錢放出光來了。他揚起頭笑笑。一屋子的人些，也忍不住笑了。他歸座嘆了一口氣說：『我是來清鄉，怕你們有什麼艱難，我不知道，來調查個仔細，好幫你們想法解除，要照這樣，不是來清鄉，倒是來擾鄉了！這樣的清鄉法，只要三次，你們的地皮都要被我清走了。你快拏去，如數還他們。我是來濡城作官，不是來作強盜，我是來給你們辦事的，不是來吃你們的血的。你們剛才無故爲我放那麼多炮，也是不應當的，火藥是錢買的，你們要想討我的好，面子上都做出高興，歡迎的樣子，其實槍響時不知有多少顆心在跳痛。兩三千人擱下一天的工夫來接我，你們這損失多大！是人人眞心願意的嗎？我告訴你們，我吃飯有飯錢，住房有房錢， 這些都有公家開消， 與你們無關。我亦不怪你們各位辦事人；這是以往的地方官的罪惡！可是呀！你們以後得認眞辦事呀！若再有什麼，我就不認人了呀！快把錢還他們。叫他們快回家。』罵得區長低頭無語。只得把自己私下哽的幾百元嘔出來，一起還與各「花戶」（即鄉戶）。你看，這够多酸！」三哥看我一眼，對他說：「水冷了，換換吧。」他說：「不用，不用，要吃口茶。提起這縣長的笑話，叫人飯都不想吃。」我對三哥說：「這位金先生在濡城一般人看來，不知是個什麼鬼東西！我同人說話，總是說不上十句，就要扯出他來，而且都說得如表哥這樣興奮 ，眞有意思。」三哥釘我一眼，我慌默着。

照例每次回家 ，是要人人拜候到的。第五天，家事已理得有個眉目，長輩些已拜望完了，就去會這久耳大名的金縣長。兩人倒也談得好玩。我才知他也在北平讀過書。三十來歲的一個青年。他問我：「貴處人叫我木瓜，你知道嗎？」我說：「知道，只是怕木瓜擱久了減淡了酸味。」「呵！你也這樣說？放心！」於是我們在大笑中分手。

我離家的前夕，聽說有幾位老爺要上省去告他，十大罪狀中，有一條就是那天在黃老爺家聽得的「反革命」。但，據說他的臂膀很硬，濡城的正紳父老們是奈何不了他的。

我在家不到十天鄰省的戰事就爆發了。同時本省也快開火了。怕將來路上不好走，哥們就催我又離家北來了。現離家已到一年，每次家信，都說的是些家庭瑣事，未敢提到別的，不知「木瓜」的政績，又如何？鄉土情深 ，懷念不置。

抗戰（二）

——「生命線下」第一聲——

含沙

「我兄弟就叫郝金剛，」大漢子自己表白後，一隻手拍在瘦子的肩頭上，「他叫羅魚鰍，還沒有請教兩位老兄是………………」

睜睜的眼光向着他們一掃，趙得勝伸出大指拇反轉去指着魏克，「這位是魏克魏校長，很有些學識，又是個好人！」那隻手又擺過來，打在自己的胸膛上，「我兄弟叫趙得勝。」

「久仰！久仰！」一片吼聲過去，郝金剛翻身就走。

「羅隊長，你陪着他們兩位，我去報告司令。」

馬鞭子條條幾下，向着樹林外衝出去了。

四

趙得勝在團練局幹了這麼久，這條路的石子他都數得清，郝金剛的名聲他還有不聞名的！

「他就是郝金剛！」他們坐在毯子上，趙得勝帶着奇異的口吻望着魏克，「你聽到說過嗎？就在去年秋天，我出差到圍場沁去了，幾天以後回來就聽說郝金剛捉着又跑掉了，想不到就是王戰標幹的！」他說着又轉過面去向着羅魚鰍：

「好傢伙！要是我那時不去圍場沁，我們早就認識了！」

「要是認識，」羅魚鰍笑了，「也不會受這樣的虛驚！」

「那又算得什麼！」趙得勝更是興高彩烈，「你我弟兄祇要够得上打個好字，這條不值錢的命又算了什麼呢？」

這樣一來，趙得勝同羅魚鰍就挽緊了。趙得勝又把錐子嘴最近的情形更詳細地重複一遍，說到他們的計畫，羅魚鰍鼓動起來了。他說他們的司令同白岔山的吳大隊長也有來往的，他說祇要吳大隊長幹起來，他們的司令準定是要動的。

魏克在這時深切的感到了他自己的缺點，他簡直找不到一句話來插進去了！他祇是在一旁靜靜地觀察，他看說起話來，羅魚鰍也不是趙得勝的敵手，他暗暗在一旁稱贊趙得勝的才能，他想到在這樣的環境中他是最適合不過了，他高興有了趙得勝這樣的助力，他十分為他們的前途慶幸。

對於羅魚鰍，在先前他祇感到他的一派流氓氣；他看他的五官，在說話的時候，很不自然地扯動；他看他那身裝束，五顏六色都備具了！可是，這時他

給趙得勝比較起來，他是相形見絀的！在那厚而且笨的嘴唇上顯示出來的是忠實、在那細小的眼光裏流露出來的是一片至誠；他傾聽趙得勝的談話，頭不住地點，口裏祇是連連地應着「唉唉唉，」看情形，他是完全接受了趙得勝的領導了。

這時，太陽更加強了它的光輝，從樹葉間透出的是燦爛的帷幕。大部份的人們都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有的圍了過來、坐在一旁聽趙得勝在那兒高談闊論。

忽然間，馬蹄聲打斷了趙得勝的談話，郝金剛霎時就衝進樹林裏來了。

「羅隊長，」郝金剛在馬背上就在吼「你去放步哨，司令馬上就要來。」

消息傳出來，樹林下立時就擾亂了。

「請坐！請坐！」郝金剛跑過來，一手揩汗，一手拍在趙得勝的肩頭上往下按，「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們司令也是極其隨便的！」

話雖如此，趙得勝也禁不住心跳，他們的司令的威名在這一帶誰不知道？關於司令的傳說，趙得勝自來就知道得很多，那些傳說的事實，都是令人驚心動魄的！這樣一來，趙得勝的嘴好像被什麼東西堵塞着了，說不出一句話來；魏克在這時却又不同，他很鎮靜，他想無論再怎樣出奇，總不過也是一個人！他想剛才這樣危險的關頭都渡過去了，這還有什麼可怕的？

郝金剛在一旁吼，罵，他爲站在當前的勤務兵生氣，他說他們簡直像死人一樣，這些事情都要說才動！

「去提開水來！打臉水來！煙呢？怎麼不拿出來!?你這些死東西！」

於是，趙得勝更弄得手足無措了；正當郝金剛在那兒跳得起勁的時候，趙得勝乘隙伸過頭來在魏克的耳邊偷偷地說：

「他們的司令就是朱果棣！」

羅隊長領着隊伍出去了，樹林裏立刻就靜了下來。

這時祇有魏克在同郝金剛搭話，趙得勝凝視着岩石上精晃晃的陽光出神。

馬蹄聲衝破了樹林裏的岑寂，遠遠地望着一支人馬捲着塵土奔過來。

「司令來了！」

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站起來。

十幾匹馬到樹林外就散開，人們都跳下了馬背，一律的盒子砲掛在腰間，擁了進來。他們的精神完全注意到爲首的那個人。短小精悍的身材，穿着一套黃色的布軍服，走起路來顯得精神勃勃。

還離一兩丈遠的地方，郝金剛一趟就跑過去，魏克他們也迎上幾步。那對眼，睜睜地望着他們，眼角間掀起無數的笑紋；一對掃帚似的眉毛橫擺在額

下，當中現出一個豆大的黑痣。驀然間給與他們的印像是威嚴中流露出和靄的神氣。

「這就是我們司令，」郝金剛站在當中，開始介紹一句以後，又掉過他的手來指着趙得勝，「這位是——。」

魏克一口接過去：

「他叫趙得勝，我叫魏克。」

司令的頭連連地點，眼光在他們的面部一掃。

「兄弟就叫朱黑痣，你們那一位是團練局的？想來知到我這個土匪頭兒！」他笑得很起勁，立刻又向着郝金剛說：「他們兩位還沒有吃飯吧？」

又讓到了椅子上來坐着，勤務兵在雜粮袋裏取出幾張餅和幾大塊乾牛肉來。

「我剛才吃過了，好弟兄，不用客氣的！」

朱黑痣親手取過面前的食物來分配給他們，接着又說：

「聽說兩位是錐子嘴逃出來的，足見還是有血性的好弟兄！你們既是要到白岔山去，那很好！我要託你們一點兒事情；要是你們看我朱黑痣還够人的話，那就辦去！」

「那裏！那裏！」趙得勝要想聲辯，對方却不由分說：

「……唉，你聽我說，像這樣的世道，我寧願別人說我是土匪！土匪祇是搶有錢的人，不會賣國！不會害老百姓！你兩位老兄是明白人，一定會懂得這種道理的。祇是，聽說錐子嘴那批王八羔子投了日本，我這幾百人的力量也不够，你們到白岔山看看吳仁吳大隊長的意思怎樣，要是不像那批王八羔子一樣洩氣，那我們就連在一塊兒幹上，我朱黑痣不怕什麼日本！要不是，我這點兒人也在這裏待不下去！不過，吳大隊長我是曉得他的，他給我也是差不多的脾胃兒，絕不會那麼不爭氣！要是他決定了，就給我一個信，我們還可以招集些人來，我們的勢子也可以大大地振作一下，還不像馬占山馬將軍一樣幹他媽個昏天黑地！」他的臉上的笑紋，跟着吼聲的高漲漸漸地消逝了；說到最後，兩樹掃帚似的眉毛也倒立起來，眼眶內好像發出火光，燒得透紅。

趙得勝在一旁張着嘴呆呆地望着，吃的東西也嚥不下去了。這一篇談話，魏克却很清楚地認識了朱黑痣，他很有把握地在心裏想好了適當的文章來應付；當朱黑痣的話斬釘截鐵似的結束了以後，他就一口氣接過去。他開始是贊頌朱黑痣是現在不可多得的英雄，他說祇要有這樣的精神是準能夠創造一番局面出來的！接着他又分析日本來擾亂中國的原因；最後他說，祇要大夥兒齊心，將來一定會把他們赶走的！他說，日本軍隊作戰簡直不行，他們就靠着飛

機炸彈，在熱河這些地方，這麼多的大山，那些東西有什麼蛋用！他又說，我們中國這樣多的地方失掉了，並不是打不羸他們，根本就沒有正式作過戰！他說，眞正的日本軍隊在這時開到熱河來的總共不上一千八，大部份都是那批亡國奴在替他們出力，許多許多的中國兵都是不願意的，他說：

「祇要司令幹，一定有很多的隊伍要扯過來！」

朱黑痣的面皮上又漸漸地掀起了笑紋，這時，他的雙手忽然伸過來拍在魏克的肩頭上。

「魏先生你眞見得到，說得清楚！」

他們又談了些時候，太陽快要當頂了；忽然一匹馬衝進樹林來，一個人翻身下來遠遠地站在那兒：

「報告！」

「什麼事？」

「我們在蛇倒退樑子上望着有十幾匹馬向這面來，隊長叫來報告司令。」

朱黑痣立刻就跳了起來，「我去看看，你們兩位今天不能走了？」說着又掉轉去向着郝金剛吩咐：「你替我陪着他們到司令部去！」

趙得勝暗暗地扯扯魏克一把，「恐怕是團練局逃出來的吧？」

魏克沒有答覆，跟着朱黑痣追上幾步，

「報告司令，請司令注意恐怕是錐子嘴逃出來的。」

「哦！你們同郝參謀長，唉，他是我的參謀長，先到司令部去聽消息好了。」

十幾個馬弁又跟着翻上馬背，衝出樹林去了。

五

轉出樹林，約莫有一二里地的光景，現出一個小小的村落來；司令部就設在村落外的一個大院裏。

郝金剛領頭走，不住地側轉身軀來向他們解釋；他說這個地方叫猴兒坑，四面都是大山包圍着，祇有一條獨路，由錐子嘴通到白岔山；他用馬鞭指着說，祇要把前面的蛇倒退和後面的瀾泥坎把守着，你就是千軍萬馬也衝不過！他又說，在這樣的地方祇怕包圍；要是兩頭鎖着，那就飛也飛不出去！他說好在他們一向就同白岔山的吳大隊長有來往，所以他們可以在這兒安心待下去，現在已經將近有半年了。他說，最近幾天跑來了很多的逃兵，並且聽說以後還有大部份要扯過來，他們都一概收留着，祇是這個地方的出路太小，所以他們現在急於找辦法。他又說這個地方的老百姓也很好，祇是在去年他們剛來的時候差不多跑光了，以後見着他們沒有亂來，又才慢慢地跑回來了。

「當土匪還是要老百姓！」郝金剛騎在馬背上越說越起勁，「在山靠山，

在水萍水，我們不是三兩天就溜了的，也要老百姓給我們種地。祇是那些土老肥跑得一個不剩！其實這樣到好，老百姓種出糧食來給我們平分，他們到能夠吃飽喝足，弄得安然自在！」

三匹馬緩緩地在田坎上走，這時的太陽正施展出它的威力，燃燒在麥苗上掀起閃閃的波紋。

到了司令部，郝金剛又向他們解釋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土老肥的府第，他說就是這家倉裏存蓄着的糧食，他們至今都還沒有吃完！

郝金剛見他們很少說話，從神色上看起來，他知道他們是疲乏了。

「兩位老兄去睡一會兒吧？恐怕太累了！」

他們再也沒有一些兒精神來推辭，跟着郝金剛領進一間屋裏去，倒在炕上一閉眼就睡着了。

等到魏克一覺醒來，望着窗間染上了夕陽的殘光，他知道了整整的半天給他們睡過去了。他一翻身坐了起來，看着趙得勝還在一旁吹撲打鼾。

他不願意把他叫醒，祇是默默地坐在那兒想他們的計劃。正在想得入神的時候，郝金剛一碰頭鑽了進來。

郝金剛立刻就告訴他，說是那十幾桿槍是從圍場沁扯過來的，說是他們都是些下級軍官，因爲平素同縣黨部有些關係，所以在易幟以後他們就不能再待下去了；說是他們本想扯到森吉圖去投曹大脚板的，現在經朱司令的挽留，決定扯一部份去，同那方面聯絡，聽說曹大脚板已經打出義勇軍的旗號來了。

於是，魏克立刻就把趙得勝拖了起來，跟着郝金剛走出去；在朱司令住的那間大屋裏，同那十幾位軍官見面了。

郝金剛一開始介紹，立刻就是十幾張名片遞給他們。經過一翻客套以後，大家都靜坐在那兒傾聽朱黑痣的表白：

「這位郭排長是黃埔生，這位靳參謀是東北講武堂出來的……………。」

所有的視線，跟着朱黑痣的手勢轉移；魏克從那些表白中首先注意到那位郭排長，他在炕邊上坐在朱黑痣的左手邊；一付紅色玳瑁架子的眼鏡矮矮地掛在鼻梁下，細小的眼從鏡眶上部跳出來，拘束地到處張望；粗而且黑的臉皮，掀起無數的縐紋，那樣的不自然。使你猜不出他究竟是想笑或是想哭。再跟着看下去呢，那位靳參謀却又是另一種派頭；圓圓的面部，鼻梁拼下去同兩邊的顴骨成了平形；眼和嘴都長得過度地小，笑起來都集中在一團了。又隔一張方桌，依着次序看過去，黑暗掩護着人們的面部，看不清每個人的表情。

「……這位魏先生很有些學識，他對現在的世道最看得清楚！」

朱黑痣剛一落口，郭排長的眼從鏡眶外跳出來射在魏克的臉上，接着就

問：

「魏先生一向在那裏？」

朱黑痣搶着答覆以後，他又問：

「從前呢？」

「從前在北平住過兩年學校。」這是魏克的答覆。

「北平？那個學校？」

「法大。」

「我兄弟從前也同這位靳參謀在北平住過，我們是住民大。」

從他自己的表白，知道了他同魏參謀是遼寧人，自九一八以後就分發到熱河來。提到熱河的軍隊，他跳起來了：

「媽那巴子的光棍兒當一個省政府主席，誰也不服他的管，他也不服誰的提調！那麼四五萬軍隊，槍聲都沒有聽到就跑！他們平常祇知道抽大煙，事情一來了簡直一點兒用也沒有！現在中央撤了他的職，他却又在日本那兒去弄到了什麼名義！」

他的牢騷越發越多，最後他說光棍兒的隊伍始終是保不住的，祇要有一線的路，他可以給他拖一大部份跑。接他又勸朱黑痣，要他暫時打出義勇軍的旗幟來，同曹大脚板聯合在一塊兒，將來祇要造成一個勢子，還愁在中央去弄不到一個什麼名義！

魏克在一旁無話可說，他祇是靜靜地觀察朱黑痣的情形。

「不過，我看現下的義勇軍到得幹的，我到不在什麼名義！」

接着，朱黑痣又給魏克介紹了兩位，遠遠地坐在黑暗的角落；一個是高副官，一個是溫差遣，他們兩位是要到曹大脚板那兒去的；他說：

「這兩部份的聯絡就靠你們幾位，為了事情我也不再留你們，明天你們一塊兒同路，出了灤泥坎才分手。」

勤務兵進來報告晚飯擺上了，這才暫時結束了他們的談論。

六

一百四五十里的途程，他們的馬整整地跑了一天，在日落黃昏的時候赶到了白岔山。

他們仍然穿着團丁的軍裝，並且白岔山又是趙得勝的熟地方，當然是什麼問題也不會有的。他們到保安隊去打聽，才知道王戰標已經提升了分隊長，駐紮在簸箕巷的關帝廟內，黃青庭仍然是班長，這時已經出去放步哨去了。

他們到關帝廟去找着了王戰標，所有燃燒在滿腔的熱望却被他一開頭就打滅了！

「你怎麼跑到這兒來？這個地方有什麼好處！」

話就這樣齊嶄嶄地截斷了。那時還在關帝廟的大門口，在黑暗中看不出他的臉色，魏克祇感着強烈的眼光注射着他。

（未完）

原文献残缺